

穆时英著：

南 北 极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 海 书 店

中国现代文学史

参 考 资 料

文 死 微 流 传

思 水 雨 言 奇

张爱玲著
张爱玲著
李金发著
闻一多著
曹聚仁著

雅舍小品
冬至集文
锦帆集外
晞露新收
梦家诗集

梁实秋著
许 杰著
黄 裳著
缪崇群著
陈梦家著

南

北極



穆時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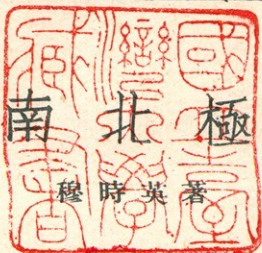
現代書局印行

161936185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67409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2067409

南北極

沈從文題記

這本小書是沈從文先生所著，內容豐富，文字流暢，是研究南北極的必讀之書。沈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筆觸，將南北極的自然環境、人文景觀以及探險經歷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書中不僅有對極地環境的詳細描寫，更有對人類探險精神的讚揚。這本小書不僅是地理愛好者的讀物，也是文學愛好者的佳作。

改訂本題記

這是改訂再版本的我的第一個創作集。初版由湖風書局發行的，祇包含了“黑旋風”，“咱們的世界”，“手指”，“南北極”，“生活在海上的人們”五篇。現在再加入去年所作的三篇，“偷麵包的麵包師”，“斷了一條胳膊的人”和“油布”。因為我覺得這八篇東西的氣分是一貫的。

這集子裏的幾篇不成文章的文章，當時寫的時候是抱着一種試驗及鍛鍊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寫的——到現在我寫小說的態度還是如此——對於自己所寫的是什麼東西，我並不知道，也沒想知道過，我所關心的只是“應該怎麼寫”的問題。發表了

以後，蒙諸位批評家不棄，把我的意識加以探討，勸我充實生活，勸我克服意識裏的不正確份子，那是我非常地感謝的，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卻是那些指導我技巧上的缺點的人們。

末了，對幾位鼓勵我幫助我的朋友，蟄存，望舒，建英，家璧，靈鳳和蔡希陶先生，謹在這裏致我的謙卑的謝忱。

穆時英，1933.1.13.

目錄

| | |
|----------------|-----|
| 黑旋風 | 1 |
| 咱們的世界 | 27 |
| 手指 | 53 |
| 南北極 | 61 |
| 生活在海上的人們 | 119 |
| 偷麵包的麵包師 | 181 |
| 斷了條胳膊的人 | 205 |
| 油布 | 217 |

黑旋風

風流黑

汪國勳！這姓名多漂亮，多響！

他是我們的老大哥。水滸傳裏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他都說得出；據他自己說，小時候曾給父親逼着讀完‘四書’‘五經’，但他的父親一死，他所讀的也給他一起帶進棺材去了。他把武松欽佩到了極點，常對我們說：“真是個男兒漢，不愛錢，不貪色，又有義氣！”

他孝極了他的母親，真聽她的話。他到處學武松，專打不平。我門中誰不愛護他？他真夠朋友！趙家渡裏那一個不知道汪大哥？但他也有壞處，他就愛女人，愛極了那個牛奶棚老闆的女兒，她是在絲廠裏當搖車的。汪大哥和她是從小在一塊兒玩大的。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兒，你知道，我是不貪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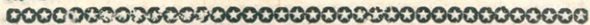
的，但我也覺得她可愛。

我們廠裏的放工時候比她的廠早半個鐘頭。我們放了工，總坐在五角場那兒茶館裏喝着茶等她。五角場可真夠玩兒的。人家把我們的鎮叫做小上海，五角場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間是一片草地，那兒的玩意兒多着哪，有賣解的，瞧西洋鏡的；菜館的對面是影戲院；電車，公共汽車繞着草地駛；到處擠滿了人力車，偷空還來兩輛汽車，腳踏車；到了三點鐘，簡直是擠不開的人了，工廠裏的工人，走的，坐小車的，成羣結隊的來，鎮末那大學校裏的學生們也出來溜圈兒，瞧熱鬧。大學校裏的學生，和我們真有點兒兩樣。他們裏邊穿中裝的也有，穿西裝的也有，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走起路來。又威武，又神氣，可真有意思；他們的眼光真好，我就佩服他們這一件本領，成千成百的女工裏邊，那個俏，那個村，他們一眼就瞧出來，一點兒也不會錯。



話說得太遠了。我們抽着煙，喝着茶，湊着熱鬧，聽着旁人嘴裏的新聞，可真夠樂兒哪。鎮上的新聞真多，這月裏頂哄動人的是黃家阿英嫁給學生的事。阿英，也是鎮上的美人兒哪。誰不想吃天鵝肉？後來她和學生勾搭上了，誰不議論她？誰不說她不要臉的？你知道，我們鎮上的人，除了幾爿小煙紙店，誰不恨學生？學生真是不講理的，跑出來時，橫行直衝，誰也不讓。你要冒犯了他，高興時就瞪你一眼，不高興時，那還了得，非把你逼到河邊去不成。你知道，我們的鎮一邊是店家，一邊是河，河裏小船上的江北婦人可真下流，把雙臭小腳衝着你，那可要不得。

話又說岔了！我們在茶館裏等着，牛奶西施遠遠的來了，我們就對汪大哥說牛奶西施來了。他就一個箭步穿出去，憑他這一副好身材，跳跳蹦蹦的衝開人叢去接她。嚶，那可妙着哩。你知道他們倆怎麼樣，一輩子也不會給你猜着的！牛奶西施對汪



大哥一笑，汪大哥一聲不響，接過了飯籃，拔步就走。你想，這可不是妙極了！可是，你別當他們不講話，背了人就說不完哩。當下，我們就悄悄跟着。一路上，沿河那邊兒都是做買賣的貨攤兒，靠右手那邊是店家。在順泰那兒拐了彎，走過戴春林就冷落了，他們就講起話來。那可有意思啦。你只不聲不響地聽着他們，晚上準得做夢的。等他們到了芥克番菜館。你知道芥克，我們鎮上只有這麼一家番菜館，他們到了那兒，牛奶西施就拐進對面那個小胡同裏，汪大哥直挺挺的站着，瞧她進了家門。你別以為汪大哥單愛女人，不愛兄弟們哪。汪大哥愛極了牛奶西施，也愛極了我們。等牛奶西施走進了家門，就跟我們有說有笑的一塊兒回家。噯，我要是沒底下那傢伙的，我也願意嫁給汪大哥，可真有意思，他比學生們強得多啦。你別瞧他挺着脖子，腆着胸脯，見了女人，頭也不歪，眼也不斜，他要一見牛奶西施。就金剛化佛，軟了下來。他老盤算着幾

時挽人去說親，幾時下定，幾時擔盤，幾時過門。他老對我們說“我娶了小玉兒，（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兒的，你知道，她的名字是方雅玉），我們一塊兒到山東梁山泊去樂我們的，誰要坐了汽車來我們那兒，他媽的，給他個透明窟窿！”他頂恨汽車。五角場茶館那兒不是有個擺攤兒賣水果的王老兒嗎？那天。也是放工時，我們在喝茶，驀地來了輛汽車把王老兒的水菓攤給撞翻了——喝，越來越沒理數兒了！你猜巡警怎麼樣？他不叫坐汽車的賠錢，反而過來把王老兒罵了一頓，說不該當汽車的路。你說，這不氣死人嗎？還有一天，恰巧下雨，滿街的泥水，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揀着沒積水的地方走，後面一輛汽車趕來了，你想，這麼滑的路，一不留神，也得來個元寶翻身，還能慌手慌腳嗎？他媽的，他那裏管得你這麼多，飛似的衝過來，牛奶西施慌了，往旁一躲，一交跌在水裏。把汪大哥氣的什麼似的。可是什麼用？汽車一溜煙似的擦了過



去，濺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媽的，汽車裏那個花花公子，還看着笑！你說，叫汪大哥怎不恨極了汽車？

話又說回來了，大學校對面不是有座大花園嗎？你化十個銅子到那兒去坐一下午，包你十二分的舒齊。朋友，你要有空時，我勸你，那兒得去逛回兒，反正一步就到，又化不了多少錢。汪大哥每禮拜六總去的，陪着牛奶西施。嗚，那時候汪大哥可漂亮啦，黑嗶嘰的大褂子，黃皮鞋，白襪，小玉兒也打扮得女學生似的，就是沒穿高跟鞋。他倆只差一個頭，活像兩口兒，真要羨慕殺你呢。走罷了出來，在芥克裏邊吃點兒東西，就到影戲院瞧電影去。噯？你別以為他們在黑暗裏幹不正的勾當啊！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麼油頭滑腦的小白臉兒，你見了他，就知道他是規矩人。咱們每天過活，坐茶館，抽紙煙，瞧熱鬧，聽新聞，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兒，好到山東去上梁山泊，招兵買馬，造起‘忠義堂’來，



多結交幾個赤膽忠心的好男兒漢，替天行道，殺盡貪官污吏，趕走洋鬼子——他媽的，洋鬼子，在中國耀武揚威，不幹了他們，也枉為英雄好漢了！

我不是說過學生們真瞧不上眼嗎？他們就放不過好看些的女人，他媽的，牛奶西施竟給他們看上了。噯，朋友，你耐心點兒聽呵？下文多着哪，讓我慢慢兒的講。是這麼一回事。

有一天，我們在茶館裏喝茶，不知是誰提起了上梁山，說還少一個公孫勝。智多星，你知道的，那個矮子老陳，你別瞧他人矮，心卻細着呢，看他，小小的蛤蟆眼兒，滿肚子良計奇謀，誰賽得過他——他說，那個賣卦的峨嵋山人，真靈，簡直靈極了，說不定還會呼風喚雨，移山倒海，全套兒神仙的本領都有的，這公孫勝是請定的了。我們剛說着，汪大哥霍地站了起來，原來小玉兒來了；媽的，四個學生跟着她。噯？我說起學生就氣憤；那裏是學生，叫畜生倒配着多呢！靠老子有幾個臭錢，不好好兒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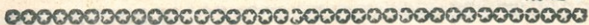
書，倒來作他媽的孽。小玉兒真不錯，頭也不回，儘自走她的。到了我們面前，我看她臉也白了，氣也急了。媽的，四個男子趕一個女孩兒家，好不要臉。我狠狠的瞪他們，換了別人，我就給他個鍋貼；他們卻給我個不理睬，像犯不上跟我較量似的。媽的，瞧不起我？你有錢，神氣不到我的身上。狗眼瞧人低！等着，看老子的，總有這麼一天，汪大哥帶了兄弟們給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點我帶十萬大兵來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的。汪大哥倒沒理會。第二天，我留着神，他們沒來，這顆心才放下了。我想，饒是牛奶西施有數兒，心裏明白，這麼捱下去，總不是道兒；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壓寨夫人，咱們也好動身了，現在是四月，到了山東整頓一番，該是七月了，秋高氣爽，正好辦我們的大事，汪大哥也說好，就挽人說媒，那邊也答應了。真的，我們那天晚上，整夜的睡不着呢。可是，媽的，學生又來了。還是那四個。那天恰巧廠裏發工錢，我們正在

茶館裏抽‘美麗牌’。我說，‘美麗牌’真不夠味兒，兩支抵不上‘金鼠牌’一支；聽說學生們抽‘白錫包’，要四毛錢一包，那天他們沒抽，在外邊吃水菓，我們等着，他們也等着，就站在茶館外的階沿上。媽的，那樣兒還不是在等小玉兒。你瞧，他們老看着影戲院頂上那個大鐘。裏邊有一個說：“我知道，她準是六點半來，現在只是六點二十分呢。”還有一個——媽的，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她那小模樣兒真可愛！雖則不十分好看，可真有意思，知道有人跟着，急急忙忙，又害怕，又害羞，——阿，真不錯，你說對嗎？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長大漢，那個又粗又陋的，不知道是她的誰。”媽的，我討厭極了。汪大哥又粗又陋？誰像你那麼塗雪花膏，同丹康，相公似的？別臭美了！別瞧我一臉大麻子，要也像你那麼打扮起來，還不是個小白臉兒？我故意過去，咳的一聲，像要吐痰似的，叫他們讓開些兒別惹我嫌。他眼珠兒一翻，正眼也不覷你一下。我真氣極



了，但也沒法，只得把口痰縮了回去。我走回去，悶悶的坐着，心裏想，回頭老子打到上海，看你再大爺氣。

那天汪大哥給小玉兒在戴春林買了雙絲襪，小玉兒喜歡得什麼似的，跑出來時，那幾個相公還等在門口，媽的，還想勾搭女孩兒家，給我當兔子倒不錯哩。汪大哥和小玉兒拐進了小胡同，轉幾個彎溜了，他們也跟進去，哈，那可痛快啦，他們摸不着出路，在裏邊兒繞圈兒，媽的，我理他呢，走我的。到了家裏，覺得有點兒冷，也沒在意，誰知道到了明天早晨，竟起不來了，火天火地的發燒。古話真不錯，英雄難過美人關，好漢單怕病魔纏；接連幾天，昏天黑地的躺在牀上，穿山虎似的漢子，竟給生生的磨倒了。過了幾天——大概是四天吧，拚命三郎來望我，我也沒讓他坐。他說：“哈，黑旋風，饒你這一副銅皮鐵骨，也只剩得一雙烏溜溜的眼兒，不怪小玉兒會跟學生們眉來眼去哩。”



“什麼話，”我跳了起來。“汪大哥瞎了眼嗎？”媽的，我支持不住，又倒了下去。

“好個急性兒，話沒完就跳了起來！——”

“你說，你說！”我當時憤火中燒，要沒有病在身上，早竄出去，宰了那閻婆惜。他媽的小玉兒，汪大哥待她這麼好，她敢這麼起來。

“汪大哥沒知道這回事，他到鄒家橋去了，有點兒小事得過幾天才回——”

“噯，你了當點兒講，行嗎？這麼件大事，支支吾吾的沒結沒完，他媽的。你再這麼說下去，我沒病也得悶出來。”

“這幾天，學生們每天來等着小玉兒，昨天，汪大哥走了，學生們拿橘子皮扔她。你知道她怎麼樣？嘻，他媽的！她回頭對他們一笑；一個穿西裝，瘦長條兒的，眯着眼兒，哈着背兒趕上去和她並肩走。她只低着頭，好像很高興似的。我想上去，還有三個擋住了我，我往左，他們也往左，往右，也跟着



往右，又不能衝上去，誰知道小玉兒跟那學生講什麼呢——”

“反了！這還了得！”我掙扎着起來，走不上兩步，媽的，腿一軟，就坐在地上，真氣人，兩條腿不是我的了！誰不知道我旋風似的兩條腿，媽的，竟這麼不中用。

“別性急，汪大哥還蒙在鼓裏，我們要是殺了小玉兒，你知道，她是他的性命，萬一他不信我們的話，反起臉來，大家沒意思。我說，還是等他回了再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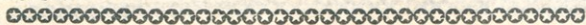
我想這話也不錯，但小玉兒那狐精可太不識抬舉了，不給她嘗點味兒，還成世界嗎？那天我們商量了一下午，還是沒法兒，非得等汪大哥回來才成。這可把我悶死了。汪大哥，他老不來；我的病也好了，又是三碗一餐的吃得牛似的。可是，媽的，還是生病，沒病又得受氣。我第一天高高興興的放工回來，走過王老兒那兒，他攔住了我，劈頭就是混

帳話，他說：——

“黑旋風，你汪大哥給人家沾了光了，你不知道嗎，牛奶西施給一個瘦長條子的學生勾上手哩，你還沒事人似的。我老了不中用，要還像你那麼水牛似的時，早就一脚踢倒那學生，一拳幹了牛奶西施啦……”

他話沒說完，我已火冒頭頂，雖則明知道他沒撒謊，可是不該當着衆人出汪大哥的醜。誰沒聽見這話？我手起一掌，給他個鍋貼，叫他半天喘不上氣，一面罵道：

“你媽的忘八羔子！汪大哥響巴巴的脚色，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嗎！小玉兒不是你的娘，一把子年紀，不去躺棺材，倒打扮的老妖怪似的出來迷人。咱黑旋風看你沒多久活了，才給你瞧個臉兒，你媽的老蚰蜒，小船不宜重載，吃了飯沒事做，來替汪大哥造故事嗎？癆病鬼似的，也禁不得咱一拳，竟敢不知自量，來太歲頭上動土！老忘八——”我轉



過身向勸打架的人們道：“諸位老鄉，不是我欺他，這老蚰蜒，今天無事生非，本該要他老命的，看諸位面上，饒他一次，下回——”

“我好意對你說，你怎開口就打，動手就罵，我老頭兒拚不過你，是男兒漢別挑沒用的欺。”

“你媽的老蚰蜒，活得不耐煩了嗎——”

“誰沒瞧見，牛奶西施今天跟一個學生坐十路公共汽車到上海去？有本領的等他回來揍他——”

“你媽的老忘八羔子，咱今天不揍斷你的老骨，也枉爲黑旋風了！瞧我的！”我跳上去提起拳就捶，卻給勸打架的攔住了。

“好，好！雞不與狗鬪，咱不與你鬪。我走！我讓你！”老頭兒嘴雖強，心裏卻怯，回身就走。

我回頭一想，有點兒後悔起來，我這麼年青力強的漢子，不該欺老頭兒。可是，管他呢，打也打了，有什麼法子。走我的，恰巧兄弟們也來了，智多星把我扯進了茶館，我就對他們說：——



“真是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道小玉兒這麼沒良心。竟上了那瘦長條子的學生的手了！你們說，這事怎麼辦？”石秀說。等汪大哥回來再說——噯，還有哪，王老兒說今天小玉兒跟學生一同到上海去了……媽的，依我的性兒，早就宰了她，那不要臉的小淫婦，閻婆惜。學生不過幹了幾個臭錢，有什麼希罕的；誰知道他的來路是不是清白的，他媽的，也許他老子是貪官污吏，打百姓那兒刮來的呢……什麼？阿？小玉兒不做工了嗎？念書去了？哼！他媽的，還有王法嗎？咱黑旋風不宰了她，也不再活在世上了！

“早沒事，晚沒事，徧徧小玉兒出了岔子，汪大哥有事下鄉去了，叫咱們睜着眼替他受氣。他還蒙在鼓裏，噯！”拚命三郎說。

“你剛才不是說小玉兒跟學生到上海去了嗎？我們且坐在這兒等她，看她有什麼臉見我們。”智多星說。



對啦！究竟是智多星，他的法子別人是想不到的。等她媽的閻婆惜來了，我就上去攔住她。跟她評評理，看她怎麼樣。她要明白理數兒的，我黑旋風就饒了她；她要不知好歹，先給她頓下馬威，等汪大哥回了，再叫她知道咱們是不是好欺的。當下，我兩隻眼瞪得圓圓的單留神着公共汽車站那兒。

那時，真熱鬧極了，人從四面八方的湧來，到了五角場的中央，簡直瞧得頭暈——一堆一堆，一排一排，一個一個的你捱着我，我擠着你。你瞧，長個兒的中間夾着小個兒的，小個兒的後邊兒釘着女工，他媽的，這麼多的人。百忙裏還鑽出個江北小孩兒來。好像要擠在一塊兒成個餛飩兒似的，也不知怎麼股勁兒沒擠上。我正看得眼花，公共汽車吧吧的從角上鑽了出來，吱的在草場前停下。我趕緊留着神看，可是他媽的，黃包車排陣似的攢在公共汽車的後邊兒，江北人把跳下來的坐客擋得一



個也看不見。他媽的，江北人真下流，不要臉的。五角場裏，有的往東，有的往西，有的往南，有的往北，穿龍燈似的，擦過來，挨過去，一不留神，你踹了我的足尖，我踏了你的後跟，他碰壞了她的髻兒，她撞了他一個滿懷。你知道，在那兒找人是不容易的，我又沒生就的神眼，怎麼找得着。公共汽車裏的人也空了，我找來找去找不着小玉兒。我不由氣起來，他媽的，智多星說，也許她不是這輛車來的。我祇得等着。你猜她什麼時候才來？嚶！她媽的，在上海看影戲！我知道上海的影戲院得五點半才散；她到六點半才來，我整整的等了她一個鐘頭。已上了燈，她來了。哼，媽的，我不認識哩。穿着高跟鞋，我也不知道她怎麼穿上的，叫我穿了就得一步三交。還有呢，雪白的真絲襪，我認識，這還是汪大哥的，媽的，她有了絲襪就愛汪大哥，見了高跟鞋就跟學生——女人真不成東西，簡直可以買的。我一見了她，就跳出去，迎上去攔住她，氣虎虎



的罵她：——

“你？不要臉的——閻婆惜！迷上了一個學生，也值得這麼神氣嗎？別臭美了！老子就瞧不起你！汪大哥有什麼虧待你的？你——媽的，你竟敢給畜生騙了去？阿？”

“喂？說話放清楚點兒。”那個畜生神氣十足的——呸，老子怕你？

“你生眼兒嗎？老子要跟你講話，那真辱沒了我哩。……噯，小玉兒。咱今天非得和你評評理。你當汪大哥沒在這兒，就能讓你無法無天嗎？還有我黑旋風啦；給我少做點兒夢吧。今天你不還我個理數兒——哼，瞧我的！”

“噯，你這人真是！我干你什麼事，要你這麼氣虎虎的。你的汪大哥又不是我的爹，他管得了我？哼，算了吧。”哈，他媽的，裝得那嬌模樣兒。

“嘻！回家找你爹賣俏去，咱可用不着你。咱頂天立地的男兒漢，不是畜生，不會看上你這狐媚子



的。”

“放屁，什麼話！你今天挑着了我來欺，是嗎？我沒空兒來跟你爭理數兒。讓我走！”

“喂，你這傢伙，攔住了一個女兒家打算怎麼樣？Lady first！你知道嗎？快讓開。”

“媽的，假洋鬼子，別打你的鬼話了，老子沒理你。我就不讓，不讓定了，看你怎麼樣。”

不要臉的，叫巡警了。我不怕他，我也不怕巡警，可是我怕坐牢監，你知道，坐了牢監是不准到外邊兒來玩的，這可不悶死我。英雄不吃眼前虧，我只得走開，看他們倆這個傍着那個，蹬蹬督督的走去，嘻，我竟會哭了。汪大哥一世英雄，卻叫小玉兒給算計了去哩！喝！可是，咱是男兒漢；等着瞧吧，瞧黑旋風的。當下我抹乾了眼淚。到茶館裏叫了弟兄們回去。只等汪大哥回來。汪大哥直到禮拜六才回來，咱差點兒要上鄒家橋找他去了。我瞧見了他，開心的什麼似的，我黑旋風得出悶氣了，



我也不等他開口，立刻把小玉兒的事全說給他聽，一心盤算着他聽了，一跳三丈高，就和我去宰了她，叫了兄弟們一起走他媽的，把峨嵋山人也請了去。誰知道，他反說：——

“你們別合夥兒的騙我，你們以為小玉兒礙了上梁山的日期，想騙我扔了她嗎？嘻，我沒那麼傻！我頂知道小玉兒的，她決不會負我，我信得過她。你瞧，我這麼的，還會給人家佔了便宜去嗎？嘻！”

我給他氣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你說，這不氣人嗎？拚命三郎說的真對，我們要早點兒幹了小玉兒，汪大哥這臉是反定了的。我也不跟他爭，我知道今天小玉兒又要到上海去的。我捉住了奸夫淫婦給他看，瞧他還有什麼話說。

那天五點鐘我和兄弟們伴着他在茶館等。有許多人見汪大哥回來了，知道這事鬧大了：學生不是好惹，汪大哥也不是好欺的，都趕來瞧把戲。這回，五角場可熱鬧啦！大家都等着瞧宋江殺閻婆



惜，在角兒上站着等。我也搵上了袖管兒，預備幫場。可是，媽的，智多星那矮子又說喪氣話了，他說——

“你們打算宰小玉兒嗎？嘻，你想，天下事沒這麼容易哪。你知道，學生們是不講理的，他們有汽車，搵翻了水菓攤，巡警還罵王老兒活該。他們有錢，可以造洋房。風火牆，大鐵門，不是現成的山海關嗎？你有力氣，有血性，只能造草棚，一把火，值什麼的？他們買得起高跟鞋兒，汪大哥只能買絲襪；他們抽白錫包，汪大哥只能抽金鼠牌；他們穿綢緞的，我們穿藍布大褂；他們的臉塗白玉霜，我們的臉塗煤灰；他們的頭髮擦司丹康，我們擦軋司林；他們讀書，我們做工……你是男兒漢，小玉兒可希罕你的？你知道，這年頭兒，小白臉兒是希罕的，大洋鈿兒是希罕的。汪大哥是小白臉兒嗎？汪大哥是有錢的嗎？噯！你想！”

他的話倒不錯，真是智多星，我方才知道女人



是要穿絲襪，高跟鞋兒，住洋房，坐汽車，看電影，逛公園，吃大餐的。這一來，誰也沒的說了。可是小玉兒就這麼放她過去了不成？

“不，不成！我黑旋風不甘心！你們怕學生，放得過小玉兒；我可不怕，我就放不過她。”我槌了下桌子，嚷着。

話沒說完，公共汽車來了；我們九個人，十八支眼兒定定的瞧着。果然，她媽的來了！不要臉的，這麼多的人，她竟挽着那學生的臂兒，裝得那浪模樣。

“汪大哥，你瞧！還有什麼說的。”

“阿！”他怔住了，只一個箭步跳了出去，攔住了他們。“小玉兒！”

日裏沒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這話倒不錯的。小玉兒見橫觀裏來了汪大哥，給嚇得一呆。瞧熱鬧的全圍上來瞧熱鬧。我分開了密密的人走進，兄弟們也跟了進來；我樂極了，我說：



“小玉兒你今天怎麼說，汪大哥回來了。”

“小玉兒！我那兒虧待了你？他不過有幾個臭錢！我怎麼供養着你來的？你竟——阿，不要臉的！”

她媽的正眼也不瞧一下汪大哥，拔腳想走了。

“不成！”我攔住他們。“汪大哥，你是男兒漢，這臉兒撕得下嗎？你不打，我要打啦！我黑旋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給巡警抓了去，頂好腦袋上吃一槍，反正再過一十八年又是一條好漢。”

好！汪大哥真是好漢！他提起了斗大的拳頭，向小玉兒喝道：“小玉兒，咱汪國勳活了二十多年，沒吃過人家的虧，今天也饒不了你！”

那畜生挺身出來，想攔住汪大哥。

“來得好！”我碰的一拳，正打在他的鼻梁上，他痛的蹲了下去。我提起又是一腿，把他踢倒了，回過頭來看汪大哥，只見他提着拳怔住了。小玉兒站在他面前，哭着，媽的，迷住了汪大哥。我趕過



去，一把扯開了汪大哥，只一拳，小玉兒倒了下去。看的人都嚷鬧出人命來了。巡警也來了，一把抓住我的胸襟。

“媽的，無法無天的囚徒！你打人？”他給我兩個耳括子。我只一掙，掙脫了，提起手想打，背上着一下；又來了一個巡警，捉住我的兩條胳膊。

“媽的，走！”

這牢監坐定了！我就再提起一脚踢在小玉兒的腰眼上，只見汪大哥怔在一旁。媽的，英雄難過美人關，真是的！

“汪大哥，我沒要緊的，你們快去，到了山東，再來——”我話沒說完，巡警把我推走了，我只聽得汪大哥在後邊喊：“老牛……老牛……”

我給捉到局裏，差點兒給打個半死，整整的坐了三月牢，到今天才給放出來。一打聽，知道汪大哥已帶了兄弟們走了，到這兒來一看，果然，峨帽



山人也不在了。可是奸夫淫婦沒死，還活着呢。我本想再去找他們的，後來一想，英雄不吃眼前虧，到了山東再說——你說，是嗎？你別瞧我殺人不眨眼，我也有點兒小精細哩。好，我要走了。回頭我帶兵來打上海時，說不定……哼……

一九二九，九，二四。

咱們的世界



先生，既然你這麼關心咱們窮人，我就跟你說開了吧。咱們的事你不用管，咱們自己能管，咱們自有咱們自家兒的世界。

不說別的就拿我來講吧。哈哈，先生，咱們談了半天，你還沒知道我的姓名呢！打開鼻子說亮話，不瞞你，我坐不改名行不隱姓，就是有名的海盜李二爺。自幼兒我也念過幾年書，在學校裏拿穩的頭三名，誰不說我有出息，是個好孩子。可是念書只有富人才念得起，木匠的兒子只合做木匠——先生，你知道，窮人一輩子是窮人，怎麼也不能多錢的，錢都給富人拿去啦！我的祖父是打鐵度日的，父親是木匠，傳到我，也只是個窮人。念書也要錢，你功課好嗎，學校裏可管不了你這許多，沒錢就不能讓



你白念。那年我拿不出錢，就叫學校給攆出來啦。禍不單行，老天就愛磨折咱們窮人：就是那年，我還只十三歲，我的爸和媽全害急病死啦。阿！死得真冤枉！沒錢，請不起醫生，只得睜着眼瞧他老人家躺在牀上，肚子痛的只打滾。不上兩天，我的媽死了，我的爸也活不成了。他跟我說，好孩子，別哭；男兒漢不能哭的。我以後就從沒哭過，從沒要別人可憐過——可憐，我那麼的男兒漢能要別人可憐嗎？他又叫我記着，我們一家都是害在錢的手裏的，我大了得替他老人家報仇。他話還沒完，人可不中用啦。喔，先生，你瞧，我的媽和爸就是這麼死的！醫生就替有錢人看病，喝，咱們沒錢的是牛馬，死了不算一回事，多死一個也好少點兒麻煩！先生，我從那時起就恨極了錢，恨極了有錢人。

以後我就跟着舅父賣報過活。每天早上跟着他在街上一勁兒嚷：“申報，新聞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品報，金剛鑽報……”一邊喊一邊偷閒瞧



畫報裏的美人兒；有人來跟我買報，我一手遞報給他，心裏邊兒就罵他。下午就在街上溜圈兒，舅父也不管我。阿，那時我可真愛街上鋪子裏擺着的糖呀，小手槍呀，小汽車呀，蛋糕呀。可是，想買，沒錢，想偷，又怕那高個兒的太巡捕；沒法兒，只得在外邊站着瞧。看人家穿得花蝴蝶似的跑來，大把兒的抓來吃，大把兒的拿出錢來買，可真氣不過。我就和別的窮孩子們合羣打夥的跟他尋錯縫子，故意過去攔住他，不讓走，趁勢兒順手牽羊抓摸點兒東西吃。直等他攔不住受冤屈，真的急了，撇了酥兒啦，才放他走——啊，真快意哪！有時咱們躲在胡同裏邊兒拿石子扔汽車。咱們恨極了汽車！媽的，好好兒的在街上走，汽車就猛狐丁的趕來也不問你來不來得及讓，反正撞死了窮孩子，就算輾死條狗！就是讓得快，也得挨一聲，“狗入的沒娘崽！”

我就這麼這兒跑到那兒，那兒跑到這兒，野馬似的逛到了二十歲，結識了老蔣，就是他帶我去跑



海走黑道兒的。他是我們的“二當家”——你不明白了哇，“二當家”就是二頭領，你猜我怎麼認識他的？嘻，真夠樂的！那天我在那兒等電車，有一位拉車的拉着空車跑過，見我在站着等，就對我說：“朋友，坐我的車哇，我不要你給錢。”

“怎麼可以白坐你的車？”

“空車不能穿南京路；要繞遠道兒走，準趕不上交班，咱們都是窮人，彼此沾點兒光，你幫我交班，我幫你回去，不好嗎？”

“成！”我就坐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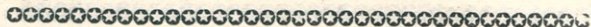
他把我拉了一程。就放下來。我跳下來剛想拔步走，他卻扯住我要錢。他媽的，訛老李的錢，那小子可真活得不耐煩哩！我剛想打他，老蔣來了，他勸住了我們，給了那小子幾個錢，說：

“都是自家兄弟，有話好說，別傷了情面，叫有錢的笑話。”

我看這小子慷慨，就跟他談開了，越談越投

機，就此做了好朋友。那時，我已長成這麼條好漢啦，兩條鐵也似的胳膊，一身好骨架！認識我的誰不誇一聲：“好傢伙，成的。”可是，不知怎麼的，像我那麼的頂天立地男兒漢也會愛起女人來啦，見了女人就像蚊子見血似的。我不十分愛像我們那麼窮的女人，媽的，一雙手又粗又大，一張大嘴，兩條粗眉，一對鮎魚腳，走起道兒來一撇一撇的，再搭着生得乾巴巴的，醜巴怪似的——我真不明白她們會不是男人假裝的！我頂愛那種穿着小高跟兒皮鞋的；鏗亮的絲襪子，怪合式的旗袍，那麼紅潤的嘴，那麼蓬鬆的髮，嫩臉袋子像擠得出水來似的，是那種娘兒，那才是女人哇！我老跟在她們後邊走，儘跟着，瞧着她們的背影——阿，我真想咬她們一口呢！可是，那種娘兒就愛穿西裝的小子，她媽的，老是兩口兒在一起！我真想捏死他呢！他不過多幾個錢，有什麼強似我的？

有一天我跟老蔣在先施公司門口溜躑，我一



不留神，踐在一個小子腳上。我一眼瞧見他穿了西裝就不高興，再搭着還有個小狐媚子站在他身旁，臂兒挽着臂兒的，我就存心跟他鬧一下，衝着他一瞪眼。媽的，那小子也衝着我一瞪眼，開口就沒好話：“走路生不生眼兒嗎？”他要客氣點兒，說一聲對不起，我倒也罷了，誰知他還那麼說。

“你這小兔崽子，大爺生不生眼沒你的事！”

媽的，他身旁那個小娼婦真氣人！她媽的！你知道她怎麼樣？她從眼犄角兒上溜了我一下，跟那小子說：“理他呢，那種不講理的粗人！”那小子從鼻孔裏笑一下，提起腿，在皮鞋上拿手帕那麼拍這麼拍的拍了半天，才站直了，走了。我正沒好氣，他還對那個小狐媚子說：“那種人牛似的，沒錢還那麼凶橫！有了錢不知要怎麼個樣兒哩……”媽的，透着你有錢！可神氣不到老子身上！有錢又怎麼啦？我火冒三丈跳上去想給他這麼一拳，碰巧他一脚跨上汽車，飛似的走了。媽，他趁着汽車走了！媽



的那汽車！總有這麼一天，老子不打完了你的？我捏着拳頭，瞪着眼怔在那兒，氣極了，就想殺幾個人。恰巧有一個商人模樣的凸着大肚皮過來，阿，那脖梗兒上的肥肉！我真想咬一塊下來呢！要不是老蔣把我拉走了，真的，我什麼也幹出來啦。

“老蔣，你瞧，咱們窮人簡直的不是人！有錢的住洋房，坐汽車，吃大餐，穿西裝，咱們要想分口飯吃也不能！洋房，汽車，大餐，西裝，那一樣不是咱們的手造的，做的？他媽的，咱們的血汗卻白讓他們享受！還瞧不起咱們！咱們就不是人？老天他媽的真偏心！”我那時真氣，一氣兒說了這許多。

“走哇。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兒。”他拉着我轉變抹角的到了一家小茶館才猛狐丁的站住，進去坐下了，跟跑堂兒的要壺淡的，就拿煙來抽，一邊跟我說道：“兄弟，你還沒明白事兒哩！這世界嗎，本是沒理兒的，有錢才能活，可是有力氣的也能活——他們有錢，咱們憑這一身兒銅皮鐵骨就不能



搶他們的嗎？你沒錢還想做好百姓可沒你活的！他們憑財神，咱們憑本領，還不成嗎？有住的大家住，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有玩的大家玩，誰是長三隻眼，兩張嘴的——都是一樣的，誰也不能叫誰墊踹窩兒。”

“對啦！”老蔣的話真中聽。都是一樣的，誰又強似誰，有錢的要活，咱們沒錢的也要活。先生，你說這話可對？那天我跟他直談到上燈才散。回家一想，他這話越想越不錯。賣報的一輩子沒出息。做好百姓就不能活——媽的，做強盜去！人家搶咱們的，咱們也搶人家的！難道我就這麼一輩子聽人家宰割不成。可是這麼空口說白話的，還不是白饒嗎？第二天我就到老蔣那兒去，跟他商量還是上青龍山去，還是到太湖去。他聽了我的話，想了一回道：“得，你入了咱們這一夥吧。”

“什麼？你們這一夥？你幾時說過你是做強盜的來着？”我真猜不到他是走黑道兒的，還是那有



名的黑太爺。當下他跟我說明了他就是黑太爺，我還是半信半疑的，恰巧那時有個人來找他，見我在那兒，就問：“‘二當家’，他可是‘行家’？”他說，不相干，你‘賣個明的’吧。他才說：“我探聽得後天那條‘進閻羅口’的‘大元寶船兒’有徐委員的夫人在內，咱們可以發一筆大財，樂這麼一二個月啦！”

“那麼，你快去通知‘小兄弟們’，叫明兒來領夥計。咱們後天準‘起盤兒’；給‘大當家’透個消息，叫他在‘死人洋’接‘財神’。”

他說完，那人立刻就走。我瞧老蔣兩條眉好濃，黑臉袋上全不見一點肉，下巴坳兒上滿生挺硬的小鬍鬚兒，是有點兒英雄氣概，越看越信他是黑太爺了。我正愣磕磕的在端詳他，他驀地一把抓住我，說道：“你願不願意加入咱們這一夥？”我說：“自然哇！”他濃眉一挺，兩隻眼兒釘住我的臉道。“既然你願意加入咱們這一夥，有句話你得記着。咱們跑海走黑道兒的，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靠的



是義氣，憑的是良心，你現在闖了進來，以後就不能飛出去。你要違犯一點兒的話，就得值價點兒，自己往肚子上擻幾個窟窿再來相見！還有，咱們跑海走黑道兒的平時都是兄弟，有事時，我就是‘二當家’，你就是‘小兄弟’，我要你怎麼你就得怎麼。這幾條你能依不能依？”

我一勁兒的說能。

“大丈夫話只一句，以後不准反悔。”（你瞧，咱們的法律多嚴，可是多公平！）“後天有條船出口去，到那天你一早就來，現在走吧，我還要幹正經的。”

那天回去，我可真樂的百嗎兒似的啦。舅父問我有什麼樂的，我瞞了個風雨不透，一點兒也不讓他知道；我存心扔下他，反正他老人家自己能過活，用不到我養老。阿，第二天下午，老李可威風哪！腆着胸脯兒，挺着脖梗兒，凸着肚皮兒，怒眉橫目的在街上直愣愣的東撞西撞。見了穿西裝的小子就

瞪他一眼。媽的，回頭叫他認識叫李的！聽見汽車的喇叭在後邊兒一勁兒的催，就故意不讓。媽的，神氣什麼的，你？道兒是大家的，大家能走，幹嗎要讓你？有本領的來碰倒老李！見了小狐媚子就故意擠她一下。哼，你敢出大氣兒衝撞咱，回頭不搗穿了你的也不算好漢！見了洋房就想燒，見了巡捕就想打，見了鬼子就想宰！可是，這一下午也夠我受的。那太陽像故意跟我別扭似的，要牠早點下去，牠偏不下去。好容易耐到第三天，一清早，舅父他老人家還睡得挺有味兒的；我鋪蓋捲兒什麼的一樣也不帶，光身走我的。到了老蔣那兒，他才起身。我坐下了，等他洗完了臉。他吩咐我說：“初上船的時候，只裝作誰也不認識誰，留神點兒，別露盤兒哪。”我滿口答應。他又從鋪蓋捲兒裏拿出兩張船票來，招呼我走了。到街上山東館子裏吃了幾個餛飩，就坐小汽船到了大船上。好大的船哇！就像大洋房似的，小山似的站在水上。那麼多的窗，像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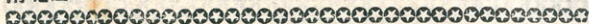
蜂窩兒似的擠着，也不知怎麼股勁兒會沒擠在一塊兒。和我們同船來的都往大船上艙裏跑，我也想跟着跑，老蔣卻把我扯走了，往下面走，到了四等艙裏。媽的，原來船上也是這麼的，有錢的才能住好地方兒！

到了艙裏，老蔣只裝作沒認識我。我只能獨自個兒東張西望！晌午時，我聽得外邊一陣大鐵鍊響，沒多久，船就動啦。哈，走了，到咱們的世界去了！我心裏邊兒那小鹿兒儘歡蹦亂跳，想和老蔣講，回頭一想，我沒認識他，知道他是生張熟李，只得故意過去問他借個火，就尊姓大名的談開了。我才知道這船上有五十多個‘行家’：頭等艙十五個；二等艙十六個；五個是管機器的；三等艙有十三個；四等艙八個。嘻，我樂開啦。

在四等艙裏的全是沒錢的，像貨似的堆在一起，也沒窗，只兩個圓洞，晚上就七橫八豎的躺在地上，往左挪挪手，說不定會給人家個嘴吧，往右

搬搬腿，說不定就會踹在人家肚皮上。外面那波浪好兇，轟！轟的把身子一回兒給擡起來，一會兒又掉下去。媽的，我怎麼也睡不着。喝，咱們沒錢的到處受冤屈，船上也是這麼的！難道我們不是人嗎？我真不信。在船上住了沒多久，那氣人的事兒越來越多了。二等艙咱們不準去。咱們上甲板在溜躑時，隨他們高興拿咱們打哈哈。據說他們吃的是大餐，另外有吃飯的地方兒；睡的是鋼絲牀，兩個人住一間房。你看，多舒服！和咱們一比，真差得遠哪。

有一天，我正靠着船欄，在甲板上看着海水。先生，那海水真夠玩兒哇！那麼大的波浪一勁兒的往船上撞，嘩喇嘩喇的再往後湧，那浪尖兒上就開上數不清的珠花兒。那遠處就像小金蛇似的，一條條在那兒打遊飛。可是，媽的，這世界真是專靠氣力的。你瞧，那大浪花欺小浪花不中用，就一勁兒趕着牠，往牠身上壓。那太陽還站在上面笑！我想找



件東西扔那大浪花，一回身卻見一對男女正向我走來，也是中國人。那個男的是高挑身兒的，也穿着西裝，瞧着就不對眼。那個女的只穿着這麼薄的一件衣服，下面只這麼長，剛壓住磕膝蓋兒，上面那胸脯兒露着點兒，那雙小高跟鞋兒在地上這麼一蹶一蹶的，身子這麼一扭一扭的走來。我也不想扔那大浪花兒了，只衝着她愣磕磕的儘瞧。那個男的見了我，上下打量了一回兒，跟那個女的說了一陣，就走到我的身邊來啦。那個女的好像不願意似的，從眼犄角兒上溜了我一下，就小眼皮兒一搭拉，小嘴兒一撇，那小臉兒繃的就好比貼緊了的笛膜兒還緊，仰着頭兒往旁邊看。我想她到我跟前來幹什麼，喝，來露露她的高貴！媽的，不要臉的，一吊錢睡一夜的，小娼婦！到老子跟前來擺你的臭架子？多嚙老子叫你跪在跟前喊爹！你那麼的小娼婦子，只要有錢，要多少就多少，要怎樣的就怎樣的。高貴什麼的！多嚙叫你瞧老李不出錢搶你過來，不



搗得你半死？看你媽的還高貴不高貴？我才想走開，那個男的卻上來跟我說話了。他問我叫什麼。我瞧這小子倒透着有點兒怪，就回他我叫李二。

“李二！”他也學一聲，拿出煙來也不請我抽，自己含了一枝，媽的瞧他多大爺氣！像問口供似的先抽了一口，問道：“朋友，你是做工的吧？”

“不做工！”我也不給他好嘴臉瞧。

“那麼，朋友，你是幹什麼的？”

“不幹什麼！”我看着他那樣兒更沒好氣。

“朋友，那麼你靠什麼過活？”

“不靠天地，不靠爹娘，就靠自家兒這一身銅皮鐵骨！”

他瞧了我一眼，又說：“朋友，既然你生得一身銅皮鐵骨，幹嗎不做工呢？”咱們牛馬似的做，給你們享現成的，是嗎？“不用你管？”我瞪他一眼。

“朋友！”那小子真不知趣，他媽的冬瓜茄子，陳穀子爛芝麻的鬧了這一啣嚙串兒，還不夠，還朋



友朋友的累贅。有錢的壓根兒就沒有個夠朋友的，我還不明白你？我就攔住他的話，大氣兒的道：“滾你媽的，老子沒空兒跟你打哈哈解悶兒。朋友朋友的，誰又跟你講交情！”他給我喝得怔在那邊兒。媽的，女人就沒一個好的，尖酸刻毒，比有錢的男人更壞上百倍。那個小娼婦含着半截笑勁兒道：“好哇，才拿起大蒲扇來，就輪圓裏碰了大釘子！你愛和那種粗人講話，現在可得了報應哩，嘻！”

“走吧，算我倒霉。那種人真是又可憐又可惜，不識好歹的。我滿懷好心變惡意。”

媽的，還不是那一套？又可憐又可惜！那份好意我可不敢領！我希罕你的慈悲？笑話！我看着他們倆咯噎咯噎的走去，心裏邊兒像熱油在飛濺，那股子火簡直要冒穿腦蓋，要不怕壞了大事，我早就抓住他，提到欄外去扔那大浪花兒了。喝，有我的，到了‘死人洋’總有我的！那天晚上，我想到了‘死人洋’怎麼擺佈那小子，可是，不知怎麼的，想想

着竟想到那小娼婦啦。瞧人家全躺得挺酣的，就是我老睜着眼。那小狐媚子儘在跟前纏，怎麼也扔不開。噯，幸虧這四等艙裏沒女人，要不然，我什麼也幹了出來啦。胡亂睡了一回，驀地醒來，見那邊圓筒裏有點白光透進來了，就一翻身跳起來，跑到甲板上，太陽才露了半個臉袋呢。沒一個人，只幾個水手在那兒，還有‘無常’——你不明白了哇！我跟你‘賣個明的’吧，‘無常’就是護船的洋兵。我也不明白怎麼的，獨自個兒在甲板上溜躑着，望着那樓梯，像在等着什麼似的。直等了好久，才見三等艙有人出來散步。我正在不耐煩，那樓梯上來了小高跟鞋兒的聲兒，我趕忙一回頭——媽的，你猜是誰？是個又乾又縐的小老婆兒！我一氣就往艙裏奔，老蔣剛起來。他問我怎麼了，我全說給他聽。“別忙，”他就說“到了‘死人洋’有你樂的。”我問，還有多久，再要十天八天，我可等不住啦。他說，後天這早晚就到。我可又高興起來啦，跳起來就往外



跑，到了船頭那兒，那小狐媚子和那高挑身兒的小子正在那兒指着海水說笑。阿，古話說：“英雄愛美人，美人愛英雄！”這句話不知是那個忘八羔子瞎編的！壓根兒就沒那麼回事。我老李這麼條英雄好漢就沒人愛！小狐媚子就愛小白臉兒，愛大洋錢兒，就不愛我這麼的男兒漢！喝，到了‘死人洋’可不由你不愛我哩。當下，我心裏說：“走，過了明兒可有你樂的！”可是一瞧見她的胖小腿兒，可生了根哩，怎麼也走不開，我瞧着，瞧着，不知怎麼股勁兒竟想衝上去跟她媽的小狐媚子要個嘴兒哩。我正在發瘋似的惡向膽邊生，一聽見後邊那槍托在大皮鞋跟兒上碰。知道是‘無常’來啦，只得把心頭火按下去。那‘無常’還狠狠的釘了我幾眼，嘴裏咕囔着，我也不懂他講的什麼。媽的，那‘無常’！就替有錢人做看門狗！到了後天不先宰了你的。我心裏老想過了明兒就是後天啦，後天可老不來。好容易挨到了！我一早起就到外邊去看‘死人洋’是怎麼個

樣兒的——“耳聞不如目見，”這話真不錯的，我起初以為‘死人洋’不知是怎麼的兇險，那浪花兒起碼一湧三丈高，誰知道也不過是那麼一眼望去，望不到邊的大海洋。可是，管他呢，反正今天有我樂的，‘無常’老釘着我看，我就瞪他一眼，嘴唇兒一撇。認識老子嗎？看什麼的？看清楚了今天要送你回老家去的就是老子！我可真高興。老趕着老蔣問：“可以‘放盤兒’了嗎？”他總說：“留神點兒，別‘露了盤兒’哪！到時候我自會通知你，你別忙。”沒法兒！等！左等右等，越等越沒動靜了。吃了晚飯，老蔣索性睡了；看看別的‘行家’，早在那兒打呼嚕哩，嘻，那可把老李鬧得攢了迷兒啦！睡！老李不是不會睡！老李睡起來能睡這麼一兩天！天塌下來也不與我相干！我一納頭悶悶的躺下，不一回兒就睡熟了。我正睡得夠味兒，有人把我這麼一推。我連忙醒過來，先坐起來，再睜眼一瞧，正是老蔣，‘行家’也全起來啦。我一怔，老蔣卻拉着我悄悄的



說：——

“老李，今兒是你‘開山’的日子，咱們跑海走黑道兒的規矩，要入夥先得殺一個有錢的貴人，這把‘夥計’你拿去，到頭等艙去找一個‘肥羊’宰了就成了。”他說着給了我一把勃郎林。阿，那時我真樂得一跳三丈高啦！老蔣當先，咱們合夥兒的到了外面，留個人守在門口！老蔣跑到船頭上打了個吻哨，只聽得上面也是這麼個吻哨。接着碰的一聲槍響，喔，樓梯上一個‘無常’倒栽了下來。艙那邊有大皮鞋的聲音來了！阿，我的眼睜得多大，髮兒也豎了起來啦！老蔣貓兒似的偷偷地過去躲在一旁。一個‘無常’從那邊來了，還不知道出了什麼岔子。老蔣只一聲喝：“去你的！”就一個箭步穿過去，給他這麼一拳，正打在下巴坳兒上，他退，退，儘退，退到船欄那兒。老蔣趕上去就是一下，碰，他跌下水去啦。咱們在底下的就一閃闖進三等艙裏，老蔣喝一聲走，就往樓梯那兒跑，我也跟了上去，不知怎

麼抹個灣，就到了機器房門口，那機器轟雷似的響，守門的‘無常’還在那兒一勁兒的點頭，直到下巴坳兒碰着胸脯兒才擡了起來睜一睜眼——原來在磕睡呢。我把手裏的‘夥計’一扔，虎的撲上去，滾在地下，鼻根上就一拳。那時，二等艙裏搶出來幾個‘行家’，跟老蔣只說得一聲：“得手了。”就一起衝進機器房去了。我撲在那‘無常’身上，往他脅上儘打，打了半天，一眼瞧見身旁放着把長槍，一把搶過來，在腰上只這麼一下全刺了進去，——阿，先生，殺人真有點兒可憐，可是殺那種人真痛快。他拚命的喊了一聲，托地跳起二尺高，又跌下去，刺刀鋒從肚皮那兒倒擲了出來，淌了一地的血，眼見得不活了。我給他這一掀，跌得多遠，我聽得艙裏娘兒們拚命的喊，還有兄弟們的笑聲，吆喝聲，就想起那小狐媚子啦。我跳起來就往艙裏跑。“今兒可是咱們的世界啦！”我樂極了，只會直着嗓子這麼喊，先生，我活了二十年，天天受有錢的欺壓，今天



可是咱報仇的日子哩！我找遍了二等艙，總不見那小狐媚子。弟兄們都在樂他們的。喔，先生，你沒瞧哩，咱們都像瘋了似的，把那桌子什麼的都推翻了，見了西裝就拿來放在地上當氈子踐，那些有錢的拉出來在走廊裏當靶子打，你也來個嘴吧，我也來一腿——真痛快！我見一個打一個，從那邊打到這邊，打完了才兩步併一步的到了頭等艙裏。弟兄們正拉着那洋鬼子船長在地上拖，還有三個人坐在他的大肚皮兒上。我找到了小狐媚子住的那間房，那個高挑身兒的小子正在跟她說：“別忙，有我在這兒。”媽的有你在這兒！我跳了進去，把門碰上了。那小狐媚子見了我直哆嗦，連忙把那披在身上的綢大衫兒扯緊了；那小子他媽的還充好漢。我一把扯住他，拉過來。他就是一拳，我一把捉住了，他再不能動彈。

“哼，你那麼的忘八羔子也敢來動老子一根毫毛！”我把他平提起來，往地上只一扔。他來了個嘴

碰地，躺着乾哼唧！我回頭一看，那狐媚子躲在壁角那兒。哈哈！我一脚踹翻了桌子，過去一把扯開了她的綢衫兒。她只穿了件兜兒似的東西，肩呀，腿呀全露在外邊兒——阿，好白的皮肉！我真不知道人肉有那麼白的。先生，沒錢的女人真可憐呢，皮肉給太陽曬得紫不溜兒的。那來這麼白！我瘋了似的，抱住那小娼婦子往牀上只一倒……底下可不用說啦，反正你肚裏明白。哈，現在可是咱們的世界啦！女人，咱們也能看啦！頭等艙，咱們也能來啦！從前人家欺咱們，今兒咱們可也能欺人家啦！阿，哈哈！第二天老蔣撞了進來說：“老李，你到自在！‘肥羊’走了呢。”他一眼瞥見了那小狐媚子，就樂的跳起來，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原來在這兒！”嘻，原來她就是委員夫人。咱們就把她關起來。那個小子就是和她一塊兒走的什麼祕書長。老蔣把他拖到甲板上，叫我把他一拳打下海去，算是行個‘進山門’。我卻不這麼着。我把他捉起來。瞧



準了一個大浪花，碰的一聲扔下去，正扔在那大浪花兒上。我可笑開啦！

那天我整天的在船上亂衝亂撞，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到處都是咱們的人，到處都是咱們的世界。白蘭地什麼洋酒只當茶喝。那些鬼子啦，穿西裝的啦，我高興就給他幾個鍋貼。船上六個‘無常’打死了一半。那船長的大肚皮可行運啦：誰都愛光顧他給他幾拳！哈，真受不了！平日他那大肚皮兒多神氣，不見人先見牠，這當兒可夠牠受用哩！抄總兒說句話，那才是做人呢！我活了二十年，直到今兒才算是做人。嚮午時，咱們接‘財神’的船來了，是帆船。弟兄們都趁着划子來搬東西，把那小狐媚子，她媽的委員夫人也搬過去了，咱們才一塊兒也過去了，唵喇喇一聲，那帆扯上了半空，咱們的船就忽悠忽悠的走哩！我見過了‘大當家’，見過了衆兄弟們，就也算是個‘行家’了。我以後就這麼的東流西蕩的在海面上過了五年，也得了點小名



兒。這回有點兒小勾當，又到這兒來啦。舅父已經死了，世界可越來越沒理兒了，卻巧碰見你，瞧你怪可憐的，才跟你講這番話。先生，我告訴你這世界是沒理數兒的：有錢的是人，沒錢的是牛馬！可是咱們可也不能聽人家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們不靠天地，不靠爹娘，也不要人家說可憐——那還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嗎？先生，說老實話，咱們窮人不是可憐的，有錢的也不是可憐的，只有像你先生那麼沒多少錢又沒有多少力氣的才真可憐呢！順着杆兒往那邊兒爬怕得罪了這邊兒，往這邊兒爬又怕得罪了那邊兒！我勸你，先生，這世界多早晚總是咱們窮人的。我可沒粗功夫再談哩。等我幹完了正經的再來帶你往咱們的世界去。得！我走啦。回頭見！

手 指

他對我說：

我決心要這兒佔領着，這小子又不知道在跟誰
商量呢。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他這小子，有誰的保護？人家給他取外號，叫
「小霸王」。



樂；樂你媽的！翠姐兒的一條小性命呢！

我跑到施二哥門口兒就聽得阿崐在說道：

‘爹，我到山上學本領去；有這麼一天，我長得像你這麼高啦，嘴裏能吐劍，一道白光就能殺人，得回來給姐報仇！’

阿崐是二哥的兒子；那姐，你知道的，就是翠姐兒，他家的養媳婦。這孩子今年才十四歲，生得乖巧極了，真討人愛。二哥夫妻倆一早就出去的，家裏的事，上上下下，什麼不要她管呀？二哥可是天天要到鐵廠裏去的。

他們小夫妻倆好得什麼似的；誰說一聲兒：“阿崐，你姐叫別人給欺侮了……”他不等你說完，就得抓了木棍往外躡，瘋嚷嚷的問：“誰呀？老子概



他幾個窟窿！”

我心裏邊兒怙懣着：這小子又不知道在跟誰淘氣咧。

“好小子，報誰的仇呀？大叔給你幫場。”我一邊這麼說，一脚跨了進去，不見大嫂，只見施二哥悶嘴咄的在抽煙。阿崑嚷一聲：“大叔！”跑上來一把扯，說道：“你瞧姐，我想去報仇正愁沒人幫場咧。大叔，走，咱們一同去！”

我一瞧，翠姐兒躺在鋪上，屋子本來不夠明亮，她還睜着眼好像怕誰搥她似的；牙咬得那麼緊，像給人家拗了腸子拚命耐着疼似的，那光景真透着有幾分陰森森的。啊，他媽的，還有！那十隻手指上皮全給剝了，肉也沒了，像蘿蔔，指甲兒上沒指甲，只有白骨露在外邊兒。不消說，早就沒了氣兒啦。我一回頭問二哥：“怎麼啦？上禮拜還好好兒的，怎麼變得這個模樣兒啦？”

“他媽的，全是那夥娼婦根子！今兒鬧洋貨，明



兒鬧國貨；旗袍兒也有長的短的，什麼軟緞的，喬其緞的，美西緞的，印花綢的——印他媽的！一回兒行這個，一回兒行那個；什麼時裝會呀，展覽會呀——我攢她的窟窿！叫她們來瞧瞧翠姐兒！絲襪子，高跟緞鞋，茶舞服，飯舞服，結婚服，賣淫服，常服，短服……她媽的！美？漂亮？來瞧瞧翠姐兒！腦袋上誰也沒長角！全是沒雞巴的！”二哥先來了這麼一啣嚙串兒，鬧得我攢了迷兒。

“你罵誰呀？”

“罵誰？罵那夥小狐媚子，娼婦根子——名她媽的媛！”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我跟你說。翠姐兒可真可憐哪！大米賣到二十多，咱們窮人怎麼活得了！上禮拜我叫她到元和絲廠去當剝繭的。她原先就不願去，可是這孩真懂事。我一說，這麼着，咱們也多幾元錢一月，她就去了。那天她回來，兩隻手腫得像烘番薯——你知



道，剝繭得把手浸在水裏邊兒的，第二天她怎麼也不肯去啦，勸也不成，哄也不成，沒法兒，只得橫了心槌了她一頓，她才哭着去了。我那裏不疼她？槌在她身上，可痛在我心裏哪！我知道她受不了，可是不這麼着一家子全活不了呀！那天她一回來就哭，——你猜怎麼着？兩支手滿是水泡兒，瞧着就不受用。像什麼？像釘鞋上的門釘！一古腦兒去了三天，水泡兒破了，淌水，爛了，肉一塊塊的往滾水裏邊掉，可是絲卻一條條的抽出來了。她晚上疼得不能睡，偷着抽抽噎噎的哭，不敢出聲。早上她求我道：‘爹，你索性打死我吧！我受不了呀！’她躺在地上不肯走；我心裏酸，可是依舊把她拉到廠裏，——沒法兒哪。她一路哭，一路求，我真差一釘點給鬧得弔淚了。雖說養媳婦，可是這孩子討人喜歡，我真捨不得她。往後她的手也爛起來了，一道道拉口子，膿血直淌。我連瞧也不敢瞧！可是她還得忍着疼把手浸在滾水裏邊。她那裏不知道疼？我



逼着她——我真太狠心了。這孩子又懂事，知道不做，我們一家不能活。她的血，皮肉在滾水裏爆，十隻手指像油條在油裏煎，才抽出發光的絲來！她媽的那夥娼婦根子，她媽的只知道穿絲的綢的漂亮，那知道翠姐兒的血在裏邊！那一條絲不沾着她的皮肉，她的膿血在上面呀！昨天這孩子真的忍不住了，躲躲閃閃不肯把手伸下鍋去。他媽的‘拿麻溫’這小子——你猜他怎麼着？他說：‘全像你那麼嬌嫩，慢慢兒做，絲廠全得關門咧。’嬌嫩？誰的手是鐵打的？這囚攏的捉着翠姐兒手往鍋子裏直接下去，讓滾水濺在她胳膊上，也燙起一個個水泡兒來。你說，翠姐兒怎麼受得了？她哭着嚷，拚命的一掙，水珠兒濺在那小子臉上，嘶的一聲兒，起了個泡。媽的，他倒知道疼！拿起胳膊那麼粗的鐵棍連腦袋帶脊梁往翠姐兒身上胡打。這鐵棍他還叫做家法呢。你知道的，在絲廠裏做工的小姑娘全得拜‘拿麻溫’做師父，不然，他就不收你。這麼個大漢



子趕着個小姑娘打，你說，她怎麼能不給打個半死？真可憐哪，翠姐兒給打得胳膊腿全斷了，蛇似的貼地爬回來。等她爬回家，那孩子只有咕着眼兒喘氣的份兒了；拾起她的胳膊來一放，拍的聲又掉下去哩。只剩了一層皮和肩膀連着啦！她的手指簡直成了炸油條，血也沒了，膿也沒了，肉也沒了，砍一刀子也不哼一聲。挨到今兒就死了！”

我聽一句兒，就一股血往上冒，等我聽完了，差一點給氣炸腦門啦。我剛想說話。阿崑猛孤了的問道：

“大叔，絲有嗎用？”

有嗎用？這孩子一句話問得我傷心，絲的用處大着啦！絲襪子，絲圍巾，喬其緞……咱們窮人的姑娘做，他們有錢的姑娘穿在上去滿處裏打遊飛！還不夠！還要開展覽會，叫大夥兒全去瞧瞧呢！叫他們來瞧瞧翠姐兒！究竟也是人哪！就是蟹放在鍋子裏，還要掙扎咧；好好兒一個人給這麼弄死就



算了嗎？

可是施大嫂回來了。她一到家就撲的塑在那兒啦，半天才說道：“拿麻溫說的：死的不是你們家一個，死的人多着咧！全像你們家小姐那麼嬌嫩，人家也別用開絲廠了，大家子姑娘也別用穿絲的了，全像你那麼叫化婆似的就得啦！他還笑呢！”

你聽，他媽的！

我跑到大街上，街上正在開提燈會；我直擻擻的走了半天，一抬腦袋，恰巧瞧見：‘國貨時裝展覽會’這五個字。

一九三〇，一〇，六。

南北極

王德兒

第三十只靈非知燕

這故事是寫出來也——那根和那兒現在後邊

兒方說得。

王德兒

第三十只靈非知燕

此。那大計料路向身燕，只在開船後更對面燕叫為
這靈木只一點奔。那時，耕田去甚嚴整早將一天耕

的們越着半兒上田人吃草美了。由路出是
條小路往南。這路地內五只鳥窠不遠漸漸採鮮
不喜要兒全區指，長日小再幾一。這路門門無盡不
一。兩手拿草兒將開水。兩手揚空，東時時一袋草
命和子粒的賊曲。那鳥窠窠同恰自刻不轉的半段
這來。再老手與鳥的建窠曲。眼高是說說說午睡

也。我的水法，不是。眼高是說說說午睡
不非。那靈木只一點奔。那時，耕田去甚嚴整早將一天耕
的們越着半兒上田人吃草美了。由路出是
條小路往南。這路地內五只鳥窠不遠漸漸採鮮
不喜要兒全區指，長日小再幾一。這路門門無盡不
一。兩手拿草兒將開水。兩手揚空，東時時一袋草
命和子粒的賊曲。那鳥窠窠同恰自刻不轉的半段
這來。再老手與鳥的建窠曲。眼高是說說說午睡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

我的老子是洪門弟兄，我自幼就練把式的。他每天一清早就逼着我站樁，溜腿。我這一身本領就是他教的。

離我家不遠兒是王大叔的家，他的姑娘小我一歲，咱們倆就是一對兩小口兒。我到今兒還忘不了她。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太陽和月亮會了面，咱姓于的就不該自幼兒就認識她。他媽的姓于的命根子裏孤鸞星高照，一生就毀在狐媚子手裏。我還記得那時我老叫她過玉姐兒。

玉姐兒生得黑黢黢的臉袋子，黑裏透俏，誰不喜歡她，我每天趕着羊兒打她家門前過時，就唱：

“白羊兒，



玉姐兒

咱們上山去玩兒！”

她就唱着跑出來啦——那根粗辮兒就在後邊兒宕鞦韆。

“玉姐兒，

小獅子(我的名兒是于尙義，可是她就愛叫我小獅子。)

咱們趕着羊兒上山去吃草莢子！”

咱們到山根那兒放了羊；我爬上樹給她採鮮菓兒，她給我唱山歌兒。等到別家的孩子們來了，咱們不是摔交就摸老瞎。摔交是我的拿手戲，摔傷了玉姐兒會替我醫。是夏天，咱們小子就跳下河去洗澡，在水裏耍子，她們姑娘就趕着瞧咱們的小雞巴。我的水性，不是我吹嘴，夠得上一個好字。我能鑽在水裏從這邊兒游到那邊兒，不讓水面起花，我老從水裏跳上來嚇玉姐兒。傍晚兒時咱們倆就躺在草上編故事。箭頭菜結了老頭兒，婆婆頂開了一

地，蝴蝶兒到處飛，太陽往山後躲，山呀人呀樹呀全紫不溜兒的。

“從前有個姑娘，……”我總是這麼起頭的。

“從前有個小子，叫小獅子……”她老搶着說。

編着編着一瞧下面村裏的煙囪冒煙了，我跳起來趕着羊兒就跑，她就追，叫我給丟在後邊兒真丟遠了，索性賴在地上嚷：“小獅子！小獅子！”

“跑哇！”

“小獅子，老虎來抓玉姐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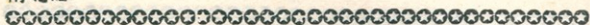
“給老虎去做老婆吧？”

“小獅子！老虎要吃玉姐呢！”

“小獅子在這兒，還怕老虎不成。”我跑回去伴着她，她準撒嬌，不是說，小獅子，我可走不動啦，就是說，小獅子，玉姐兒肚子痛，我總是故意跟她別扭，直到攔不住再叫她央求了纔背着她回家。

這幾個年頭兒可真夠我玩兒樂哪！

可是在她十四歲那年，王大叔帶她往城裏走



了一遭兒，我的好日子算是完了。她一回來就說城裏多麼好，城裏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全在學堂裏念書會唱洋歌。

“咱們明年一塊兒上城裏去念書吧。”

我那天做了一晚上的夢，夢着和玉姐兒穿着新大褂兒在學堂裏念書，那學堂就像是天堂，牆會發光。

隔了幾天，她又說，她到城裏是去望姑母的，她的大表哥生得挺漂亮，大她三歲，抓了許多菓子給她吃，叫她過了年到他家去住。她又說她的大表哥比我漂亮，臉挺白的，行動兒不像我那麼粗。我一聽這話就不高興；我說：“玉姐兒。你不能愛上他，王大叔說過的等我長得像他那麼高，把你嫁給我做媳婦……”

“別拉扯！咱們上山根兒去玩，”她拉了我就走。

往後她時常跟王大叔鬧着要到城裏去念書。



我也跟老子說，他一瞪眼把我瞪回來了。過了年，她來跟我說要上城裏去給姑母拜年，得住幾天。我叫她別丟了我獨自個兒去。她不答應。我說：“好，去你的！小獅子不希罕你的。你去了就別回來！”誰知道她真的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天。後來王大叔回來了。到我們家來坐地時，我就問他：“玉姐兒呢？”我心裏發愁。你別瞧我一股子傻勁兒，我是粗中有細，我的心可像針眼兒。我知道玉姐兒沒回來準是愛上那囚攏的了。

“玉姐兒嗎？給她大表哥留下哩；得過半年纔回，在城裏念書哪！那兩小口兒好的什麼似的……”他和我老子談開啦。我一納頭跑出來，一氣兒跑到山根兒，悶喏啞的坐着。果然，她愛上那囚攏的啦。好傢伙！我真有股傻勁兒，那天直坐到滿天星星，媽提着燈籠來找，纔踏着鬼火回去。過幾天王大叔又到我們家來時，我就說：“王大叔，你說過等我長得像你那麼高把玉姐兒嫁給我，幹嗎又讓



她上城裏去？你瞧，她不回來了。”王大叔笑開了，說道：“好小子，毛還沒長全，就鬧媳婦了！”

“好小子！”老子在我脖子上拍了一掌。你說我怎麼能明白他們說的話兒？那時我還只那麼高哪。從那天起，我幾次三番想上城裏去，可是不知道怎麼走。那當兒世界也變了，往黑道兒上去的越來越多，動不動就綁人，官兵又是一大嚙嚙串兒的捐，咱們當莊稼人的每年不打一遭兒大陣仗兒就算你白辛苦了一年。大家往城裏跑——誰都說城裏好賺錢哇！咱們那一溜兒沒幾手兒的簡直連走道兒都別想。老子教我練槍，不練就得吃虧。我是自幼兒練把式的，胳膊有勁，打這麼百兒八十下，沒半寸酸。好容易混過了半年。我纔明白我可少不了玉姐兒。這半年可真夠我受的！玉姐兒回來時我已打得一手好槍，只要眼力夠得到，打那兒管中那兒。她回來那天，我正躺在草上納悶，遠遠兒的來了一聲兒：“小獅子！”我一聽那聲兒像玉姐兒，一挺身



跳了起來。“玉姐兒！”我一跳三丈的迎了上去。她臉白多了，走道兒裝小姐了！越長越俏啦！咱們坐在地上，我滿想她還像從前那麼的唱呀笑的跟我玩兒。她卻變了，說話兒又文氣又慢。那神兒，句兒，聲兒，還有字眼兒全和咱們說的不同。

“好個城裏來的小姐！”

“別胡說八道的。”

“玉姐兒，你俏多啦！”

“去你的吧！”她也學會了裝模做樣，嘴在這麼說，心裏可不這麼想——我知道她心裏在笑呢！

她說來說去總是說城裏的事，說念書怎麼有趣兒，說她姑母給她做了多少新衣服，她表哥怎麼好，他媽的左歸右歸總離不了她的表哥。我早就知道她愛上了那囚攏的。

“玉姐兒。我知道你愛上他了；”

“嘻！”她還笑呢！我提起手來就給一個鍋貼——這一掌可打重了。你知道的，我手多有勁。可



是，管她呢！“滾你的，虧你有這臉笑？老子不要你做媳婦了。小獅子從今兒起再叫你一聲兒就算是忘八羔子。”我跳起身就走，沒走多遠兒，聽得她在後邊兒抽抽噎噎的哭，心又軟啦。我跑了回去。

“媽的別再哭了，哭得老子難受。”

“走開，別理我！”

“成！咱小獅子受你的氣？”我剛想走，她哭得更傷心了。媽的，我真叫她哭軟了心，本來像鐵，現在可變成了棉花，“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我早就知道你愛上了那狗養的野雜種，忘八羔子，囚攏的。……”

“我就算愛上了他！有你管的份兒？不要臉的！”

媽的，還說我不要臉呢！“別累贅！老子沒理你。”

“誰跟我說一句兒就是忘八羔子！”她不哭了，鼓着腮幫兒，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



“老子再跟你說一句兒就算是忘八羔子。”

她撐起身就走，你走你的，不與我相干！打算叫我賠不是嗎？太陽還在頭上呢，倒做起夢來了。她在前一滑，滑倒了，我趕忙過去扶她，她一撒手，又走了。我不知道怎麼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又會趕上去攔住她道：“玉姐兒——”

“忘八羔子！”

“對！”

她嘆味的笑啦。

“笑啦，不要臉的！”

“誰纔不要臉呢，打女孩兒家！”

咱們算是和了。

她在家裏住了二十多天。她走的那天我送了她五里路，她走遠了，拐個彎躲在樹林那邊了，我再楞磕磕的站了半天纔回來。我也跟老子鬧着要上城裏念書。可是只挨了一頓罵，玉姐兒這一去就沒回來！我天天念着她。到第二年我已長得王大叔



那麼高啦，肩膀就比他闊一半，胳膊上跑馬，拳頭站人，誰不誇我一聲兒：“好小子。”可是她還沒回來。王大叔也不提起她。

那天傍晚兒我從田裏回來，王大叔和老子在門口喝白干兒，娘也在那兒，我瞧見了他們，他們可沒瞧見我。遠遠兒的我聽得王大叔大聲兒笑道：“這門子親算對的不錯，有我這翁爹下半世喝白干兒的日子啦！”他見我跑近了就嚷：“好小子！三不知的跑了來。玉姐兒巴巴的叫我來請你喝喜酒兒呢！”

“嫁給誰？”

“嫁到她姑母家裏。”

“什麼？阿！”我回頭就跑。

“小獅子！”

“牛性眼兒的小囚攏，還不回來！”

我知道是老子和媽在喊。也不管他。一氣兒跑到山根兒怔在那兒，半嚮，纔倒在地上哭起來啦。



纔歸巢的鳥兒也給我嚇得忒楞楞的飛了。我簡直哭瘋了，跳起身滿山亂跑，衣服也扎破了，腦袋也碰破了，臉子胳膊全淌血，我什麼也不想，就是一陣風似的跑。到半晚上老子找了來一把扯住我，說道：“沒出息的小子！咱們洪家的臉算給你毀了！大丈夫男兒漢，扎一刀子冒紫血，好容易爲了個姑娘就哭的這麼了？——”我一掙又跑，他追上來一拳把我打倒了抬回去。我只叫得一聲：“媽呵！”就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整整害了一個多月大病，爬起牀來剛趕着那玉姐兒的喜酒兒。那時正是五月，王大叔在城裏賃了座屋子，玉姐兒先回來，到月底再過去。咱們全住在那兒。

玉姐兒我簡直不認識啦，穿得多漂亮。我穿着新竹布大褂兒站在她前面就像是癩螞蟻。她一見我就嚷：“小獅子！”我一見她就氣往上沖，恨不得先剝她百兒八十刀再跟她說話兒。我還記得是



十八那天，王大叔，老子和媽全出去辦嫁妝了，單剩下我和玉姐兒，她搭訕着和我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話兒。我放橫了心，一把扯她過來：“玉姐兒，咱們今兒打開窗子說亮話，究竟是你愛上了那囚攘的，還是王大叔愛上了那囚攘的？”

“你瘋了不是？抓得我胳膊怪疼的。”

“好嬌嫩的貴小姐！”我冷笑一聲。“說！究竟是誰愛上了那野雜種？”

她嚇得往後躲，我趕前一步，衝着她的臉喝道：“說呀！”

“愛上了誰？”

“你的表哥。”

她捱了一回兒纔說：“是……”

“別累贅！咱不愛說話兒哼唧唧的。黑是黑，白是白，你今兒還我個牙清口白。你要半句假，咱們今兒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你猜她怎麼着？她一綳臉道：“是我愛上了他！”



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她索性拿了把洋刀遞給我，一仰脖子，閉着眼兒道：“剝呀！”啊，出眼淚啦！小狐媚子，還是這麼一套兒！我這股子氣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心又軟了。他媽的！她還說道：“好個男兒漢，英雄！拿了刀剝姑娘！剝呀！”我又愛她又恨她。我把刀一扔，到房裏搜着了媽的錢荷包就往外跑。她在院子裏喊：“小獅子！小獅子！”

“滾你媽的！”我一氣兒跑到火車站。就是那天，我丟了家跑到上海來。我算是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從那一個世界，跳到這一個世界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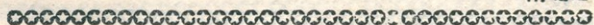
我從沒跑過碼頭，到了上海，他媽的，真應了句古話兒“土老兒進城”。笑話兒可鬧多了，一下車跑進站臺就鬧笑話兒。站臺裏有賣煙捲兒的，有賣報紙的，有賣水菓的，人真多，比咱們家那兒趕集還熱鬧，我不知往那兒跑纔合式，只見儘那邊兒有許多人，七長八短，毵毵蛋蛋的，嘩啦嘩啦儘裏，手裏還拿了塊木牌子。我正在納罕這夥小子在鬧



他媽的什麼新鮮玩藝兒，冷不防跑上個小子來，拱着肩兒，嘴脣外頭，露着半拉包牙，還含着枝紙煙，叫我聲兒：“先生！”

“怎麼啦？”我聽老子說過上海就多扒兒手騙子，那小子和我非親非故，跑上來就叫先生，我又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怎麼能不嚇呢？我打量他管是挑上了我這土老兒了，拿胳膊護住心口，瞧住他的腿兒拳兒，提防着他猛的來一下。冷不防後面又來了這麼個小子，捉住我的胳膊。好哇！你這囚攏的，欺老子？我把右胳膊往後一頓，那小子就摔了個毛兒跟頭。這麼一來，笑話兒可鬧大啦。後來講了半天纔弄明白是旅館裏攬生意的。那時我可真想不到在上海住一晚要這麼多錢，就跟着去了。我荷包裏還有六元多錢，幸虧住的是小旅館，每天連吃的化不到四毛錢。

頭一天晚上就想起家。孤鬼兒似的獨自個躺在牀上，往左挪挪手，往右搬搬腿，怎麼也睡不着，



又想起了玉姐兒。我心裏說，別想這小娼婦，可是怎麼也丟不開。第二天我東西南北的溜躑了一整天。上海這地方兒嗎，和咱們家那兒一比。可真有點兒兩樣的。我瞧着什麼都新奇。電車汽車不用人拉，也不用人推，自家兒會跑，像火車，可又不冒煙；人啦車啦有那麼多，跑不完；汽車像螞蟻似的一長串兒，也沒個早晚兒儘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簡直要碰壞了天似的。阿，上海真是天堂！這兒的東西我全沒見過，就是這兒的人也有點兒兩樣。全又矮又小，哈着背兒，眼珠兒嚙嚙的成天在算計別人，腿像蜘蛛腿。出窩兒老！這兒的娘兒們也怪：穿着衣服就像沒穿，走道兒飛快，只見那寸多高的高跟皮鞋兒一蹶一蹶的，好像是一對小白鴿兒在地上蹶，怎麼也不摔一交。那印度鬼子，他媽的，頂叫我納罕，都是一模一樣黑太歲似的，就像是一娘養的哥兒們。

我一住就是十五天，太陽和月亮跑開了，你追



着我，我追着你，纔露臉又不見啦。錢早就沒了，竹布大褂兒當了六毛半錢只化了兩天。旅館老闆只認識錢，他講什麼面子情兒；我沒了錢，他還認識我？只白住了一天，就給攆出來啦。地生人不熟，我能到那兒去？我整天的滿處裏打游飛，幸虧是夏天，晚上找個小胡同，在口兒上打個盹；一天沒吃東西，肚皮兒咕咚咕咚的叫屈，見路旁有施茶的，拚命的喝一陣子，收緊了褲帶，算睡去了。第二天早上醒回來餓極了，只得把短褂兒也脫下來當了。這麼的直熬煎了三天，我真攔不住再受了。我先以為我那麼的男兒漢還怕餓死不成。誰知道赤手空拳打江山這句話是騙人的。你有本領嗎，不認識財神爺，誰希罕你？偌大的上海，可就沒我小獅子這麼條英雄好漢活的地方兒——我可真想不到咱小獅子會落魄到這步田地！回家吧，沒錢，再說咱也沒這臉子再去見人，搶吧，人家也是心血換來的錢。向人家化幾個吧，咱究竟是小夥子。左思右想，

除了死就沒第二條路。咱小獅子就這麼完了不成？我望着天，老天爺又是瞎了眼的！

那天我真餓慌了。可是救星來啦。拐角那兒有四五個窮小子圍住了一個擔飯的在大把兒抓着吃，那個擔飯的站在一傍乾咕眼。我也跑過去。一個大一點兒的小子攔住我喝道：“幹嗎？”

“不幹嗎兒。我餓的慌”！

“請問：‘老哥喝的那一路水？’”

我不明白這話什麼意思，一瞪眼道：“誰問你要水喝？”

“好傢伙，原來你不是‘老兄弟’！你也不打聽打聽這一溜兒是誰買的胡琴兒，你倒泣起來啦？趁早兒滾你的！”那小子橫眉立目的衝着我的臉就啐。哈，老子還怕你？我一想，先下手為強，他剛一擦腿，我的腿已掃在他腿彎上，他狗嘴啃地倒了下去。還有幾個小子喝一聲就撲上來，我一瞧就知道不是行家，身子直擻擻的只死命的撲。我站穩了

馬步，輕輕兒的給這個一腿，給那個一掌，全給我打得東倒西歪的，大夥兒全圍了上來看熱鬧。我一瞧那個擔飯的漢子正挑擔子想跑，趕上一步，搶了飯桶抓飯吃。剛纔那個小子爬了起來說道：“你強！是好漢就別跑！”他說着自己先跑了。剩下的幾個小子守着我，乾瞪眼瞧我吃。有一個瞧熱鬧的勸我道：“你佔了面子還不走？——”那個守着我的小子瞪他一眼，他就悄悄的跑開了，我不管他，老子這幾天正苦一身勁沒處使哪！

有飯吃的時候兒不知道飯的味兒，沒吃的了纔知道飯可多麼香甜。這一頓我把擔着的兩半桶飯全吃完了。看的人全笑開啦。我正舐舌咂嘴的想跑，看的人哄的全散了開去，只見那邊來了二三十個小子，提着鐵棍馬刀。我抓了扁擔靠牆站着等。他們圍住了我，刀棍亂來，我提起扁擔撒個花，一個小子的棍給絞飛了。我拿平了扁擔一送，他們往後一躲。我瞧準了那個丟了棍子的小子，陰手換陽



手一點他的胸脯兒，他往後就倒，我趁勢兒托地跳了出去，想回頭再打幾個顯顯咱于家少林棍有多麼霸道，冷不防斜刺裏又跳出個程咬金來，一下打在胳膊上，我急了，忍着疼，把扁擔橫掃過去，給了他一個耳括子，那小子一臉的血，蹲在地上。我一撒腿跑我的。

往後我就懂得怎麼能不化錢吃飯，不化錢找地方兒睡覺。成天在街上逛，朋友也有啦。我就這麼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活下來了。他媽的，咱小獅子巴巴的丟了家跑到上海來當個“老兄弟”！你知道什麼叫“老兄弟”？“老兄弟”就是沒住的，沒吃的，沒穿的痞子，你們上海人叫整三。“老兄弟”可不容易當的，那一大嘍嚕串兒的“條子”就夠你麻煩的。熱天還好，蘇州河是現成的澡堂，水門汀算是旅館。可是那印度鬼子他媽的真別扭，他的脾胃真怪，愛相公。我的臉袋也滿漂亮的，鼻直口方，眉毛兒像兩把劍，又濃又挺，就透着太黑了點兒，可



就在這上面吃了虧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河沿子睡覺，咕咚咕咚大皮鞋兒聲音走近來了，一股子臭味兒，我一機靈，睜開眼，一隻黑毛手正往我肚皮兒上按來，一個印度鬼子正衝着我咧着大嘴笑呢。我一瞧那模樣兒不對眼，一把抓住了那隻大毛手，使勁往裏一扯，擡起腿一頂他的肚皮兒，我在家裏學摔跤的時候兒，誰都怕我這一着兒，那鬼子叉手叉脚的翻個跟頭直擻擻的從我腦袋那兒倒摔了出去，我跳起身就跑。那印度鬼子真討厭，給抓住了，你要扭手扭脚的，他就說：“行裏去！”我打了好幾個。轉眼到了臘月，西北槓子風直括，有錢的全坐在汽車裏邊兒，至不濟也穿着大氅兒，把脖子縮在領圈子裏邊兒，活像一隻大忘八。可是我只有三隻麻袋，沒熱的吃，沒熱的喝，直哆嗦，虎牙也酸了。我不是不會說幾句兒：“好心眼兒的老爺太太，大度大量，多福多壽，明中去暗中來哇——救救命哪！”咱小獅子是打不死凍不壞的硬漢！我能哈着

背兒問人家要一個銅子嗎？咱姓子的寧願餓死，可不希罕這一個銅子！有錢的他們情願買花炮，就不肯白捨給窮人。店舖子全裝飾得多花梢，大吹大擂的減價，櫥窗裏滿放着皮的呢的，我卻只能站在外面瞧。接連下了幾天雪，那雪片兒就像鵝毛，地上堆得膝蓋兒那麼高。我的頭髮也白了，眉毛上也是雪，鼻子給蓋得風雨不透，光腿插在雪裏，麻袋濕透了，冰結得鐵那麼硬，擱在脊梁蓋兒上，悉索悉索的像盔甲，那胳膊腿全不是我的了，手上的皮肉一條條的開了紅花。這纔叫牛不喝水強按頭，沒法兒，小獅子也只得跟在人家後邊兒向人家化一個銅子兒啦。到傍晚兒我還只化了十五個銅子，可是肚皮兒差一點子倒氣破了。我等在永安公司的門口兒。兩個小媳婦子跑出來啦，全是白狐皮的大氅兒，可露着兩條胖小腿，他媽的，真怪，兩條腿就不怕冷。我上去，說道：“好小姐，給個銅子兒吧！”你猜她怎麼着？啊，我現在說起來還有氣。



“別！好腌臢！”一個瓜子臉的小媳婦子好像怕我的窮氣沾了她似的，趕忙跳上車去。還有一個說道：“可憐兒的小整三！”她從荷包裏邊兒摸出個銅子兒來：“別挨近來！拿去！”把銅子兒往地上一扔。在汽車裏邊兒的還說：“你別婆婆媽媽的，窮人是天生的賤種，那裏就這麼嬌嫩，一下雪就凍死了？你給他幹嗎兒？有錢給整三，情願回去買牛肉餵華盛頓！”我一聽這話，這股子氣可大啦。好不要臉的小娼婦！透着你有錢餵狗——老子就有錢餵你！我把手裏的十五個銅子兒一把扔過去：“你？不要臉的小娼婦！什麼小姐，太太。不是給老頭兒臊的姨太太就是四馬路野雞！神氣什麼的，你？你算是貴種？你才是天生地造的淫種，娼婦種！老子希罕你的錢！”

在裏邊兒的那個跳了出來。我說：“呸！你來？你來老子就臊你！你來？”還有一個把她攔回去了，說道：“理他呢？別弄髒了衣服！”她還不肯罷休，嚷

道：“阿根：快叫巡捕來，簡直反了……不治治他還了得！”

“得了吧，你理他呢。阿根。開呀！”

汽車嚟的飛去了，濺了我一身雪。我氣得楞磕磕的怔在雪邊兒。咱小獅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鐵漢子受娘兒們的氣！饒我志氣高強，不認識財神爺，就沒瞧得起我！

往後我情願挨飢受凍，不願向有錢的化一個銅子兒，見了娘兒們我沒結沒完的在心裏咒罵。

大除夕那晚上，十一點多了，街上還是擠不開的人，南貨店，香燭店什麼的全圍上三圈人，東西就像是白捨的，臉上都掛着一層喜氣——可是我呢？我是孤鬼兒似的站在胡同裏躲北風。人家院子裏全在祭祖宗，有這許多沒娘崽子在嚷着鬧。百子炮劈拍劈拍的——你瞧，他們多歡勢。有一家後門開着，熱蔥噹的肉香鷄鴨香直往外冒，一個女孩子跑過來拍的一聲兒把一塊肥肉扔給隻大花貓吃。那



當兒恰巧有個胖子在外邊走過，我也不知是那來的一股子氣，就恨上他了。他慢慢的在前面踱，我跟在後邊兒，他脖子上的肉真肥，堆了起來，走道兒時一湧一湧的直哆嗦。他見我釘着自家兒，有釘點慌，掏出個銅子兒來往地上一扔。他媽的，老子希罕你的錢？我真想拿刀子往他脖子上砍。叫他紫血直冒。我眼睛裏頭要冒火啦，睜得像銅鈴，紅筋蹦得多高。他一回頭，見我還跟着，給嚇了一跳，胳膊一按兜兒就往人堆裏邊兒擠，我一攢勁依舊跟了上去。北風括在臉上也不覺得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股勁兒。那晚上不是十二點也有一班戲的嗎？咱們忙着躲債，他們有錢的正忙怎麼樂這一晚！那時奧迪安大戲院剛散場，人像螞蟻似的往外湧，那囚攘的一鑽就不見啦。我急往街心找，猛的和人家撞了個滿懷。我擡頭一瞧，哈，我可樂開啦。他媽媽的白裏透紅的腮幫兒上開了朵墨不溜湫的黑花兒！你猜怎麼着？原來我的肩膀撞着了一個姑



娘的腮幫兒：她給我撞得歪在車門上。幸虧車門剛開着，不然，還不是個元寶翻身？好哇！誰叫你穿高跟鞋來着？誰叫你把臉弄得這麼白？不提防旁邊兒還有姑娘，又清又脆的給了我一鍋貼：“你作死呢！”

“你纔作死呢！”這一下把我的笑勁兒打了回去，把我的火打得冒穿腦蓋了。我一張嘴衝着她的臉就啐，我高過她一個腦袋，一口臭涎子把她半隻臉瓜子全啐到啦。前面開車的跳了下來。先下手為強，我拿着麻袋套住了他的腦袋，連人帶袋往下一按，他咕咚倒在地上，這一麻袋虱子可夠他受用哩。哈，他媽的！我往人堆裏一鑽。大夥兒全笑開啦。那晚上，我從夢裏笑回來好幾次。我從家裏跑了出來還沒樂過一遭兒呢！

第二天大年初一，滿街上花炮味味的亂竄，小孩子們全穿着新大褂兒，就我獨自個兒悶嘴咄的，到了晚上，店鋪子全關了門，那鬼鬼啾啾的街燈也



透着怪冷清清的，我想起幼時在家裏騎着馬燈到王大叔家去找玉姐兒的情景，那時我給她拜年，她也給我拜年，還說是拜了征西大元帥回來拜堂呢。現在我可孤鬼兒似的在這兒受淒涼，我正在難受，遠遠兒的來了一對拉胡琴賣唱兒的夫妻。那男的咿呀鳴的拉得我受不了，那女的還唱孟姜女尋夫呢。

“家家戶戶團圓轉……”

拐個灣兒滾你的吧，別到老子這兒來。可是他們偏往我這兒走來，一個沒結沒完的拉，一個沒結沒完的唱，那聲兒就像鬼哭。男的女的全瘦得不像樣兒，拱着肩兒，只瞧得見兩支眼，繃着一副死人臉，眼珠子沒一釘點神，楞磕磕的望着前頭，也不知在望什麼，他媽的，老子今兒半夜三更碰了鬼！

“家家戶戶團圓轉……”

她唱一句，我心抽一下。我越難受，她越唱得起勁，她越唱得高興，我越難過。這當兒一陣北風



括過來，那個男的抖擻了一下，絃線斷了。

“唉，老了，不中用了！”那個女的也唉聲嘆氣的不唱了。他們都怔在那兒，街燈的青光正照在臉上——你說這模樣兒我怎麼瞧得下去。不愁死人嗎？我跑了，我跑到拐角上煙紙店那兒買了包煙捲兒抽。從那天起，我算愛上了煙捲兒啦。我少不得鼻子眼兒就少不得煙捲兒，

“老子？滾你媽的！媽！也滾！玉姐兒？滾你媽的小娼婦！老子愛你？滾你的！滾遠些！女人？哈，哈，哈！”

我一口煙把他們全吹跑了——吹上天，吹落地，不與老子相干。

話可說回來了。咱小獅子就這麼沒出息不成！瞧我的！我天天把銅子兒攢了下來，攢滿了一元錢，有本錢啦，就租車拉。我這人嗎，拉車倒合式。拉車的得跑得快，拿得穩，收得住，放得開，別一顛一拐的，我就有這套兒本領。頭一天就拉四元多



錢。往後我就拉車啦。

拉車可也不是積拾差使。咱們也是血肉做的人，就是牛馬也有乏的時候兒，一天拉下來能不累嗎？有時拉狠了，簡直累得腿都提不起。巡警的棍子老攔在脊梁蓋兒上，再說，成天的在汽車縫裏鑽——說着玩兒的呢！拉來的錢只夠我自家兒用。現在什麼都貴呀！又不能每天拉，頂強也只隔一天拉一天，要不然，咱們又不是鐵鑄的怎麼能不拉死哇。我在狄思威路河沿子那兒租了間亭子間，每月要六元錢，那屋子纔鋪得下一張牀一隻桌子。你說貴也不貴？

房東太太姓張，倒是個好心眼兒的小老婆兒，老夫妻倆全五十多了，男的在公館拉包車，也沒兒女，真勤苦，還帶着老花眼鏡兒幹活哪。她就有點兒悻晦，縫一針念一句兒佛，把我當兒子，老跑到我屋子裏來一邊縫着破了，一邊嘮叨；乏了，索性拿眼鏡往腦門上一攔，顛來倒去鬧那麼些老話兒：



“可憐兒的沒娘崽子，自幼兒就得受苦。你沒娘，我沒孩子，頭髮也白了，還得老眼昏花的幹活兒……阿彌陀佛！前生沒修呵！孩子，我瞧你怎麼心裏邊兒老拴着疙瘩，從不痛快的笑一陣子？悶吃糊睡好上臆哪。多嚕娶個媳婦生了孩子，也省得老來受艱窮……阿彌陀佛！”她說着說着說到自家兒身上去了。“我歸了西天不知誰給買棺材呢。前生沒修，今生受苦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抹鼻涕揩眼淚的念起佛來啦。這份兒好意我可不敢領！可是她待我真好，我一回來就把茶水備下了。我見了她，老想起媽。

張老頭兒也有趣兒，他時常回來，也叫我孩子。我要叫他一聲大叔，他一高興，管多喝三盅白干兒。他愛吹嘴，白干兒一下肚，這牛皮可就扯大啦。那當兒已是三月了，咱們坐在河沿子那兒，抽着煙捲聽他吹，他說有個劉老爺時常到他主子家裏去，那個劉老爺有三家絲廠，二家火柴廠，家產



少說些也是幾千萬，家裏的園子比紫禁城還要大，奴才男的女的合起來一個個數不清，住半年也不能全認清，扶梯，臺階都是大理石的，叉巴子也是金的，連小姐太太們穿的高跟兒鞋也是銀打的呢。他媽的。再說下去，他真許說玉皇大帝是他的外甥呢！誰信他，天下有穿銀鞋兒的？反正是當山海經聽着玩兒罷了。

咱們那一溜兒住的多半是拉車的，做工的，碼頭上搬東西的，推小車的，和我合得上。咱們都賺不多錢，娶不起媳婦，一回家，人是累極了，又沒什麼樂的，全聚到茶館裏去。茶館裏有酒喝，有熱鬧瞧，押寶牌九全套兒都有，不遠兒還有塊空地，走江湖的全來那兒賣錢。有一夥唱花鼓的，裏邊兒有個小媳婦子，咱們老去聽她的蕩湖船。

“哎哎呀，伸手摸到姐兒那東西呀！”

姐兒的東西好像三角田——

噠咯龍噠噲……



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

一梭兩頭尖，

鬍子兩邊分……”

哈！夠味兒哪！我聽了她就得回到茶館裏去喝酒，抓了老闆娘串蕩湖船。喝的楞子眼了，就一窩風趕到釘棚裏去。釘棚裏的娼婦可真是活受罪哪！全活不上三十歲。又沒好的客來，左右總是咱們沒媳婦的窮光蛋。咱們身子生得結實，一股子狠勁兒胡頂亂來，也不管人家死活，這麼着可苦了她們啦。眼睛擠箍着真想睡了，還抽着煙捲讓人家爬在身上，臉搽得像猴子屁股，可又瘦得像鬼，有氣沒力的哼着浪語，明明淚珠兒掛在腮幫兒上，可還得含着笑勁兒，不敢嚷疼。啊，慘哪！有一遭兒，咱們四個人全挑上了一個小娼婦。他是新來的，還像人，腿是腿，胳膊是胳膊，身上的皮肉也豐澤。那天纔是第一天接客呢！好一塊肥肉！咱們四個全挑上了。他媽的，輪着來！咱們都醉了，輪到我時，我一



跳上去，她一閉眼兒，手抓住了牀柱子，咬着牙兒，淚珠兒直吊，臉也青啦。我酒也醒了，興致也給打回去了。往後我足有十多天不上那兒去。張老婆兒嘮叨嘮叨，成天的嘮叨，叫我省着些兒，逛釘棚，不如娶個媳婦子。可是，咱們一天拉下來，第二天憩着，兜兒裏有的是錢，是春天，貓兒還要叫春呢，咱們不樂一下子，這活兒還過得下去嗎？咱們也是人哪！過了不久，我真的耐不住了，又去喝酒逛釘棚啦。一到茶館裏，一天的累也忘了，什麼都忘了，樂咱們的！

天漸漸兒的又熱了。娘兒們的衣服一天薄似一天，胳膊腿全露出來哩；冰淇淋鋪子越來越多，曬老虎黃西瓜的也來了。苦了咱們拉車的，也樂了咱們拉車的。坐車的多了，一天能多拉一元多錢——有錢的不拿一元錢當一回事兒，咱們可得拿命去換，得跑死人哪！老頭兒沒底氣，跑着的時候兒還不怎麼，跑到了，乍一放，一口氣喘不過來就



完啦。狗兒也只有躺在胡同裏喘氣的份兒，咱們還拉着車跑，坐車的還嚷大熱毒日頭裏，不快點兒拉。柏油路全化了，踐上去一脚一個印就像踐在滾油上面，直疼到心裏邊兒——你說呀，咱們就像在熱鍋子裏爬的蟹呢！有一次我拉着一個學生模樣的從江灣路往外灘花園跑。纔跑到持志大學那兒，咱已跑得一嘴的黏涎子，心口上像燒着一堆乾劈柴，把嗓子燒得一點點往外裂。腦袋上蓋着塊濕毛巾，裏邊兒還哄哄的不知在鬧什麼新鮮玩藝兒，太陽直烘在背上，烤火似的，汗珠子就像雨點兒似的直冒，從腦門往下掛，蓋住了眉毛，流進了嘴犄角兒，全身像浸在鹽水裏邊兒。我是硬漢子；我一聲不言語，咬緊牙拚命拉。八毛錢哪！今天不用再拉了。坐車的那小子真他媽的大爺氣，我知道他趕着往公園裏去管沒正經的幹，他在車上一個勁兒頓着足催。我先不理他。往後他索性說。“再不快拉，大爺不給錢！”成！老子瞧你的！不給？老子不撻



你這囚攬的？我把車杠子往地下猛的一扔，往旁一跳，躲開了，他往前一撲，從車裏掀出來，跌多遠。那小子跳起身來——你猜他怎麼着？他先瞧衣服！

“老子不拉了。給錢！”我先說。

他一瞪眼——這小子多機靈，他四圍一望半個巡警也沒，只有幾個穿短褂兒的站在一旁咧着嘴笑，那神兒可不對眼兒，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是打悶棍的，說道：“跌了大爺還要錢？”回身就走。我能讓他跑了嗎？我趕上去一把扯住他。他沒法兒，惡狠狠的瞪着我從褲兜兒裏掏出錢來往地上一扔，我纔放他走了。那天我真高興，像封了大元帥，一肚皮的氣也沒了。摔那小子一交，哈哈！

我回到家裏，洗了澡，就手兒把衣服也洗淨搓乾了，擱在窗外。張老婆兒又進來了，我知道她管累贅，逃了出來。張老頭兒正坐在河沿子那兒吹嘴，我檢一塊小石子往他禿腦袋上扔。他呀了一聲兒回過頭來一瞧是我，就笑開啦。笑得多得味兒！

“扔大叔的腦袋？淘氣！孩子，這一石子倒打得有準兒！”

“我的一手兒槍打得還要有準兒呢！他媽的，多嚙找幾個有錢的娘兒們當靶子。”

“好小子，你是說當那個靶子，還是說當這個靶子？哈哈！”這老傢伙又喝的楞子眼了。“你這小子當保鏢的倒合式。”

“你大叔提拔我纔行哪。要不然。我就老把你這腦袋當靶子。”

他一聽叫他大叔，就是一盅。“成！你大叔給你薦個生意比打死個人還不費力呢！多嚙我薦你到劉公館去當保鏢的——啊，想起來了，劉公館那個五姨太太頂愛結實的小夥子……”他又吹開了。

那天真熱！要住在屋子裏邊兒，人就算是蒸籠裏邊兒的餛飩哩。河沿子那兒有風吹着涼快，張老頭兒吃了飯再談一回兒纔走，我也不想回到屋子裏去，抽着煙坐在鐵欄欄上面說閒話兒。坐到十二



點多，風吹着脊梁蓋兒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索性縮在水門汀上睡了。我正像得香甜，朦朦糊糊的像到了家，媽在哭，抽抽噎噎怪傷心的。哭聲越來越清楚，咚的一聲，我一睜眼，大月亮正和高煙囪貼了個好燒餅，一個巡警站在橋下打盹兒。原來做了個夢。他媽的半夜三更鬼哭！腦袋一沉，迷迷忽忽的又睡去了。

第二天傍晚兒咱們在乘涼時，啊，他媽的，一隻稻草船的夥計一篙下去，鐵鈎扯上個人來！我死人見多了，咱們家那兒一句話說岔了，就得拔出刀子殺人，可沒見過跳河死的。怕人哪！那兒還像十個月生下來的人？肚皮兒有水缸那麼大，鼻子平了，胳膊像小提桶，扎一刀能淌一面盆水似的。我細細兒一瞧原來就是釘棚裏那個新來的小娼婦。她死了還睜着眼呢！天下還有比咱們拉車的更苦的！我回到屋子裏去時，張老婆兒說道：“阿彌陀佛，前生沒修呵！今生做娼婦。”接着做了幾晚上的

夢，老見着這麼個頭腫腦漲的屍身。這麼一來我真有三個多禮拜不去看花鼓戲——看了又得往釘棚跑呀！往後漸漸兒的到了冬天，興致也沒了，纔不去了。

冬天可又是要咱們拉車的性命的時候兒。我先以為冬天成天的跑不會受冷，至不濟也比熱天強。他媽的，咱們拉車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一天是舒泰的。北風直吹着臉，冷且別說它，坐車的愛把篷扯上來，順着風兒還好，逆着風兒，那腿上的青筋全得綳在皮肉上面，小疙瘩似的。上橋可真得拚命哪！風兒括得呼呼的打唿哨，店鋪的招牌也給吹得打架，吹飛頂帽子像吹灰，可是咱們得兜着一篷風往橋上拉，身子差一釘點貼着地，那車輪子還像生了根。一不留神把風咽了口下去，像是吞了把刀子，從嗓子到腸子給一劈兩半。下雪片兒，咱們的命一半算是在閻王老子手裏！下小雪也不好受，夾着雨絲兒直往脖子裏鑽，碰着皮肉就熱化成條



小河，順着脊梁往下流；下大雪嗎，你得把車輪子在那兒劃上兩條溝，一步兒刻兩朵花纔拉得動。就算是鸞晴的藍天吧，道兒上一溜兒冰，一步一個毛兒跟頭，不摔死，也折腿。可是咱們還得拉——不拉活不了呀！咱們的活兒就像舉千斤石賣錢，放下活不了，不放下多嚙總得給壓扁。今兒說不了明兒的事！我拉了兩年車，窮人的苦我全嘗遍了，老天爺又叫我瞧瞧富人的活兒啦。張老頭兒跑來說道：“孩子，快給大叔叩頭。可不是？我早就說薦個人不費什麼力！劉老爺上禮拜接着收到四封信要五十萬，急着雇保鏢。我給你說了，一說就成！你瞧，大叔沒吹嘴不是？明兒別去拉車，大叔來帶你去。孩子！哈哈，大叔沒吹嘴不是？”他說着又樂開了。我一把扯着他到同福園去。

第二天我紮緊了褲腳，穿了對襟短褂兒，心裏想着劉老爺不知是怎麼個英雄好漢，會有這麼多家產。吃了飯張老頭兒來了，我把褲腳再紮一紮，



纔跟他走。劉公館在靜安寺路，離大華飯店不遠兒。他媽的，可真是大模大樣的大公館，那鐵門就有城門那麼高，那麼大。張老頭兒一進門就談開啦。他指着那個管門的巡警跟我說：“這是韓大哥。”我一聽他的口音是老鄉，咱們就談上了。號房先去回了管家的，纔帶着我進去。裏邊是一大片草地，那邊兒還有條河，再望過去是密密的一片樹林，後邊有座假山，左手那邊是座小洋房，只瞧得見半個紅屋頂，這邊是座大洋房。這模樣兒要沒了那兩座屋子，倒像咱們家那兒山根。我走進一看那屋子前面四支大柱子，還有那一人高的闊階沿，雲堆的似的，他媽的，張老頭兒沒吹，站在上面像在冰上面溜，真是大理石的！左拐右彎的到了管家的那兒，管家的帶了我去見老爺。他媽的，真麻煩！他叫我站在門外，先進去了。再出來叫我進去。真是王宮哪！地上鋪着一寸多厚的氈子，踐在上面像踩棉花。屋子裏邊放着的，除了桌子椅子，我一件也



認不得。那個老爺穿着黑西裝，大概有五十左右，光腦門，腦杓稀稀拉拉的有幾根髮，梳得挺光滑的，那腦袋嗎，說句笑話兒，是汽油燈；大肚皮，大鼻子，大嘴，大眼兒，大咧咧的塑在那兒，抽雪茄煙。我可瞧不出他那一根骨頭比我貴。我打量他，他也打量我，還問我許多話。跟管家的點一點腦袋，管家的帶我出來了。

到了號房，張老頭兒伴着我到處去瞧瞧。車棚裏一順兒大的小的放着五輛汽車。我瞧着就嚇了一跳。穿過樹林，是座園子，遠遠兒的有個姑娘和一個小子在那兒。那個姑娘穿着件袍兒不像袍兒，掛兒不像掛兒的絨衣服，上面露着胸脯兒，下面磕膝蓋兒，胳膊卻藏在緊袖子裏，手也藏在白手套裏，穿着菲薄的絲襪子，可又連脚背帶小腿繫着裹腿似的套子。頭髮像夜叉，眉毛是兩條線，中國人不能算，洋鬼子又沒黃頭髮。張老頭兒忙跑上去賠笑道：“小姐少爺回來了？這小子是我薦來的保鏢，

今天纔來，我帶他來瞧瞧，”他說着跟我擠擠眼。他是叫我上去招呼一聲。我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可不願意趕着有錢的拍！咱小獅子是那種人？瞧着那個小子的模樣兒我就不高興，臉擦得和姑娘一樣白，髮兒像鏡子，怯生生的身子——兔兒爺似的，他媽的！他們只瞧了我一眼，也沒說什麼。咱們兜了個圈子也就回來了。那天晚上我睡在號房裏，鋪蓋捲兒也是現成的。

除了我，還有個保鏢的，是湖南人，叫彭祖勳，倒也是條漢子。咱們兩個，替換着跟主子出去。我還記得是第三天，我跟着五姨太太出去了一遭兒回來。纔算雇定了。那五姨太太嗎，是個娼婦模樣兒的小媳婦子，那臉瓜子望上去紅黃藍白黑都全，領子挺高挺硬，脖子不能轉，腦袋也不能隨意歪。瞧着頂多不過二十五歲，卻嫁個禿腦袋的——古話兒說嫦娥愛少年，現在可是嫦娥愛財神爺！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媽的！那天我跟着她從先施公司回



來，離家還有半里來地兒，軋斯林完了。五姨太太想坐黃包車回去。我說：“別！我來把車推回家。”

“你獨自個兒推得動嗎？”那小娼婦門縫裏瞧人，把人都瞧扁了，開車的也說還多叫幾個人。我喝一聲兒：“別！”收緊褲帶，兩條胳膊推住車，讓他們上了車，我渾身一攢勁，兩條腿往地上一點，腰板一挺，全身粗筋和栗子肉都蹿了起來，拍的一來，胸前的扣兒漲飛了兩顆，一擡腿往前邁了一步。那車可動啦。一動就不費力了！我一路吆喝着，推着飛跑，來往的人都站住了瞧，跟了一夥兒瞧熱鬧的，還有人扯長怪嗓子叫好。到了家，我一站直，那小娼婦正在汽車後面那塊玻璃裏邊瞧着我，老鄉和兩個號房，還有老彭都站在那兒看。老彭喝了聲：“好小子！”

“你索性給推到車棚裏去吧！”小姐原來剛從學校裏回來，也跟在咱們後邊兒，我倒沒瞧見她。

“這小子兩條胳膊簡直是鐵打的！”五姨太太



跳下車來瞧着我。媽的，浪貨！

“成！”我真的又想推了。咱老鄉笑着說道：“好小子，姑娘跟你說着玩兒的！”

“說着玩兒的？”他媽的，咱小獅子是給你打哈哈的？小姐問我叫什麼。我也不理她，回到號房裏去了。

“還是彎巴子哪！五姨，咱們跟爹說去，好歹留下這小子。”

這麼着。我就在那兒當保鏢的了；成天的沒什麼事做，單跟着主子坐汽車，光是工錢每個月也有五十元。只在第八天傍晚兒出了一遭兒岔子。我把老爺從廠裏接回來，纔到白利南路，你知道那條路夠多冷僻，巡警也沒一個，已是上燈的時候哪，路旁只見一株株塗了白漆的樹根，猛的竄出來四五個穿短褂袴的想攔車，開車的一急就往前衝，碰的一槍車輪炸了。車往左一歪，我一機靈，掏出手槍開了車門，跳了下來，蹲在車輪後面，車前兩支燈



多亮，我瞧得見他們，他們瞧不見我。我打了一槍沒中。他們往後一躲，嚷了聲：“有狗，”碰的回了一槍打碎了車門上的厚玻璃，碎片兒濺在我的臉上，血淌下來，我也不管，這回我把槍架在胳膊上，瞧準了就是一槍。一個小子往後一撲，別的扶着跑了，嘴裏還大聲兒的嚷：“好狗！打大爺！”第二天賞了我二百元錢，我拿着錢不知怎麼的想起了那個小子的話：“有狗！”他媽的，老子真是狗嗎！可是綁票的還沒死了這條心，隔了不上一禮拜，五姨太太給綁去了。老彭忘了帶槍——是他跟着去的，赤手空拳和人家揪，給打了三槍。五姨太太算出了八萬錢贖了回來，那娼婦真不要臉，回來時還打扮的挺花梢的，誰知道她在強盜窩裏吃了虧不會？可是老爺，他情願出這麼多錢的忘八！老彭在醫院裏跑出來，只剩了一條胳膊，老爺一聲兒不言語，給了五十元錢叫走，就算養老彭一輩子，吃一口兒白飯，也化不了他多少錢，他卻情願每年十萬百萬的讓



姨太太化，不願養個男兒漢。我真不知道他按的什麼心眼兒！還有那個老太太，我也不知還比張老太婆兒多了些什麼，成天在家裏坐着，還天天吃人參什麼的，三個老媽子服侍她一個；張老太婆兒可還得擠箍着老花眼縫破了。都是生鼻子眼兒的，就差得這麼遠！

他們和咱們窮人真是兩樣的，心眼兒也不同，咱們成天忙吃的穿的，他們可活得不耐煩了，沒正經的幹，成天的忙着鬧新鮮玩藝兒還忙不過來。看電影哪，拍照哪，上大華飯店哪，交朋友哪，開會哪，聽書哪——玩藝兒多着哪。那小姐嗎，她一張臉一個身子就夠忙。臉上的一顆痣我就弄不清楚，天天搬場，今兒在鼻子旁，明兒到下巴去了，後兒又跑到酒渦兒裏邊兒去了，一回兒，嘴犄角那兒又多了一顆了。衣服真多，一回兒穿這件，一回兒穿那件，那式樣全是千奇百怪的，張老頭兒真的沒扯牛，有一次她上大華飯店去，真的穿了雙銀的高跟



兒皮鞋。老鄉說她的襪子全得二十五元一雙呢。咱們拉車的得拉十天哪！少爺也是這麼的，今兒長掛兒，明兒西裝——還做詩呢！

咱們見下雪了就害怕。他們見下雪了就樂。拿着雪扔人。我走過去，冷不防的一下扔了我一臉。我回頭一看，那小姐穿得雪人似的，白絨衫，白絨帽，還在抓雪想扔我。拿老子取樂兒？我也抓了一團雪一幌，她一躲，我瞧準了扔過去，正打中脖子。少爺和五姨太太全在一傍拍手笑開了。他們三個戰我一個，我真氣。我使勁的扔，少爺給趕跑了。五姨太太跌在地上，瞧着笑暈了，兀自爬不起來。我抓了雪就趕小姐，她往假山那邊兒跑，我打這邊兒兜過去。在拐角上我等着，她跑過來撞在我懷裏，倒在我胳膊上笑。我的心猛的一跳。她老拿男子開玩笑，今兒愛這個，明兒愛那個，沒準兒，現在可挑上了我。少爺也是那麼的，他愛着的姑娘多着哪，荷包裏有的是錢，誰不依他。玩兒的呀！可是咱小



獅子是給你開玩笑的？我一綳臉，一縮胳膊，讓她直撇撇的倒在地上。走我的！她自己爬了起來，討了沒趣兒，乾瞪眼。

這還不新奇。有天晚上我在園子裏踱。月亮像圓鏡子，星星——像什麼？猛的想起來了，玉姐兒的眼珠子！我的心像給膠蒙住了，在小河那邊猛孤丁的站住了，楞磕磕的發怔。山兜兒的那邊兒有誰在說話。我一聽是少爺的聲氣：

“青色的月光的水流着，

啊啊山兜是水族館……”

那小子獨自個兒在鬧什麼？我剛在納罕，又來了一陣笑聲，還夾着句：“去你的吧！”是五姨太太！好傢伙！猛的天羅地網似的來了一大嚙嚙，架也架不開，是那小娼婦的紗袍兒，接着不知什麼勞什子衝着我飛來，我一伸手接住了，衝着臉又飛來一隻青蝴蝶似的東西，我纔一擡手，已搭拉在臉上了，蒙着眼，月亮也透着墨不溜湫的，扯下來一看，媽

的，一隻高跟皮鞋，一雙絲襪子！拿小娼婦的襪子望人家臉上扔，好小子！

“袒裸的你是人魚，
啊啊你的游泳……”

什麼都扔過來了！

“嘻——呀！……”

在喘氣啦！睡姨娘，真有他的！可是不相干，反正是玩兒的！他們什麼都是玩兒的：吃飯是玩兒的，穿衣服是玩兒的，睡覺是玩兒的……有錢，不玩兒樂又怎麼着？又不用擔愁。一家子誰不是玩兒樂的？小姐，少爺，姨太太，老太太都是玩兒過活的，不單玩玩就算了，還玩出新鮮的來呢！沒早晚。也沒春夏秋冬。夏天屋子裏不用開風扇，一股冷氣，晚上到花園去，冬天嗎，生爐子，那爐子也怪，不用生火，自家兒會暖。他們的冷暖是跟市上的東西走的，賣西瓜冰淇淋了，坐蓬車，賣柿子，賣栗子了，坐跑車，賣雞呀鴨的吃暖鍋了坐轎車。咱們成

年的忙活兒，他們成年的忙玩兒。那老爺嗎，他賺錢的法兒我真猜不透。廠裏一禮拜只去一遭兒，我也不見他幹什麼別人不會幹的事，抽抽雪茄，錢就來了。他忙什麼？忙着看戲，玩姑娘哪！他這麼個老頭兒自有女人會愛他，全是天仙似的，又年青，又漂亮，卻情情願願的伴着他。家裏五個姨太太，外面不知有多少，全偷野老兒，自家兒綠頭巾戴的多高，可滿不在乎的。有個拍電影的段小姐真是狐精。他頂愛她。一禮拜總有兩次從天通庵路拍電影的地方接到旅館裏去。她身上的衣服，珠項圈……什麼不是他給的呀！說穿了她也還不是娼婦？釘棚裏的娼婦可多麼苦？還有這麼樂的，我真想不到。少爺也看上了她了。那天我跟他到段小姐家裏，他掏出匯鑽戒叫我進去給她，說老爺在外面等着。那小娼婦——你沒有瞧見呢！露着白胳膊，白腿，領子直開到腰下，別提胸脯兒，連奶子也露了點兒。她進了汽車，一見是少爺，也沒說什麼話。車直開



到虹橋路，他們在一塊草地上坐下了，我給他們望風。那草軟軟兒的像毛巾，什麼事不能幹哪！他們爺兒倆真是一對兒，大家滿不在乎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誰也不管誰。別說管兒子，那小娼婦看上我身子結實，要他吩咐我去伴她一晚上，他也答應哩。那小娼婦拿身子賣錢，倒玩起我來啦。可是牛不喝水強按頭，他叫我去我不能不去。我存心給她沒趣兒，誰知道，媽的，她真是狐精！那時正是熱天。她穿的衣服，渾身發銀光，水紅的高跟兒緞鞋，鞋口上一朵大白綢花兒，紫眼皮兒一溜，含着笑勁兒，跟我說話兒。我口渴，喝了一杯洋酒。這一來可糟了！她往我身上一坐，一股子熱嘟嘟的香味兒直冒。我滿想不理她，可是那酒就怪，喝了下去，熱勁兒從我腿那兒直冒上來，她回過頭來說道：“別裝正經，耍個嘴兒呀！”她攢着嘴脣迎上來。好個騷狐精，這嬌模樣兒就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媽的吞了我！她的奶子尖兒硬啦。像要刺破薄綢袍兒挺出來



似的，我一擄，把她的袍子從領子直擄下去——什麼看不見呀！媽的，浪上人的火來了。冷不防的她跳起來，逃開了，咬着牙兒笑。我一追，她就繞着桌子跑。死促狹的小娼婦，浪上人的火來，又逃着逗人？我跑又不能跑，她還在那兒笑着說道：“一般急得這個樣兒，還裝正經！”我急了托地一躡，從桌子這邊兒跳到那邊兒，……他們連這件事也能鬧許多玩藝兒。那小媳婦子胸脯兒多厚，我一條胳膊還摟不過來，皮肉又滑又白，像白緞子，腿有勁，夠味兒的！我鬧得渾身沒勁，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睡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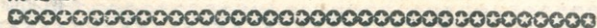
半晚上我猛的醒回來，一擄手正碰着她。月光正照在牀上，牀也青了，她像躺在草上的白羊，正睡得香甜。不知怎麼的我想起了跳河死的那個小娼婦，就像睡在我旁邊似的。我趕忙跳起來，往外跑，猛想起沒穿衣服，趕回來找衣服，一脚踩在高跟鞋上面，險些兒摔了個毛兒跟頭。他媽的，真有



鬼！衣服什麼的全扔在地上，我檢了自家穿的，剛穿好，她一翻身，像怕鬼趕來似的，我一氣兒跑了回來。往後我見了她，她一笑，我就害怕。咱小獅子怕她！我自家兒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兒事。

我在那兒當了一年半保鏢的，他們的活兒我真瞧不上眼。我有時到張老頭兒家裏去，瞧瞧他們，回來再瞧瞧老爺少爺，晚上別想睡覺。不能比！瞧了那邊兒不瞧這邊兒，不知道那邊兒多麼苦，這邊兒多麼樂。瞧了可得氣炸了肚子！誰是天生的貴種？誰是賤種？誰也不強似誰！幹嗎兒咱們得受這麼些苦？有錢的全是昧天良的囚攘。張老頭兒，他在主子家裏拉了十多年，小心勤苦，又沒短兒給他們捉住了，現在他主子發財了，就不用他了。這半年他嘴也不吹了，我去瞧他時，他總是垂頭喪氣的坐在家裏。他這麼老了，還能做什麼事？我去一遭兒總把幾個錢給他。他收了錢，就弔淚：“多謝你，孩子！”他們兩老夫妻就靠這點子錢過活，張老婆

兒晚上還幹活兒呢，一支眼瞎了！可憐哪。有一次我到那兒去，張老頭兒病在牀上，張老婆兒一邊兒念佛，一邊兒幹活。她跟我說道：“孩子哇！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咱們窮人一年比一年苦。又不能吃土。現在日子可不容易過哪！前兒住在前樓的一家子夫妻倆帶着三個孩子，男的給工廠裏開除了，閒在家裏。孩子們餓急了，哭着嚷，那男的一刀子通了那個大孩子的肚子，阿彌陀佛，腸子漏了，血直冒。女的趕上去搶刀，他一回手道：“你也去了吧，”劈了她半隻腦袋。等他抹回頭往自家兒肚子撩，阿彌陀佛，那女的眼睜着還沒死透，瞧着孩子在哭，丈夫拿刀子扎自家，一急就拚着血身往刀口一撲，阿彌陀佛，半隻腦袋正衝着刀鋒，快着哪，像批蘿蔔似的批下半個腦蓋來！阿彌陀佛！他一瞧這模樣兒痛偏了心，拿着刀子瘋嚷嚷的往外跑，見了穿長掛兒的先生們就剝，末了，阿彌陀佛，把自家兒的心也摘出來了！留下兩個孩子，大的還不到八歲，



小的還在地上爬呢。等人家跑進去，那個小的正爬在地，解開了他媽的扣兒，抓着他媽的奶子，嚷着哭哪！阿彌陀佛……”她那支瞎眼也淌淚。我怎麼聽得下去？腦袋也要炸了！以後我真怕到那兒去。

咱們簡直不如小姐的那支狗哪！媽的，我提起那條白洋狗就有氣。真是狗眼瞧人低，瞧見小姐會人似的站直了，垂着兩條前腿擺尾巴，見了咱們嗎，對你咕咕眼，吆喚了兩聲夾着尾巴跑了。每天得給牠洗澡，吃牛肉，吃洋糖，吃冰淇淋，小姐吃的都有牠的份——媽的，咱們飯也沒吃的呢！我也不管小姐在不在，見了牠就踹。

我做到第二年夏天真做不下去了。小姐老纏着我。我知道她恨我，可又不願意叫我走。她時常逗我，猛的跑來躲在我懷裏，不是說給我趕那支狗，別讓走近來，就說你挾着我回去吧，我脚尖兒跑疼了。我故意不把她放在眼裏。愛女人？我沒那麼傻！壓根兒愛女人就是愛×××××現在要是



玉兒姐來逗我，也許會愛她。除了玉姐兒，我眼裏有誰？你知道她要玩個男子，誰肯不依她？生得俏，老子有錢，誰不願意順着杆兒爬上去？我可是傻心眼兒。咱小獅子頂天立地的男兒漢，給你玩兒樂的？你生得俏，得讓老子玩你，不能讓你玩我。我給你解悶兒嗎？我偏給她個沒趣兒。她恨得我什麼似的。那狗入的小娼婦時常當着大夥兒故意放出主子的架子來嘔我。我可受不了這份罪！這幾個錢我可不希罕。

那天我到張老頭兒那兒去，離吉元當不遠兒，聚着一大堆人，我擠進去看時，只見一個巡警站在那兒，地上躺着個老婆兒，臉全蒙着血，分不清鼻子眼兒，白頭髮也染紅了，那模樣兒瞧着像張老太婆兒。旁邊有兩件破棉襖兒也浸在血裏。我一問知是汽車碰的，當下也沒理會，擠了出來，到張老頭兒家裏。他正躺在牀上。又病了！這回可病得利害，說話兒也氣喘，我問張老太婆兒那兒去了。



“啊，孩子！”他先淌淚。“我病了，她拿着兩件破襖兒去當幾個錢請大夫。去了半天啦，怎麼還不見回？天保佑，瞎了一支眼，摸老瞎似的的東碰西磕別碰了汽車……”

我一想剛纔那個別是她吧，也不再等他說下去，趕出來，一氣兒跑到那兒，大夥兒還沒散，我細細兒的一瞧，可不正是她！我也不敢回去跟張老頭兒說。我怎麼跟他說呢？

我掩着臉跑到家裏。老鄉一把扯住我說：“你到那兒去來着？那兒沒找到？老爺等着使喚你，快去！”我趕忙走進去，半路上碰着了老爺，五姨太太，和小姐。我一瞧那模樣兒知道又要去兜風了。媽的，沒事兒就出去兜風，咱們窮人在汽車縫子裏鑽着忙活兒呢！老爺見了我就大咧咧的道：“你近來越加不懂規矩了，也不問問要使喚你不，覷空兒就跑出去。”滾你媽的；老子不幹。我剛要發作，小姐又說：“呀！我的鞋尖兒踐了這麼些塵土！你給我

拭一拭淨。”

“滾你媽的！”

老爺喝道：“狗奴才，越來越不像樣了。我沒了你就得叫綁票給綁去不成？你馬上給我滾！”

我也喝道：“你罵誰呀？老子……”我上去，一把叉住他，平提起來，一旋身，直扔出去。小姐嚇得腿也軟了，站在那兒挪不動一步兒。我左右開弓給了她兩個耳括子：“你？狗入的娼婦根！想拿我打哈哈？你等着瞧，有你玩兒樂的日子！咱小獅子扎一刀子不嚷疼，扔下腦袋賭錢的男兒漢到你家來做奴才？你有什麼強似我的？就配做主子？你等着瞧……”

誰的胳膊粗，拳頭大，誰是主子。等着瞧，有你們玩兒樂的日子！我連夜走了。

一九三〇，八月，一日。

生活在海上的人們



出去的三十多對船只回來了五隻，

“噯啊，噯啊，噯……呀！

咱們全是窮光蛋哪！

酒店窩子是我家，

大海小洋是我媽。

賒米賒酒，賒布，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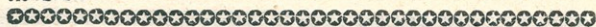
溜來溜去騙姑娘——

管他媽的！滾他媽的！

咱們全是窮光蛋哪！

噯啊，噯啊，噯……呀！”

三百多人這麼唱着去的；唱着回家的只我們三十多個啦。憑空添了幾百沒丈夫的小媳婦沒兒子的老頭兒，老婆兒，沒爹的小兔崽子——天天晚



上聽得到哭聲！恩愛夫妻不到冬，他媽的，翠鳳兒好一朵鮮花兒，青青的年紀就變了寡婦咧！她沒嫁給老蔣的時候兒，本來和我頂親熱的，我也頂愛她的；可是，女人這東西嗎，壓根兒就靠不住，三不知的嫁了老蔣了。兩小口兒一條線兒拴倆螞蚱，好得什麼似的，倒把我生疎了——天知道，我可那裏忘不了她！咱們動身的那天，老蔣還和她沒結沒完的談了半天。她媽的，誰知道呀，老蔣這回兒卻見了海龍王啦。

出岔子的三十多對船全是大腦袋蔡金生的；咱們這兒的船多半是他的。咱們這兒只這麼大一塊地方兒，四面全是海，來回不到八十里地兒。他簡直在那兒封了王。誰敢衝着他出一口大氣兒？公倉是他的，當舖子全是他開的，十八家米店他獨自個兒開了十五家，酒店又多半是他的。咱們三萬多人，曬鹽的，捉魚的，那一個不吃他的，喝他的。他要咱們死，咱們就得死！巡官，緝私營，誰不奉承

他？他家裏還養着二十多個保鏢的，有幾十枝槍呢！那狗入的鄉紳，馮筱珊，村長邵曉村他們也是和他一鼻孔出氣的。他們家裏不說別的，就女人，大的小的，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咱們的姑娘，只要他們看上了，就得讓他們擺佈。誰敢哼一聲兒，回頭就別想做人！媽的馮筱珊那老不死的就是刁鑽古怪的鬼靈精兒，專替他們打主意。媽的這夥兒囚攬的咱們三萬多人沒一個不想吃他的肉！

我回來了五天，沒一天沒人哭到大腦袋家裏去，向他要錢養老。你猜那狗入的怎麼着呀？乾脆把人家摔出來！李福全的媽就給摔傷了腰，躺在家裏，瞪着眼兒乾哼唧。咱們半條性命在自家兒身上，半條性命在海龍王手裏邊兒的替他捉魚，讓他發財，翻了船死了，扔下一大堆老的，小的，他一個大錢也不給，叫咱們心裏邊兒能不把他恨到了極點嗎？咱們還算是好的，還有他們燒鹽的咧。你們知道鹽是怎麼來的呀？有的是燒的，有的是晒的，



一隻蘆蓆編的搽了濕土的大鍋子放在那兒燒，鍋子裏邊兒是海水，燒鹽的光着身子，一個心兒瞧着鍋底，一漏就得讓人家抬着往火裏送，把手裏邊兒的濕土按在那兒了才能出來。你說呀，幹這營生的誰又說得定什麼時候死哪！晒鹽的也要命，一天天的海水，一天天的太陽，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才晒成了這麼二百多斤鹽。他媽的公倉不開——公倉已經好久不開了！這幾天米店不賒賬了，說是沒米啦。他媽的，沒米？那夥兒狗入的吃什麼的呀？左歸右歸還不是要咱們的命罷咧。再這麼過一個月，誰也別想活得了！

可是，也有說他好的人。我的哥子就是一個。咱們倆雖說是一娘養的哥兒，可是我就和他合不上來。他是在大腦袋家裏當聽差的，早就娶了媳婦；我不和他在一塊兒住。那天我跑到他家去，他跟我說道：“老二，你說呀，他媽的那夥兒傢伙，平日吃老爺的，喝老爺的，就不替老爺着想。這回老



爺翻了這許多船，還哭到他家裏去要養老錢。死了不就結了？還要什麼撫卹？今兒石榴皮的媳婦來過了。我說老爺的心眼兒太好，壓根兒就別用理她。”

這話你說我怎麼聽得進去，又要跟他抬槓兒啦。我的嫂子還說道：“那小媳婦子，人不像人，也守寡咧！那天我向她借條裙到前村喝喜酒去，她左推右推，歸根兒還是不肯。今兒做了寡婦，我才痛快呢！”我瞧着她那副高興的模樣兒，那張勢利臉，就一股子氣勁兒往上冒，想給她個鍋貼。人家死了丈夫，她心裏邊兒才痛快呢！我剛要發作，她又說道：“乾脆給我當婊子去就得啦！沒錢守什麼寡？”她冷笑了一聲兒。“死了倒乾淨呢！她也像守寡的嗎？誰希罕她活着？誰又把她當人呀……”

我一股子氣勁兒直冒到腦門，再也耐不住了。
“滾你媽的！誰是人誰又不是人？大腦袋算是人嗎？你這娼婦根也像是人嗎？”我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喝道。



她先怔住了，我氣虎虎的往外走。她跳起來就罵，趕了上來，給老大攔回去了。

“別撒你媽的潑！老大怕你這一套兒；我也怕你嗎？我怕得了誰？”

她一推老大，還想趕上來。

“你來？”我亮出刀子來；我殺人多了。“你來，老子不宰了你！”

那潑辣貨還是拍手頓腳的一個勁兒罵。我也不理她，揣上刀子走我的。那天晚上好月亮，不用摸着黑兒走。我跑到小白菜那兒喝酒去。黃泥螺也在那兒。咱們真的沒地方兒去，不是逛窯子，就是上酒店，總得喝得愣子眼兒的，打架淌了血才回來。有錢鬥紙花，沒錢的時候兒就瞧着人家樂；除了這，叫咱們怎麼過活？錢又不曾從天上掉下來的；咕着眼乾發愁，還不如灌飽了黃湯子，打一陣子，扎一刀子，淌點兒紫血就完咧。

過一回兒，陳海蜇也來了。



“小白菜生得白奶白胸膛，
十字街上開酒坊；
老頭兒現錢現買沒酒吃，
我後生家沒錢喊來嘗。

小老兒肚裏邊氣衝火，
酒壺摔碎酒缸邊；
我年青的時候兒沒錢喝白酒，
如今人老珠黃雞巴不值錢！”

他這麼唱着進來，大夥兒全叫引笑了。他也裂着嘴傻笑。“喂，小白菜，給拿酒來！”他在我們的桌上坐下了。

“嘻，你這人，欠了三千六，今年還沒見過你半個子咧。”小白菜來了，賣俏不像賣俏，半真半假的白着眼兒。“咱們這兒不賒酒給窮小子！”

“老子今兒不單要賒你的酒，還要賒你的窟窿咧！”他樂開了，跟左手那邊兒那個小老兒說道：



“王老頭兒，你說，這話對不對？”

“噯……噯……”王老兒樂得合不上嘴來，一個勁兒噯。

“噯你媽的！還噯呢！誰跟你鹹呀淡的！小白菜快拿酒來！”

“蔡老板說的，你的鹽板早就完了，不能再賒給你。”小白菜回身走了。

“滾他媽的老闆！真的行不行？”

“不行。”

“成！瞧老子的！”他亮出刀來，嚓的聲兒插在桌上。“行不行？”

“你瞧，跟你說着玩兒的，就急得這個模樣兒了！”小白菜趕忙拿出燒酒來，把笑勁兒也拿出來。

陳海蜇一條腿踐在橈上，一口氣兒喝了半杯，往桌上瞪的一拳。“蔡老闆！他媽的，多啗老子不割下他的大腦袋來當酒杯！誰攔得住受那份兒罪！半年不開倉了，米店不賒賬了，連小白菜也扭扭捏捏



的了。臊他媽的，簡直要咱們的命咧。老馬，你說呀，誰又活得了，咱們燒鹽的，晒鹽的先不提，你們捉魚的活得了嗎？你瞧，你瞧這遭兒死了二三百人，扔下一大嚙嚙小媳婦子，小兔崽子，老婆子，老頭子，大腦袋他媽的出過半個子兒沒有？”他一回頭在王老兒肩上打了一下。王老兒往後一坐，差點兒往後跌了個毛兒跟斗。“就說你們莊稼人吧。你們活得了嗎？那媽的邵曉村，鬧什麼沙田捐呀，雞巴捐呀，就差睡姑娘，生兒子沒要捐——他媽的，反正是要咱們的命罷咧。”

“可不是？咱們小百姓準得餓死咧。這年頭兒！我也活了六十多年了，就沒碰見過這種年頭兒！狗急跳牆，人急造反，我老頭兒也想造反咧。”王老兒也拍了下桌子，氣虎虎的，那神兒怪可笑的。

誰又不想造反呀？真是的。

“再這麼過一個月，大夥兒再不造反，他媽的我就獨自個兒幹！老子不希罕這條命！”你瞧那神



兒！說着玩兒的呢！真會一下子造起反來的？

“別說廢話啦，明兒晚上的事兒怎麼了？”黃泥螺問他道。

“成！有四十多人——喂，老馬，你幹不幹？”

我明白準是運私鹽到縣裏去。

“是帶‘私窩兒’上縣裏去嗎？”

“對！”

“幹！殺人放火都幹！我有什麼幹不的！”我把酒杯往桌上一砸，說道：“明兒要再碰着‘灰葉子’，他媽的，咱們就拚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反正是活不了！”

你明白的，灰葉子就是緝私營。他媽的，大腦袋那狗入的，這兒故意按着公倉不開，又不許人家運‘私窩兒’，怪不得縣裏的鹽賣這麼貴，那囚攘的只知道獨自個兒發財，就不管人家。

我喝得舌頭硬擻擻的才跑出來；陳海蜚還在那兒跟小白菜胡鬧，一定要除她的窟窿。



“山歌要唱偷私情，
喝酒要喝紹興陳，
摸奶要摸十八九歲牡丹奶，
親嘴要親彎眉細睛紅嘴唇。

紅嘴唇來白幫腮，
又貪花色又貪財；
貪財那有貪花好？
野花香來夜夜開！”

我嘴裏邊兒這麼哼着往窰子那兒跑。剛拐灣跑進那條太平胡同，只見前面有個穿西裝的小子。我是想到小金花家去的，他媽的，誰知道那小子也在那兒停住了，側過身來敲門。他媽的，果然是邵曉村——我早知道除了邵曉村那傢伙，就沒人穿西裝的。他敲開了門進去了。一回兒門呀的又開啦，出來了大餅張。他嘴裏咕嚕往胡同的那邊兒走去，也沒瞧見我。好小子，給攆出來了！我不高興到



別家去，一回身就走。我可真有點兒喝多了酒，眼珠子也有點兒蒙蒙糊糊的，瞧着前面一顆樹，還當是邵曉村了——媽的，你瞧，那傢伙嘴上養着一朵小鬍鬚，架着眼鏡兒，一張瘦臉瓜子，兩支烏眼珠子在眼鏡兒後邊兒直衝着我啃啾啃啾的轉。滾你媽的！我一刀子扎去，正扎在他臉上。他嚷也不嚷一聲兒。我的刀子雪亮的在黑兒裏邊兒哆嚟，那裏有什麼邵曉村呀！

我拔了刀子沿着海灘往家走。大月亮正在腦袋上面，照在海上直照幾里遠。遠遠兒有幾隻刁船在那兒，桅杆就像是個高個兒的瘦子，瘦影子在水面一幌一幌的像蛇。浪花兒儘往沙上冒，嘩嘩的吐白沫兒。月亮在我的後邊兒，影子在我的前面；月亮跟着我，我跟着影子——嘻，媽的，你瞧她老比我快一步兒！一拐灣，我轉到山根那邊兒，只見一個影子一閃，咚的一聲兒。是誰跳了海啦！多半是死了兒子的老婆兒。我一扔掛子，一聳身往漩渦那



兒鑽去。我抓住了那傢伙的髮兒，扯了上來。是翠鳳兒！我讓她平躺在沙灘上面；她的衣服全濕透了，平躺在那兒，一動不動的。我往她身上一陣按，她那軟軟兒的身子——我按着按着，她給我按得胸脯兒一高一低的，氣越喘越急，腮幫兒也紅啦，我自家兒可按得心裏邊兒有點兒糊糊塗塗的啦。還好沒喝多水，她哇的一聲兒醒過來了。她坐起身來，望了望我，哭起來啦，哭得抽抽咽咽的。她媽的，你哭你的，可教我怎麼着呀？陪着你哭不成？我站在一旁愣磕磕的瞧她哭。她媽的，一個濕身子，衣服全貼在身上——我有點兒愛她呢！我本來是愛她的，嫁了老蔣，才不好意思愛她了。老蔣，那傢伙，把個花朵兒似的媳婦扔在家裏，自家兒到龍王宮裏去樂他的！我真捨不得讓她哭，可是也沒法兒。她哭了一回兒，站起來，一邊哭，一邊走，把我扔在那兒。我跟了上去。

“翠鳳兒，我送你回家吧？”



她不做聲，我也不言語，陪着她往回裏走。那道兒真遠，走了半天還沒走了一半。她哭着哭着也不哭了。我傍着她走，越走越愛她，越走心裏邊兒越糊塗。

“月子彎彎照九州，
我陪着你在山道兒上走，
看到你胸前奶子兀兀抖，
我馬兒不由心難收……”

我瞧了瞧她。她低下腦袋笑。

“誰教你救我的呀？我自家願意死，干你嗎事！”

“鮮花兒掉在水裏，我怎麼捨得……”

“呸！”她忍着半截笑勁兒啐我道。

“翠鳳兒，你的衫子全濕透了，你瞧！”我往她胸脯兒上按。

“呸，別缺德了……”

我抱住了她……滾他媽的老蔣，我可管不了



這麼多！你瞧，我捉住了一條美人魚！

我回家的時候兒日頭剛冒嘴，一覺直睡到晚上，好香甜。醒來時已經不早了。我揣着刀子，先到船上去守着。我躲在艙裏邊，探出半個腦袋來瞧着。今兒晚上有風，海在發氣啦。霧也夠大的。好天氣！連‘私窩兒’，就要這麼的天氣。好一回他們才悄沒聲的挑着鹽包來了。陳海蜚腦門上綁了條布，碰了‘灰葉子’，給打破的。

咱們一夥兒十多隻小船開了出去。陳海蜚，麻子和我在一條船上。我是划船的。浪多高，大山小山。咱們一回兒上山，一回兒下山。我划船的本事就大，只一槳，就到山頂上去啦。海裏邊只聽見浪聲；浪花兒一個接着一個，黑壓壓的儘掃過來。

猛的麻子悄悄兒的說道：“緝私船來啦！留神！”

那邊兒霧裏邊兒有一隻桅燈正在向這邊兒駛來。他們多半是聽見了咱們的打槳聲。有人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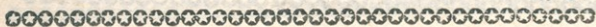


喝道：“誰呀！停下來！”接着就是碰的一聲槍！幸虧今兒晚上霧大，他們還瞧不見我們的船。

“別做聲！”陳海蜚悄悄兒喝道，亮出了刀子，望着那隻鬼鬼啾啾的桅燈。

我攢一股子勁，身子往後一倒，又往前一撲，打了兩槳，往斜裏躡出了三丈多遠，又往前駛去。浪花兒嘩啦嘩啦的濺到船裏來；我們在緝私船的前面了，還有十多隻船全跟在我們後邊兒。

我們走了半里路，只聽得後面碰碰的兩槍，有誰喝了聲兒：“停住！”我們往後一看，只見隔一丈路有一隻船，頂後面的幾隻看不清了，不知誰給攔住啦。到了縣裏，我們從後山上岸，排小道兒走到石橋鎮去，悄沒聲的走。離石橋鎮沒多遠，一邊是田，一邊是河，田裏邊兒猛的躡出一張狗腦袋來，叫了一聲兒。黃泥螺撲上去，一把抓住那狗嘴，只見刀光一閃，連人帶狗滾在田裏邊，也沒聽見一聲兒叫。黃泥螺再跑出來時，渾身是泥。我們從田裏



抄過去，悄悄兒的各走各的，摸着黑兒跑到黑胡同裏，敲開人家的門做買賣。

只一晚上，我們帶去的‘私窩兒’全完了。

早上，天沒亮透，我們分着幾夥兒回到船裏，搖着船往家裏走。錢在咱們荷包裏邊兒噹啷噹啷的響，‘打牙牌’，‘十八摸’也從咱們的嘴裏邊兒往外飛。得樂他媽的幾天哩！到了家，一納頭便睡。晚上我買了一匣香粉，一瓶油，到翠鳳兒家裏去。她頭也沒梳，粉也沒擦，見了我有點兒難爲情。她說昨兒晚上抓住了一隻船，三個人，石碌礮也在裏邊兒，船給鋸斷了，人今兒在遊街。她知道我昨兒晚上也在那兒幹這勾當，便說道：

“你也得小心哪！”

“管他呢！我怕誰？”

“你累不累？”

“我不累，可是厭了……”

“厭了什麼呀！”



“搖船搖厭了，想換個新鮮的。我想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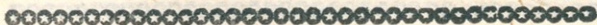
.....

他媽的，我推車的本領真大，從地上直推到牀上。她說我像牛。我真像牛，像牛在推車，車在鋪子上，牛也在鋪子上。你說怪不怪？末了。車一個勁兒的哼唧，牛也只會喘氣。累也忘了，愁也忘了！

接着五六天，白天睡覺，晚上當牛。錢又完啦！我到老大那兒去借錢。剛走到上莊，還沒到大腦袋家，遠遠兒的瞧見一大夥人在那兒笑着鬧。老大還站在門口那兒，指手劃腳的罵道：“滾你媽的，沒天良的狗子們！老爺沒向你們要船，你們倒向老爺要起人來啦！還有王法嗎？前兒搶了米店，今兒索性鬧到這裏來了！”

我一瞧就知道是那夥兒死了丈夫，沒了兒子的。他媽的，你瞧，咱們老大那神兒！狗奴才！還向他借錢嗎？我可不幹！

大夥兒鬧起來了。



有人拿石子往老大身上扔。

“衝進去！”有人這麼嚷道。

門開啦，搶出二十多個小子來，拿着槍就趕。大夥兒往外退，擠倒了好幾個孩子，給踐在脚下。一片哭聲！我拿起脚下的一塊大石頭扔過去，正扔在老大腦杓上。他往前面倒。他媽的，老子回頭不撈你百兒八十個透明窟窿！狗入的！我管你是誰！

我可不能再往下瞧，再瞧下去腦門也得氣炸啦。我跑到小白菜那兒喝酒去。麻子，黃泥螺都在那兒。咱們好幾天沒碰着了。你一杯，我一杯的儘灌。

“老馬，昨兒大支山又搶了一家米店，真的要反哩。”麻子說道。

“不造反怎麼呀？我趕明兒把家裏的馬刀拿出來殺人去。他媽的，蔡金生，馮筱珊，邵曉村這夥兒狗入的傢伙一個也別想活！”我真氣。

過了一回兒，咱們三個人，一邊喝酒，一邊鬥

起紙花來啦。他媽的，我簡直喝的不像樣兒了，手裏的牌，一張變了二張，全在那兒搖頭晃腦的。這麼着還能贏錢嗎？我的錢，沒多久就完啦。可是不知怎麼的給我拿到了一副大牌，已經聽張了，只要來隻娥牌就可以和出五千一百二十道。我拚命的等着，他媽的拉也拉不上，打也沒人打。黃泥螺坐在我下手，也是副大牌，也在那兒聽張。我們倆全等急了，拉一張罵一張，睜着四隻眼，一個心兒想和。好容易麻子拿着張娥牌往外一揚手。他就把牌往桌上一扔，喝道：“和啦！”

“慢着！”我也把牌放下來，把娥牌從他手裏搶了過來。他先一怔，回頭看了一回兒我的牌，就說道：“爲什麼不早說？不給錢！”

“怎麼能不給？”

“不給就不給！”

我一股氣往上衝，酒性發作了，直往上冒。不知怎麼的，我一瞧他的腦袋也大了，像蔡金生。

拔出刀子來，噌的一聲兒，連棹子帶手掌兒，把他給釘住在那兒。

“拿出來，我說！”我直着眼兒，扯長了嗓子就嚷。他殺豬似的叫了一聲兒。

“傢好伙！”他咕大着眼把刀子拔了出來，就往我身上扎。我一躲閃。嚟的一下，一陣涼氣，刀子扎在我左胳膊上面，在那兒哆嗦。我不嚷一聲兒疼，拔出刀子來，紫血直冒，黃泥螺也亮出刀子來。咱們倆眼珠子都直啦！大夥兒圍了上來瞧熱鬧，也沒人勸。扎一刀子冒紫血，誰嚷疼就丟臉，誰勝了就誰有理，咱們這兒死幾個人算不了一回事兒。反正巡警管不了。麻子給我們把棹子什麼的一腿踹開了，騰出片空地來。我往後退了一步，黃泥螺也往後退了一步，剛要往前一衝，死拚在一起啦，陳海蜚跑來了，分開了看熱鬧的，一把扯住我往外跑。“別！讓我治治這小子！”

“你也來！”他又拖住了黃泥螺。



“滾你媽的，誰來勸架就打誰！”我們倆都這麼說。

“別打你媽的！我高興來勸打架嗎？別累贅，跟我來！”

準是出了什麼事咧。我們跟着他，跑到外邊，麻子也跟了出來。我問他什麼事，他一個勁兒嚷：“造反。”成！要造反，我有什麼不幹的！我們直跑到山頂東嶽宮前面那塊坪子上面，跑得氣都喘不上來。四面都有人在望風。黑壓壓的在那兒有十多個人。他媽媽的呀！我喜歡得要跳起來。大餅張，陸耿奎，帶魚李，他媽的，從前咱們這兒的漁××××長，鹽××××長，農××××長，一古腦兒全在這兒了。我胳膊上還淌血，從土掛兒上割下一條布來，綁在那兒，忙着嚷道：

“怎麼個鬧法呀！”

“悄悄兒的，別做聲！聽唐先生說！”帶魚李說道。



唐先生也在這兒呢！還是從前打縣裏來的，教我們組織漁×××什麼的那個唐先生！他年紀還輕哩，心眼兒頂好的，生得挺大方的。我滿心喜歡的，那裏能聽得他們的話呀。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還沒說完呢。

往底下望去，上莊大小支岔那兒一片燈火，海面有霧，數不清的桅燈，螢火蟲似的在那兒閃呀閃的，遠遠兒的能看到在黑兒裏往上冒的浪，聽得見唏溜嘩啦的浪聲。

“明兒非殺了大腦袋不成！”

“他媽的，一刀子結了他，倒便宜了那狗入的，老子就想咬他一口兒呢！”

“聽着，呃！我已經把條件想好了，我們明兒別殺他，要他答應我們的條件。殺了他，一則沒什麼用；二則要鬧出大事來的。”這是唐先生在說話，不用看，聽也聽得出。

“管他媽的！殺了他又怎麼樣？造反就造反！我



們管不了這麼多！”

“不殺那傢伙嗎？不成！”

“馮筱珊，邵曉村那夥兒狗入的全要殺！”

大家又你一句我一句的爭起來了。

“聽着，呃！我把條件念一念。殺了他是不中用的，我們只要他答應就好了。”

大家慢慢的靜了下來，一個心兒聽着。唐先生念了一遍，大家又爭了好久，才議定了。他媽的，陳海蜚又來了，他嚷道：“還有蔡金生的媳婦女兒全拿出來讓大夥兒戳！”你瞧他多得神兒！還以為自家兒說得真有理呢。

唐先生只望着他笑了笑。

我問帶魚李明兒怎麼個鬧法。他說道：“明兒不是三十嗎？大夥兒全到東嶽宮來拜菩薩，咱們就趁勢兒鬧起來，不就成了嗎？誰又不想鬧？明兒咱們派人分道兒去繳緝私營的槍，……啊，鬧法多着咧，說也說不盡，全是唐先生想的。你單聽他咐呀

就得了。”

“我幹什麼呢？”

“你到大腦袋家去捉人。”

嘻，他媽的，真想得不差。趕明兒不鬧他個天翻地覆？咱們有三萬多人哪！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大腦袋那知道明兒有人要捉他！我瞧着上莊大腦袋的家心裏邊兒樂得什麼似的，頂好天立刻就亮，咱們馬上就跑到大腦袋家去把他捉了來。

咱們散的時候兒，月亮已經在西邊了，上莊那兒燈火也全熄了。陳海蜚跳起來抱着我，就腮幫兒上嘖的一聲兒親了一下，裂着嘴笑開啦。黃泥螺跑過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老馬，咱們別再打他媽的架咧。”我們一路跳着回去。月亮也在笑哪！我本來想到翠鳳家去的，回頭一想，別去吧，去了明兒沒勁。

我那天晚上直做了一晚上夢。那把馬刀不知怎麼的長了腦袋，搖搖擺擺的跑來叫我和他一塊



兒上大腦袋家去。迷迷忽忽的我好像在大腦袋家裏拿着馬刀和他對打，翠鳳兒在一旁吶喊。我一刀砍去。他的腦袋飛在半空中，嗡嗡嗡嗡的轉了半天，住我腦袋上一撞，就長在那兒了。他的脖子又長出顆腦袋來，我再一刀砍去，腦袋又飛了上來，長在我的腦袋上面啦。我跟他打了半天，腦袋上長了一大顆嚙的大腦袋，有屋子那麼高。末了，索性連翠鳳兒的腦袋也長在他的脖子上啦，怎麼也砍不掉，那腦袋笑着嚷道：“你砍呀！”我真急了，陳海蜚卻站在一旁傻笑。我叫他幫場。他回身走他的！我一急，往前趕，一腳踏空，跌了下去，咚的一聲兒，我一睜眼，卻落在地上。我爬上牀去再睡，怎麼也睡不着啦。我就像小時候，明兒要去喝喜酒了，晚上躺在牀上似的，一肚子的不知什麼東西在那兒鬧，頂好跳起來嚷幾聲兒。我乾躺在鋪上想明兒咱們怎麼衝進去，怎麼跟他的保鏢打架，怎麼把大腦袋捉出來……



天慢慢兒的亮了起來。我跳了起來，臉也不洗，先磨刀。他媽的，誰知道，那條胳膊昨兒給黃泥螺扎傷了筋，抬不起來。沒法兒，只得扔了那把馬刀，洗了臉，揣上尖刀，跑到陳海蜚家裏去。媽的，你瞧，他光着身子，正睡得香甜，胸脯兒一起一落的，雷似的在那兒打呼嚕。我噌的給他一腿，他翻了個身，眼皮也不抬一下！好小子！我拿紙頭搓成了紙捻兒往他鼻孔裏一陣攪。他鼻翅兒煽了一煽，哈……啐！醒了過來。一支黑毛手儘搓自家兒的鼻翅兒，腮幫兒上睡得一片口涎子。

“早着呢！下午做戲的時候兒……”他一合上眼又打起呼嚕來啦。

我推了推他：“喂，別睡你媽的了。”

“滾你媽的，留神老子揍你！”粘涎子又從嘴犄角兒那兒掛下來啦。

我跑了出來，沒地方兒去——到翠鳳家去吧。我還沒到她家，她遠遠兒的來了，打扮得花朵兒似



的。嘻，滾他媽的老蔣，她早就忘了他咧！

“喂，這麼早上那兒去，呢？”

“啊，你嗎？這幾天不知給那個臭婊子留住了，怎麼不來？”

“媽的婊子留住我！好朵鮮花兒，這麼早就跑出來了，道兒上冷清清的鬼也不見一個，留神碰着採花賊！”

“人家還要上東嶽宮燒香去，你就胡說八道的。留神你娘打你這狗嘴！”

“對了！你老在我嘴上打紅印子！又香又甜的……”我跑上去，嘖的跟她耍了個嘴兒。

“嘻，缺德的，一嘴的酒味兒！我瞧你酒還沒醒呢！”

“酒味兒香不香？咱們再來……”我嘖的聲兒，趁她不提防，又來了一個。

拍！她又清又脆的給了我一個鍋貼。“你這……”她笑彎了腰。



“成！打的好！瞧我的！”我捉住了她。她綑着臉！含着半截勁兒道：“別胡鬧了，規規矩矩的讓我燒香去是正經。”

“我陪你去！”

“你去幹嗎兒呀？你的眼睛裏頭還有菩薩嗎？別給我——”

“對啦！我眼睛裏頭就只你這麼尊活觀音！”

我就這麼胡說八道伴着她上山去。

道兒上人已經很多了：賣水菓的，賣香的全趕着往那兒跑。還有掛了黃香袋的小老婆兒，脚鴨兒小得像螞蝗，一步一句兒佛。你瞧她合着手掌兒，低着腦袋，那阿彌陀佛的模樣兒！

我們走到山上，天早已亮了。太陽從海底下冒上來，海面鋪了一層金，廟前那片空土坪子早已擺滿了攤兒。咱們今兒就在那土坪子上面鬧，你瞧，夠多大，疎疎的有點兒草，中間一片空地，放着幾個仙人擔，四面全是柏樹。從山門外往東嶽宮裏



望，只見一片煙霧。翠鳳兒拜了彌勒佛，又拜觀音，再拜五百羅漢。她一尊尊的拜下來，我可給拜得命也掉了半條了。她媽的，好累贅！她又跑到大雄寶殿拜如來，還求籤，還嘮嘮叨叨的問那個看籤的和尙。你猜那禿腦袋的怎麼說？

“此籤主早生貴子……大姑娘還沒嫁人吧：十月之內必有如意郎……”他媽的，笑話啦！也不瞧瞧翠鳳身上穿的素衣就這麼信口胡說的。翠鳳兒差點兒笑開了，也不惱，含着笑勁兒望了望我。旁邊聽着的人可全笑開啦。我可等膩煩咧。那禿腦袋的又講了好一會兒，我也不去聽他。這當兒人越來越多了，全是小老婆兒跟小媳婦子。還有個傻瓜，從山門那兒叩着頭跪進來，直叩到大殿。好傢伙，真有她的！

猛的有人喝了聲兒：“讓開！”來了一頂小轎。轎一停，就有兩個小媳婦子跑上來揭開了轎簾，走出一個油頭粉面的小媳婦子來。她媽的正是大腦



袋的姨太太，人家叫三太太的。一個小子跑上來把香燭點上了，往旁一站。那小媳婦子慢慢兒的跑上來，慢慢兒的跪下去，慢慢兒的拜了四拜，慢慢兒的站了起來。媽的大家氣！擺給誰看呀？可是瞧她的人卻多着咧！問籤的也不問了，拜的也不拜了，全悄沒聲的瞧着她。翠鳳兒簡直瞧出神了！我故意大聲兒的問道：“這是那來娼婦根呀？還坐轎來！她媽的，出那家的鋒頭！”翠鳳兒擠了擠我，叫我別胡說。那小娼婦聽我這麼說，倒也不生氣，只望了望我，眼圈兒黑不溜湫的，準是抽大煙的。她一上轎大夥兒全談開啦。

“你瞧，她多麼抖！”翠鳳兒嘆了口氣說道。

“抖？抖她媽的！做姨太太，守活寡！”

“有做姨太太的份兒倒也得啦。你瞧她頭上那件不是金的！”

翠鳳兒就愛鬧。我賭氣不做聲，先跑了，扔下她，讓她去拜這麼半天吧。我給香煙薰了半天，打



不起精神來，迷迷忽忽的想睡咧。那片大土坯子上早已零零落落的站了許多人，有的是來趕買賣的，有的是來瞧熱鬧的，還有來瞧小媳婦子們的。旗杆石那兒站着個‘黃葉子’，手裏拿着藤條。別神氣你媽的了！等着瞧！那條山道兒上多熱鬧，擠滿了人呀，轎呀，從上面望下去就像是螞蝗排陣兒。我跑回家，上眼皮兒趕着我下眼皮兒，倒在牀上就睡。

到了下午，我猛的醒過來，一瞧日頭已經不早啦，趕忙泡了點兒冷飯，塞飽了肚子，趕着就往山上跑。胳膊不淌血了，可還是疼，不能拿馬刀。

遠遠兒的我就聽見東嶽宮那兒一片聲嚷。他媽的，誰教你睡到現在的？人家已經在那兒鬧啦。我三步併一步的往上躡，前面撞來一個小子，後邊兒陳海蜚當頭，有四五個人在這邊兒趕來。那小子急急忙忙的搶來，那神兒可不對眼。我一瞧，不是別的，正是大腦袋那個保鏢的野貓張三笑。陳海蜚在後面嚷：“攔住那小子！”他一聽就往旁邊兒樹林



子裏邊兒逃。我兜過去。好小子，儘在樹林子裏邊兒東鑽西躡的。眼看着左拐右灣的要逃在我前頭啦。我趕過去，一個毛兒跟斗摔在他跟前，一把拖住了他的腿。扭在一塊兒了。陳海蜚跑上來按住了他，先給他腿上來一刀子，才反剪着他的胳膊推上山去。

“你在幹嗎呀？媽的多半還是在翠鳳兒的胯下不成？到現在才來！”陳海蜚向我道。

“睡覺！”

“你晚上幹什麼呀？一清早就跑來，白天睡覺！”

“鬧起來了嗎？”

“唐先生已經在那兒念媽的條件咧。他媽的大腦袋家裏的保鏢的跑來五個，也來看戲，叫咱們全給抓住了，就逃了這小子。跑得快，好小子！”他噲的給他一腿。

我跑到上面一看，只見那麼大的一片土坯子



站滿了人，夠一萬多；腦袋像浪花兒那麼的一冒一冒的。幾百條馬刀在大夥中間閃呀閃的像鏡子。還有幾個傢伙拿着長槍，槍頭上有紅纓子，他媽的戲班子裏邊的十八套武器全給拿來啦。翠鳳兒也在那兒，她身傍站着個大花臉，串戲的也跑到這兒來啦。旗杆石上靠着旗杆站着唐先生，正在那兒演說。

“……你們明白的，這回事全靠咱們大夥兒來幹，咱們有三萬多人，他們連緝私營在裏邊兒也不滿三百。不用怕……”

“不怕！咱們怕什麼的！”大夥兒裏邊拿着馬刀的全嚷起來啦。

“很好！咱們用不到怕！你們明白的，咱們不能再這麼活下去！咱們快餓死了，瞧，米店放着米不賣，情願爛；死了三百人，大腦袋不肯給錢！每天晚上，咱們不是聽得到寡婦們的哭聲嗎？你瞧，他們全住大屋子，抽大煙，娶姨太太，咱們可飯都沒吃

的了！咱們要不要飯吃？咱們願意這麼過下去嗎？願意沒飯吃嗎？願意死嗎？咱們是應該死的嗎？咱們還耐得下去嗎？”

“咱們等夠了！等夠了！”大夥兒全叫了起來。王老兒正在我前面，回過頭來問我道：“馬二，唐先生在講什麼呀？咱們不願意死，不願意再等了，這話還用他問嗎？”我掩住了他的嘴。

“那末，起來！不願意死的人，沒飯吃的人，起來！起來！”

大夥兒嚷了起來，海浪似的；胳膊全舉起來了，馬刀在頭上，一片刀光！我也聽不清大夥兒在嚷些什麼，自家兒也胡亂的跟着嚷。

“幹哇！”王老兒也在那兒拖長着嗓子儘嚷。

我的心兒在裏邊碰碰的儘跳，差點子跳到嘴裏來了。

“我們把條件提出去：

第一，立刻開放公倉！



第二，立刻開放米倉，陳米平糶！

第三，這回死難的每人撫卹三十元！

.....”

他在上面說一條，大夥兒就在下面嚷一陣子。我簡直的高興得想飛上天去。唐先生喊着的時候兒，他一說：“反對沙田捐，沙田登記！反對土地陳報！打倒邵曉村，賀葦堤，劣紳馮筱珊，土豪蔡金生.....”大夥兒就鬧了起來，也不跟着他喊，只一個勁兒的嚷：

“打死那夥兒傢伙！”

“放火燒他們的屋子！”

大夥兒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先說，眼兒全紅了，像發了瘋，像瘋狗，那裏還像人哪。這就像是能傳人的病，慢慢兒的從前面直嚷到後面。我也直着眼嚷起來啦。我頭昏腦暈的像在發熱。唐先生站在上面也沒話說了。

“把那夥兒狗入的抓來！”



先是有一個在前面這麼嚷，回頭大家全這麼嚷起來啦。拿馬刀的火雜雜的先搶了出來：“走哇！”大夥兒也跟來了。

這麼小一條山道兒那裏容得這麼多人？大家也不挑着道兒走，打陣仗兒似的，漫山遍野的跑下去，有拿扁擔的，有拿槍的，也有拿着粗柴棍的。帶魚李在後邊吆喝道：“用不着這麼多人，讓他們有傢伙的去，大夥兒別散，等在這兒！”大夥兒才停住了。咱們帶傢伙的九百多人分了兩股，有的往緝私營去，有的往上莊去。大夥兒往回走，在後邊兒嚷道：“別讓這夥兒狗入的傢伙逃了哪！”

一路上又跟來了許多人；咱們到了上莊，後邊已經跟滿了人，夠一里多長。到了警察局的門口兒，他們在前面的全擁了進去，打起來啦。咱們在後邊的有的往大腦袋家裏走，有的去抓別人。大腦袋家院子裏二十多個保鏢的拿着槍逼住咱們，不讓進去，喝道：“幹嗎兒？”



“叫蔡金生出來說話兒！”陸耿奎跑上去說道。

大夥兒也逼近去了。

“別上來！”保鏢的把槍一逼。

我的哥子出來啦，他叫我們跑幾個人進去跟大腦袋說話兒。我，大餅張，和陸耿奎進去了。半路上我的哥子跟我說道：“老爺沒待虧你，你怎麼也跟着他們胡鬧？”

“滾你媽的狗奴才！”他給我罵得回不出一聲兒，只瞪了我一眼。他腦袋上多了塊疤——嘻，他媽的，是我那天給治的！

大腦袋那傢伙，你瞧他多舒服，躺在上房抽大煙，鋪上還放了兩盤水菓，一壺濃茶，我們進去的當兒，恰巧那三太太裝好了煙遞給他。他抽了一口，喝了口茶，咕的聲咽下了。他還沒事人似的！我們一進去，他慢慢兒的坐起來問道：“諸位有什麼事？”

“什麼事？還有什麼事？東嶽宮講話去！”我見



了他，簡直的像貓見耗子，頂好一口吞了他。

“有話在這兒說不是一樣嗎？”好傢伙！他還不肯去呢！你瞧他，一肚子的疙瘩，故意不動氣，一隻手放在口袋裏摸手槍。

“你存心去不去？今兒你願意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他一拍桌子，瞪着眼道：“我蔡金生受你們的吩咐，天下還有王法嗎？什麼話！”

這當兒外邊兒大夥兒在嚷：“叫大腦袋出來！”

有人扔石子到院子裏來。

“什麼話！簡直造反了！”他還那麼說。

“去不去？”

“滾你們的！”他拿出手槍來對着我們，手往外一指。

碰！外面一聲槍，接着一片聲嚷，闔的大門倒了，大夥兒衝進來啦。大腦袋一怔。我趁勢兒躡上去，一下抓住他拿着槍的那隻手。大餅張跑上來一



把奪下他的槍。“走不走！”陸耿奎先給他一個耳括子，扭住他的胸脯兒，鋪上的那個娼婦根叫了起來。我的哥子抱了她就往裏邊兒走。

院子裏倒了三個保鏢的，一個傢伙胸脯兒那兒扎着把刀子，還有個給馬刀劈了半個腦瓜子，旁邊躺着個叫人家擻通了肚子的，腸子漏了；滿地是血。別的全叫綁了起來，槍都在咱們手裏了。

大夥兒見了大腦袋，鬨的聲圍了上來。

“打死那狗入的！”

大腦袋臉也青啦。大夥兒，簡直是瘋子，拳脚不生眼兒，一個勁兒往這邊兒送來，我也帶着挨了幾下。大腦袋眼皮打裂了，直淌血，腫着半隻臉瓜子。還有個傢伙一伸手抓住了他的鼻子就扯。那囚攘的疼的直叫。再過一回兒管保叫大夥兒打死了；我們三個護着他想往外跑，叫大夥兒給擠得動也不能動。大夥兒打起人來真可怕，比海還可怕！比什麼都可怕！



“別打他哪！”

大夥兒好像聽不見似的，他們的耳朵也沒了，眼兒也沒了，只剩了打人的胳膊腿。

“別打死他！押到東嶽宮去！”

我們攔了半天，才算把他扯到外邊。我們往前面走，大夥兒跟在後面罵，扔石子，不專往大腦袋身上扔，連我也受了幾下。到警察局裏去的迎着來了，繳了二十多枝槍拿在手裏。我們合在一塊兒往東嶽宮去。警察局門口兒那個站崗的撲在地上早就沒氣兒咧。裏邊兒窗呀，桌子呀什麼的全給打壞了。“黃葉子”是吃飯不管事的，巡長給我們抓了來，他們全在門口兒瞧熱鬧，我們走過的時候兒，他們也跟了上來。

在半路上，去捉別人的也來了，邵曉村逃了沒捉到，王耿奎，王全邦，和賀葦堤給反剪着胳膊。只有他們把我們反剪着送到縣裏去的，現在他們也給我們反剪着送到東嶽宮去啦！那五個狗入的傢



伙，一路上儘哆嗦。平日的大爺氣那去啦？哈，哈！還沒到東嶽宮，全叫大夥兒把腦袋給摔破了。大腦袋一臉的血，不像人咧。

太陽早已躲在山後啦。大土坪子那兒大夥兒等急了，我們一跑上去，大夥兒就衝上來。

“打死那夥兒狗入的傢伙！”

早有人一馬刀砍來，正中在王耿奎胳膊上面，撲的倒了下去。

“別殺他，打死他！”

“吊起來！”

“吊起來大家打！”

“吊到柏樹上去！”

“來哇！”

我也聽不清是誰在嚷，像括大風；站也站不住，一回兒給湧到這兒，一回兒給湧到那兒。

“綁起來，吊到宮前柏樹上去！”

我腿也沒移，闕的聲給直擠到宮前那溜兒大



柏樹底下。早有人拿了麻索來。我們把那五個狗養的五花大綁的綁了起來，還沒綁了，已經給打個半死；那腿呀，拳呀也不知那來的。有一個小媳婦子跑上來，一口咬了大腦袋的半隻耳朵，一嘴的血。

天黑了下來。他們像肉店裏掛着的死豬似的一個個吊上去啦！

我擠上前去，一伸手，兩隻手指兒插在大腦袋的眼眶子裏邊兒，指兒一彎，往外一拉，血淋淋的鉤出鴿蛋那麼的兩顆眼珠子來。真痛快哪！我還想搥他幾下，大夥兒一湧，我給擠開啦。

“他媽的，別給打死了，我還沒打到一拳呢。”

“我擠到裏邊兒準得咬他一口肉才痛快！”

“好小子，便宜了他，眼珠子也給他摘去啦！”

我擠到外邊，擠不進去的人全在外邊兒這麼說。陳海蜇來啦，光着上半身，搭健兒插着把刀子，手裏提着把槍，領了二百多人。我問他：“灰葉子全完了嗎？”



“全給咱們殺盡了!”

他一瞧見大夥兒圍在那兒，樹上吊着五個人，拔腳就跑，嘴裏嚷道：“晚了！晚了！別叫人家把肉吃完咧！”

月亮上來了？

上莊那兒一片火光。我跑到東嶽宮裏邊兒，唐先生，帶魚李在那兒。

“你瞧！我拿來了一對眼珠子！”

“糟了！打死了他們有什麼用呢？”唐先生說道。“糟很了！糟得沒底兒了！羣衆簡直是盲目的。”

“瞧我的！”陳海蜚背着槍，左手拿着把刀子，血還在往下吊，嚷着跑了進來。“你瞧！”他一揚右手，拿出一顆心來，還在那兒碰碰的跳，滿手是血。

“他媽的，那傢伙的心也是紅的！怎麼說他心黑呀！”他把那顆心往地上一扔，四五條狗子躡上來就搶，我也把眼珠子一扔。

“他媽的扔給狗子吃！”



我瞧狗子們搶着吃。

唐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忙着派人去守岔頭。管他媽的，殺就殺了，怕誰呀？縣裏派兵來，打他媽的，咱們就拚個你死我活。可不是，只要合夥兒幹，怕得了誰。那夥兒捉來的保鏢的全綁在廊下，老子性子一起，索性全宰了那夥兒餵狗的。

外邊兒又鬧了起來，我只聽得大夥兒在嚷：“吊起來！”陳海蜇早已搶出去啦。捉到了誰呀？我也跟着跑了出去。土坪子那兒，許多人圍在那兒，像在搶什麼東西似的，你不讓我，我也不願意讓你。我拚命往裏邊兒擠，擠上一步，退下兩步，怎麼也擠不進去。等我擠到裏邊兒，只見大馬刀一起一落的，那傢伙那裏還有人模樣兒，早給砍成肉漿啦。他的腦壳子給人家剝了下來，不見了，不知給誰拿去了。我問是誰呀，也沒人回我。鬧了半天，那傢伙連骨架也沒了，黑不溜湫的一堆，也不知成了什麼！血滲到泥土裏邊兒，泥土也紅啦。我可還沒



知道那傢伙是誰。後來黃泥螺才告訴我說是邵曉村，在翠鳳兒家裏捉到的。我忙問翠鳳兒在那兒。他說屋子也燒了，誰知道那小孤媚子躲到那兒去了。他媽的邵曉村那傢伙怎麼會躲到她家裏去？怪事兒！翠鳳兒別靠不住哪！我趕忙跑到她家那兒。只見屋也倒了，剩下一大堆磚瓦，裏邊兒還有火星兒。我碰着人就問，誰都回沒瞧見。別躲到我家裏去了？我跑到自家兒家裏，她也沒在。我找了半天沒找到，回頭碰着了小白菜，說看見她往小支岔走的。我直找到岔頭那兒，海在那兒嘩啦嘩啦的響，沒人，只麻子拿着槍守在那兒。

“瞧見翠鳳兒沒有？”

“翠鳳兒嗎？坐着船走咧！”

“跟誰一塊兒走的？”

“跟你家老大。”

“多久了？”

“好久了！”



“混蛋，怎麼放他們走呀？”

“唔……”媽的一個勁兒的唔。唔什麼的！“她說屋子給燒了，上縣裏找熟人去；你哥說是伴她去的。”

“你怎麼能信她的話？”

“唔……翠鳳兒那小孤媚子……”我肚子裏明白準是給翠鳳兒兩句話一說，就痰迷了心窩咧。他也明白了，跳起來叫道：“好傢伙，我受了他們誑啦！狗入的娼婦根，準是到縣裏去告官咧！”

狗入的娼婦根，不受抬舉的，她準是一個心兒想做姨太太，戴滿金咧！我想划了船趕上去，麻子說她已經走了兩個鐘頭了。我叫麻子守在那兒，別再讓人家跑了，自家兒跑到東嶽宮去。她媽的，你就別回來！要再讓我碰見了，不把你這窟窿，從前面直拗到後面！老子索性把你那窟窿拗穿了，不讓你再叫別人往裏鑽，看你還做得成姨太太！你就一輩子別再見我！



土坪子那兒還有幾千人，有站着的，有躺着的，也有打了地灘兒坐着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你不散，我也不散。柏樹上那五個狗入的，肉早給咬完了，雞巴全根兒割去啦，別提腦袋咧。

我告訴唐先生說有人逃到縣裏報官去了。帶魚李聽了這話先慌了；唐先生低着腦袋想了一回兒，說道：“不用怕！咱們幹下去！”他兩隻眼兒在黑兒裏放光。好傢伙！成的！他只說了一句兒：“叫拿傢伙的別散，”又低着腦袋想他的。

我和帶魚李跑出去一說是誰到縣裏去報官了，叫大夥兒別散；他們本來好好兒的，這麼一來，鬩的又發起瘋來啦，合夥兒往上莊跑去。大腦袋家正在嗶嗶喲喲的燒，前面聚着許多瞧熱鬧的。我的嫂子正在那兒哭着罵：“天殺的囚徒哪！燒你媽的，把我的東西也全燒了。天哪，我的金釧兒也沒有拿出來哪！天哪！天哪！……”大夥兒望着她笑。

“撒你媽的潑！喂，她的丈夫上縣裏報官去了！”



推她到火裏去！”我一趕到就這麼喝道。

她呀的一聲兒，三條槍扎進她的身子，往火裏邊兒一挑，她飛進去啦。只一回兒，她的衫子燒起來了，髮兒上也爆火星了，丟在火裏邊兒不見了！只看得見紅的火！

我們往回裏走，街上，大夥兒全像發了瘋，這兒跑到那兒，那兒跑到這兒。米店，當舖全給搶了！到處有人放火；走道兒老踹着死屍。

陳海蜚躺在土坯子那兒，死了似的，一隻狗子在舐他的臉。

直到下半夜，才慢慢兒的靜了下來。大夥兒散了，回家的回家，沒回家的全躺在土坯子上面睡熟了，槍呀，刀呀什麼的全扔在一旁。有幾個是到岔頭換班去的。麻子抱着槍撲在那兒，也睡熟啦，嘴裏還嘮嘮叨叨的不知在累贅什麼——準是夢着翠鳳兒咧。嘻，他媽的！我走到裏邊兒，唐先生還低着腦袋，一隻手托着下巴坳兒也坐在那兒。那個串大



花臉的戲子正在那兒洗臉。我又跑出來，外邊兒靜悄悄的，山根那兒也靜悄悄的，到處有狗子在鬧。海浪唏噓嘩啦的在響。白茫茫的大月亮快沉在海裏啦。一陣風吹來，我打了個呵欠，倒在地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咱們還沒醒，守小支岔的跑上來說。吳縣長來啦。大餅張衝出來把我一脚踢醒，我一翻身跳起來，那條左胳膊又酸又疼。大家一個個醒過來啦。陳海蜇一拍胸脯兒，說道：“吳縣長有媽勁！老子不用刀，不用腿，只用一隻手這麼一來就把他打翻咧。”我們也沒空兒理他。

海那兒停着一隻大輪船。一夥兒“黃葉子”，中間夾着兩頂轎，螞蝗似的爬上山來啦，後邊兒跟着一大夥兒咱們這兒的人。唐先生吩咐我們道：“你們先別鬧，把他們圍住了；我去跟縣長講話，他不答應我們的條件，別放他走。”這當兒宮兒裏邊兒猛的有人嚷救命，還有拚命叫着的。一個禿腦袋的跑出來嚷道：“陳海蜇在殺人哪！綁着的人全叫

他給殺盡了！”那傻瓜，殺他們幹嗎兒呀？我們剛想進去攔他，他早已飛似的搶了出來，光着上半身，皮肉全紅了，臉上也全是血。

“他媽的，我跑進去瞧瞧那夥兒小子餓壞了沒有，恰巧聽見那兩個狗入的在說道：‘吳縣長一到，咱們就嚷救命，跑了出去，非告訴吳縣長殺了陳海蜚那小子不成；就說昨兒死的他殺了一半……’他媽的，這夥兒狗入的想算計老子呢！我跑進去問道：‘想殺老子是不是？’好傢伙，他說是的，我倒也不殺他了；他還賴。好小子，要算計人，放在肚子裏邊兒不明說！那還要得？他媽的，我一刀子一個，殺了三十二個，一個也不留下！”

好個傻小子，你聽呀！人家要算計你，還明說給你聽咧。真有他的，一口氣殺了這麼多！這當兒吳縣長也跑來啦。他一下轎，就跳上旗杆石，帶來的“黃葉子”在兩邊一站——我的哥子也在那兒。還有頂轎子裏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翠鳳兒！成！



像個姨太太咧！咱們等着瞧！有你的！我可不管誰是誰。殺老子我也幹，別說你！

咱們鬩的圍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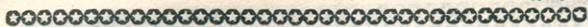
“你們眼睛裏頭還有我——還有王法嗎？殺人放火，動刀動槍比強盜還兇！你們以為人多了我就怕嗎？別想左了，要知道本縣長執法無私，決不容情的。青天白日之下，那裏容得你們這夥兒目無法紀的暴徒……”吳縣長一上台就這麼說。

他話還沒說完咱們早就鬧了起來。

“滾下來！”

他怔了一回兒喝道：“你們要幹嗎？在本縣長前面尚且這麼放肆，這還了得！大夥兒不准說話，推代表上來！”

唐先生跑了上去，還沒開口，他就喝一聲兒：“拿下！”早走上兩個小子來，抓住了他的胳膊。我瞧見翠鳳兒指着陳海蜚像在說什麼話。他又喝了聲兒：“把那個囚徒也給我帶住！”



“帶你老子！”陳海蜚朝天碰的一槍，跳了出去。“誰敢來碰一碰老子！”

咱們往前一湧，合夥兒嚷了起來，馬刀全舉起來了，那夥兒“黃葉子”趕忙護住他，拿槍尖對着咱們。咱們越往前逼，他們的圈子越來越小，眼看着要打起來啦。他們放了唐先生，唐先生跳在旗杆石上叫咱們慢着來，咱們才往後退了一步。

唐先生在那兒跟縣長爭——你瞧他那股子神兒！縣長！官！袖管，筆套管，你媽的官！

咱們在底下嚷，鬧，開槍，扔石子上去。你瞧，他嚇慌了！

咱們的人越來越多啦，全來啦，他們在後邊的儘往前湧，咱們在前面的站不住腳，一步步的往前逼。咱們有三萬多人哪！我站在頂前面，瞧得見翠鳳兒，她臉也青了。你可不知道大夥兒有多麼怕人哪！咱們是風，咱們是海！咱們不是好好兒的風，好好兒的海，咱們是發了瘋的風，發了瘋的海！她也



見了我，望着我笑了一笑。笑你媽的，別樂！留神落在咱手裏！

唐先生拿出張紙來，要縣長畫押。

“不能！你特衆要挾嗎？這條件本縣長斷了頭也不能接收！”

“你不接收，羣衆亂動起來，我可不能負責。”

我們聽得見他的話，我們明白他的話。

“殺！”咱們在前面的先嚷，在後邊的就跟着嚷；咱們又往前逼，一片刀光直射過去。

“你瞧再過一分鐘，羣衆要亂動了！”

那傢伙軟了下來，說道：“讓我回去想一想，明兒回覆你們。”

“縣長，你這分鐘內不肯答覆的話，我們可不能讓你回去。”

他真有點氣，可是想了一想，望了望咱們，末了，還是答應了。咱們全跳了起來，自家兒也不明白是爲了高興還是爲了什麼。那傢伙跳了下來，



“黃葉子”四面護着他，從咱們裏邊兒穿了出去。咱們跟在他們後邊兒送下山去，直送到岔頭——咱們是海，他們是船，船是拗不過海的，除非順着海走。那隻大輪船開出去啦。咱們碰碰的儘放爆竹，直鬧到看不見那隻船了才回。

咱們又抓了許多人，王紹霖，劉芝先，徐介壽什麼的全給咱們抓了來，擲在土坯子那兒，四面堆着乾劈柴，燒。咱們在四面跳，他們在裏邊兒掙扎，叫。那火勢好兇，逼得人不能跑近去，只一回兒就把那夥狗子們燒焦了。燒焦了的人和燒焦了的乾劈柴一個模樣兒！

下半天咱們把那馮筱珊用轎子騙了來。那老不死的頂壞，媽的瞎了眼還作威作福的。他的小兒子馮炳也跟着，伺候他爹。他倆一上轎，咱們就把他的屋子燒了，一家子全給燒在裏邊兒。他到了東嶽宮，下了轎，還擺他媽的鄉紳架子，叫他的兒子扶着下轎，一面罵道：“抬轎的怎麼連規矩也不懂



呀，也不知道把轎子輕輕兒的放下來。炳兒，明兒拿了我的片子送他到縣裏去！”抬轎的就是我和麻子，我扯住他一根白鬍鬚一摘。他一伸手，打了個空。大夥兒全笑開啦。馮炳那狗養的不知跟他老子說了些什麼。馮筱珊聽了他的話就跟咱們說道：“我馮筱珊讀書明理，在這兒住了七十五年，自問沒虧待諸位鄉鄰的地方兒……”他話沒說完，陳海蜚早就檢起石子扔上去，正打在腦門上面。腦門破了，血往下吊，掛到白鬍鬚上面，白鬍鬚染了紅血，可是那老不死的還不死！他說道：“你們既然和我過不去，我也活夠了。讓我死在家裏吧！”滾你媽的！咱們跑上去，把他的馬掛什麼的全剝下來。陳海蜚早就搶着穿在身上了——你瞧，他光着身穿緞馬掛那副得神的模樣兒！馮炳拚命護着他的老子，給咱們一把扯開了。馮筱珊動也不動，儘咱們擺佈，瞎眼眶裏吊下淚來。別哭你媽的，你想法擺佈咱們的時候兒，曾可憐過咱們嗎？咱們不會可憐



你的！他的兒子哇的聲哭啦，跪下來求道：“請諸位放了家父，我馮炳來生做牛做馬報答大恩……我馮炳情願替家父受難……”滾你媽的，別裝得那模樣兒！到今兒來求咱們，晚着了！我一腳踹開他，大夥兒趕上來，一頓粗柴棍，學了邵曉村咧。

咱們綁定了那老不死的，把他倒吊在樹上，底下架着乾劈柴。他那張滿是繃紋的臉上繃起一條條的青筋來！嘴裏鼻子孔裏，眼眶子裏全淌出血來啦。往後，舌子，眼珠子全掛了下來，越掛越長，直掛到地上，咱們才燒起柴來。火焰直往他的眼珠子，舌子那兒捲，眼珠子和舌子慢慢兒的捲了起來。烘了半天，他的臉發黑啦。咱們繞着他，跳着兜圈兒。好傢伙，他也有這麼一天的嗎！樹下的葉子也全焦了，一片片嗖嗖的掉到火裏邊兒去。

天黑了。

火是紅的，咱們的臉也是紅的，馬刀在黑兒裏邊兒閃爍。



碰！碰！一排槍！在外邊兒的人先鬧了起來：

“灰葉子來啦！”

“什麼？那狗入的縣長不是答應咱們不抓人的嗎？”

“殺！殺出去！”

碰！碰！又是一排槍！

唐先生跳在旗杆石上嚷道：“別怕！別逃！咱們有三萬多人哪！”

在外邊兒的儘往裏邊兒擠，咱們慢慢兒的退到東嶽宮那兒啦。

“殺！”

咱們剛這麼一嚷，他們又是一排槍。大夥兒不動了，靜了下來。

唐先生給抓去了！

“只拿頭兒腦兒，別的人不用怕！站着別動！”我聽得出那是那媽的縣長的聲音。

我擠到外邊，只見咱們的人一個個給抓去了



二十多個。唐先生給綁着跪在那兒，他喊道：“幹下去！別怕！咱們是殺不完的！”碰！他倒下去了！

我眼眶子裏熱熱的吊下兩顆眼淚來。我想殺上去，可是媽的刺刀鋒在黑兒裏邊發光！他們有一千多拿槍的哪！

“誰動一動就槍斃！”

地上橫的直的躺着許多人，黑兒裏邊看不清楚，只望得見一堆堆的紅血。咱們全氣很了，可是沒一個敢動的。

“這個是的，那個也是的……”翠鳳兒和我的哥子在那兒指出人來，指一個抓一個。我的哥子看到我，望了一回兒，又找別人去了。翠鳳兒望着我笑了笑。滾你媽的，我可不願意領你這份兒情！

我們抓去了八十多個人。我算沒給抓去。

咱們這兒又靜下來了。每天晚上又聽得見寡婦們的哭聲兒！在酒店裏邊兒咱們總是氣虎虎的把刀子扎在桌上面。咱們是殺得完的嗎？還要來一

次的！

過了一個月，我胳膊上和腿上的傷痕全好了，可是我心裏的氣沒平——我心裏的氣是一輩子不會平的！也不單是我一個，咱們全是這麼的。

那天，翠鳳兒回來了，和我的哥子一塊兒回來的。我的哥子在縣長那兒當了門房，翠鳳兒戴了付金墜子，他們倆是特地來看我的。他們一進來，我先把門門了。翠鳳兒一側腦袋，讓金墜子衝着我，望着我笑道：“美不美？”我一聲兒不言語，扯住她的胳膊，亮出刀子來，劃破了她的衫子。她嚇得也的聲撇了酥兒，睜着淚眼求我道：“馬二哥……”我瞧準了她的心眼兒一刀子扎下去，白的肉裏邊兒冒出紅的血來，血直冒到我臉上，她倒了下去。我的哥子剛拔開了門門，跨了出去，我一刀子扎在他脊梁蓋兒上面，他靠着門說道：“老二，瞧爹的臉……”我不作聲，又是一刀子下去——他死了！我殺了我的親哥子，殺了我的翠鳳兒，可是我笑開啦。



那副金墜子還在那兒閃呀閃的。

現在，桃花又開了，咱們這兒多了許多新墳，清明那天我看到許多小媳婦子在墳上哭。咱們活着的又要往海上去啦。

“嚶啊，嚶啊，嚶——呀！”

咱們都是窮光蛋哪！

酒店罌子是我家，

大海小洋是我媽，

賒米，賒酒，賒布，柴，

溜來溜去騙姑娘——

管他媽的！滾他媽的！

咱們全是窮光蛋哪！

嚶啊，嚶啊，嚶——呀！”

咱們又這麼唱着了。

可是咱們還要來一次的！

一九三一，一，二日。

命 運 的 轉 機

全副心思都放在那兒閃閃的。

現在，她花錢買了，吃了這兒多了許多新貨，
許明那天真真到那兒多，他請了金銀珠寶，
又娶住那兒去。

奶奶帶了孩子逛大街去，走過兒子的鋪子那兒，總得站住了，在櫥窗前面瞧這麼半天。大玻璃裏邊站了個紙洋人，滿臉的笑勁兒，笑得下巴和脖子的肉擠到一塊兒，分不清那是脖子那是下巴。穿了白布裙，歪戴了白布帽，手裏捧了個盤子，盤子上擱着一大堆洋餠餠兒，一杯洋酒，像在那兒說：“來呀！大家都來！這兒有的是酒，汽水，麵包，蛋糕！”那洋人脚下放了真的洋餠餠兒，什麼顏色，什麼花式的全有，就像繡出來的，綢緞紮出來的。說不上有多好看！

奶奶和孩子全往櫥窗裏瞧，仔仔細細的，大的小的全瞧到。瞧這麼半天，奶奶就告訴孩子：

“你爹就在這鋪子裏當烘麵包的。這許多洋餠



餡兒全是他做的。你瞧，多好看。”

“那模樣兒瞧着就中吃！奶奶，咱們多嚙叫爹挑大的帶幾個回來，可好？奶奶說的爹多依。”

“饞嘴！”奶奶說孩子饞嘴，其實自家兒也饞嘴。可不是，瞧那模樣兒就中吃！放在嘴裏可真說不上夠多香甜，多鬆脆呢！只要吃一個也不算白活一輩子咧。“你不知道多貴。咱們沒這福份吃洋餡兒的。有飯吃就算好的了。”

孩子就拐灣抹角的說開去：“奶奶，你瞧，那紙洋人不活像爹！”

“可不真像！”

“爹沒那麼胖，可是也穿白裙子，戴白帽子的。”

“你爹回來時還一頭髮的麵粉屑。”

“奶奶，我說哪，洋餡兒就像洋人那麼胖得發油，攔在嘴裏一定怪舒服的。”

“饞嘴！”



孩子瞧奶奶還是那麼說，不發氣，就拐灣抹角的講回來了：“奶奶，你說那大的挺貴不是？”

“洋人吃的呵！”

“咱們挑小的跟爹要，可好？”

“你這饞嘴誑起我老騙子來了！咱們回去吧。”

老的小的走了。小的有點兒捨不得離開，把手指塞在嘴裏回過腦袋去瞧，老的也有點兒捨不得走，可是不好意思回過腦袋去瞧，心裏邊罵自家兒：“老饞嘴，越來越饞了！”

老的小的回到家裏，媳婦瞧見他們臉上那股子喜歡勁兒，就明白多半又是到舖子前去逛了來咧。問：

“奶奶上大街逛去了嗎？”

“可不是嗎？舖子裏又多了新花式了。”

奶奶坐到竹椅子上，講洋餛飩兒上奶油塑的花朵兒，講洋餛飩兒的小模樣兒可愛，一邊用手比着，一點零碎兒也不給漏掉。漏掉了孩子就給補



上，媳婦望着奶奶的嘴聽出了神，心裏想：“成天的講那些講得人心裏癢！簡直的比唸佛還得勁！”孩子愛上了那張嘴，掉了門牙的嘴——奶奶的嘴唸起佛來快得聽不清，講起故事來叫人不想睡覺，談到洋餛飩兒簡直的聽了就是吃飽了肚子也會覺得餓咧！

“只要能在嘴裏擱一會兒才不算白養了這麼個好兒子！”奶奶說完了總在心裏邊兒這麼嘀咕一下。

奶奶二十多歲死了丈夫，粗紙也捨不得多花一張的，省吃省用養大了這麼個好兒子，一個月倒也掙得二三十塊錢種家養眷，奶奶這份兒老福真也不差什麼咧——就差沒嘗過洋餛飩兒的味兒！就是唸佛的時候兒也在想着的。

那一家子那一個不想哪？孩子老夢着爹帶了挺大的洋餛飩兒回來，搶着就往嘴裏塞，可是還沒到嘴，一下子就醒了。一醒來就心裏恨，怎麼不再

捱一會兒呢！到了嘴裏再醒來也總算知道洋餠餠兒是什麼味兒咧。想着想着又夢着爹帶了洋餠餠兒回來啦。

媳婦閒着沒事，就在心裏邊烘洋餠餠兒，烘新的，比什麼都好看的。她烘麵包的法子全知道，她知道什麼叫麵包，什麼叫蛋糕，什麼叫西點，她還知道吉慶蛋糕要多少錢一個。麵包的氣味是很熟悉的，吃蛋糕的方法是背也背得出了。第一天嫁過來，晚上在丈夫的身上就聞到麵包香，第二天起來奶奶就告訴她吃麵包的法子。有這麼一天能嘗一嘗新，真是做夢也得笑醒來咧。

一家子誰都想瘋了，可是誰也不說。奶奶是長輩，那裏好意思在媳婦孫子前面問兒子要東西吃呢？再說，她不是老罵孫子小饞嘴的嗎？媳婦見奶奶尚且不說，我那裏能說，說了不給奶奶罵又裝小狐媚子迷丈夫，也得受她嘮叨，現在什麼都貴，不當家花拉的，怎麼股勁兒想起吃洋餠餠兒來了。孩



子跟奶奶說，奶奶老罵饑嘴，跟媽說，媽就回：“怎麼不跟你爹說去？只會死纏我，見了老子就耗子見了貓，生怕吃了你似的。”跟爹說去嗎？腦杓上的一巴掌還沒忘呢！

兒子也知道一家子全饑死了。他有什麼不明白的？可是學了三年生意，泡水掃地板，成天的鬧得腰也直不起，好容易才爭到做個烘麵包的，吃了千辛萬苦，今兒才賺得二十八塊錢一月，那裏買得起西點孝敬她老人家。有白米飯給一家子四口兒餵飽肚子也算可以了。這年頭兒大米貴呀！除了偷，這輩子就沒法兒醫這一家子的饑嘴咧。偷？好傢伙！老闆瞧見了，運氣好的停生意攆出去。運氣不好還得坐西牢哪！算了吧。反正大家又不明提，開一眼閉一眼的含糊過去就得啦。彼此心裏明白。多嚙發了財，請請你們吧。

他一早起來，就跑到鋪子裏，圍上白竹裙，坐到長桌子跟前搓麵粉，弄得眉毛也白得老壽星似

的。人家一邊搓就一邊兒談姑娘，談賭錢，談上了勁兒，就一把鼻涕子抹到麵粉裏去了。他是老實人，嫖也不來，賭也不懂，跟人家什麼也談不上，獨自個兒唱小曲兒，唱不出字眼兒的地方兒就哼哼着。把麵粉搓成長的圓的，又坐到爐子前烘，碰到六月大伏天，那西點就算透鮮汗漬的時新貨咧。直到下半天五點鐘才弄完，人可就像雪堆的啦。抽上一枝煙，解下竹裙在身上拂了一陣子，從後門跑出去，到鋪子前櫺窗那兒站住了瞧。瞧這麼半天，他心裏樂。他想告訴人家這些全是他烘的。那花似的洋饅饅兒就是他自家兒的手做出來的。客人們從玻璃門裏跑出來，一說到今兒的西點做得不錯，他就衝着人家笑。這一樂直樂得心裏邊也糊塗起來啦。站在電車的拖車上，身子搖搖擺擺的，像上任做知縣去似的，像前面有什麼好運氣在等着他似的。到了家，一家子的饑眼巴巴的望着他頭髮上的麵粉屑，真叫他把一雙空手也沒地方兒攔了。把空



手攔在外面叫人家瞧是自家兒也怪慚愧的。

可不是嗎？奶奶老了，沒多久人做了，可是她虎牙還沒掉，一個心兒的想吃洋餛飩兒呢。做兒子的總該孝敬她一下呵。媳婦過來了也沒好的吃，沒好的穿，上面要伏侍婆婆，下面要看顧孩子，外帶着得伺候自家兒，成天忙得沒點兒空回娘家去望望姊妹兄弟的，做丈夫的連一個洋餛飩兒也不能給她，真有點兒不好意思咧。孩子——那小混蛋頂壞，串掇着奶奶來彈壓我！吃洋餛飩兒他想得頂高興，奶奶忘了，他就去提醒她。這小混蛋真有他的！可是也給他點兒吃吧，生在我家，我窮爹成年的也沒糖兒菓兒的買給他吃，也怪可憐兒的。再說吧。初五是奶奶生日，買不起偷也偷一個來。偷一遭不相干的，不見得就會停生意，大不了扣幾個工錢。我做了八九年，老老實實的又沒幹什麼壞事，就這一點錯縫子也不能叫我坐西牢，總得給點臉不是。



每天坐到桌子前面就想開了。

奶奶坐上面，媳婦坐左手那邊兒，自家兒坐右手那邊兒，孩子坐在底下，桌上放了個——放了個什麼呢？麵包！不像樣！西點？算什麼呢！咱們窮雖窮，究竟也是奶奶做生日，也得弄個吉慶蛋糕來才是。他們只想吃西點，我給他們個想不到，帶吉慶蛋糕回來。不樂得他們百嗎兒似的？奶奶準是一個勁兒唸佛，笑得擠箍着老花眼。媳婦小家子氣，準捨不得一氣兒吃完，料定她得鬧着藏起半隻來。那小混蛋嘴就別想合得上來。他準會去捏一下，摸一下，弄得稀髒的。我就捉住他這錯縫子給他一巴掌，奶奶也不能偏護他。也好出口氣。奶奶真是有了孫子就把兒子掉了。

我給他們一塊塊的剝開來，布給他們，教他們怎麼吃。奶奶還咬得動。那小混蛋怕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就吞了。媳婦是——我知道她的，咬一口得攔在嘴裏嚼半天咧。她就捨不得這好東西一



下子便跑到肚子裏去。

可是吉慶蛋糕頂好的得幾十塊錢，簡直的不用提。就化五元錢買個頂小的吧？五元錢也拿不出呢！房錢沒付，米店已經欠了不少了，多下來的做車錢零用錢還不夠，那挪得出這筆錢。借吧？誰都想問人家借錢呢。當又沒當得五元錢的東西，再說去年當了的那套棉大褂還沒贖回來。媽媽的，偷吧！

望着放在前面的洋餛飩兒，心跳着。四面一望，誰也不說話，不談姑娘，不談賭錢，就一個心兒在望着他似的。這老實人連脖子也漲紅了。

回到家裏，吃了晚飯，奶奶咕嚕着：

“日子過得真快，五十八年咧！初五又是生日了！”太息了一下。她底下一句話“只要嘗一嘗洋餛飩兒死也甘心的呵，”沒說出來，可是她一嘆氣，兒子就聽懂了。

第二天他一起來就記起了是初三了。就是初



天啦！怎麼辦哪。搓麵粉的時候兒心裏邊嘀咕着：“偷一個回去吧？”臉馬上紅了起來。糟糕！好容易腮幫兒上才不熱了。烘麵包的時候兒又這麼嘀咕了一下。噫！一點不含糊的，臉馬上又熱辣辣的不像樣了。這老實人心裏恨，怪自家兒沒用。怎麼一來就紅了！媽媽的，趕明兒拿剃刀刮破你，刮出繭來，瞧你再紅不紅。

可是後天就是初五了，偷一個吧！偷一個吧！只要小心點兒鬼才知道。把那撈什子往桌子下一塞，裝作熱，卸下褂子來，扔到桌子下，蓋在上面，到五點鐘，把褂子搭拉在胳膊肘上，連那撈什子一同帶了出去，誰也瞧不出的。就留神別讓臉紅！想着想着，便想去抓那大蛋糕啦。不知怎麼股子勁兒，胳膊一伸出去就拐灣，摸了個麵包往桌子下一扔，搭訕着：

“天好熱！”

一瞧誰也沒留心，便卸下褂子來想往蛋糕上



面蓋去，不知怎麼的心一動，就說道：“好傢伙，怎麼就跑到桌子底下去啦。”一伸手又拿到桌上來了。這一嚷，大夥兒倒望起他來咧。好像誰都在跟他裝鬼臉似的。

“你怎麼熱得直淌汗？”

“可不是。天可真熱。秋老虎，到了九月卻又熱起來了。”

一邊這麼說着，一邊懊悔起來咧。不是誰也沒瞧見嗎？把褂子往桌子下一扔就成，怎麼又縮回來了。真是的！望着那麵包心痛。媽媽的胳膊也不聽話，一伸出去就拐灣，抓了這麼個撈什子還鬧得自家兒受虛驚。太不值得咧。

初四那天，他心裏也七上八下的鬧了一整天，失魂落魄的。末了還是沒動手。晚上睡在牀上，媳婦跟他說：“明兒是奶奶生日，咱們弄些麵吃吧。”

“也好。”

就是明天咧！奶奶在隔壁房裏翻了個身，咳嗽



着。

“奶奶想吃洋餛飩兒想得什麼似的。”往奶奶身上推。

“小狐媚子，你難道不想吃？推給奶奶！”

她笑。

他想：“真是非給他們帶個回來不行了。”

奶奶在隔壁聽見了，又樂又恨。媳婦把她的心事全說了出來，明兒倒不好意思見面了。孩子正在那兒做夢，聽到洋餛飩兒這幾個字，趕忙從夢裏醒回來。醒回來卻只聽得爹睡的那張牀響得厲害，媽笑得氣都喘不過來。只得又睡去啦。剛睡熟，只聽得爹又在講：

“這餛飩比洋餛飩兒好多着啦。”

別老是餛飩兒餛飩兒的儘在嘴裏講，多嚙真的帶一個回來才不愧做爹咧。索性打起呼嚕來了。

一覺睡回來是初五啦。這老實人這一天可苦透了。一個心兒的想偷一個吉慶蛋糕回去。東張西



望的等了半天，只見人家都在望着他。這夥兒小子的心眼兒他有什麼不明白的？就等着機會想排擠他！等他動手，一動手就抓住他。他一邊做着吉慶蛋糕上面的花朵兒，一邊手發抖，渾身發抖，人也糊糊塗塗的。心裏只：

“偷一個吧！偷一個吧！”這麼的嘟唸着。

從爐子上拿下一個烘好了的大蛋糕來，手裏沉殿殿的，麪香直往鼻翅兒裏鑽，熱騰騰的。得賣十多塊錢哪！什麼都瞧不見了，頭昏得厲害，不知怎麼一下子就擱到桌子底下去了。一望，沒人在瞧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一卸褂子蓋在上面。嘆了一口氣，滿想舒泰一下，可是兀的放不下心。眼皮跳得厲害。別給瞧見了吧！汗珠兒從腦門那兒直掛下來，掛在眉毛上面。兩條腿軟得像棉花，提不起，挪不開。太陽穴那兒青筋直蹦。眼也有點兒花了。

到了散工的時候兒，心才放下了一半。等人家都走開了，他才站起來，解了竹裙，馬上就想低下



身子去拿那撈什子。真的是上場暈，衣服也忘了咧。一身的白麵粉，急急忙忙的不明顯着偷了什麼去嗎？便像平日那麼的抽上一枝煙，劈劈拍拍的拍衣服。可是饒他一個心兒想慢慢兒的來，越是手慌脚忙的一回兒就完了，連帶着脊梁蓋兒上的粉屑也沒拍掉。連蛋糕帶褂子拿了起來，就往外跑，又怕人家多心，便慢慢的踱着出去，抽着煙，哼哼着。

猛的大夥兒在後邊兒笑了起來。他的心碰的一跳三丈高，只覺得渾身發冷。完了！趕忙回過腦袋一瞧，不相干，不是笑他。便連爲什麼笑也沒知道的，跟着也哈哈的笑了起來，只想急着往外走，卻見監工的正在對面走來。笑也笑不成了，臉上的肉發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拚命的笑着，大聲兒的。那聲兒真有點兒像在吆喚。還好，監工的也沒查問他，只望了他一眼，就從身邊過去了。

走出了門，便一百個沒事啦。不相干咧！不料拍的一聲兒，那撈什子溜了下來，跌在脚上，一脚



踹了出去，直滾到門外。也不敢回過腦袋去瞧，趕上去檢了起來，剛想揣在懷裏放開腿跑，後面監工的喊道：

“慢走！”

回過身子他已經跑了過來。

“看你人倒很老實的，原來還有這一着兒，啊？這是你的嗎？”

“不是……是我買的。錢我明天帶來。”

“你買的?!錢明天帶來?!成，去你的吧。明天也不用你來了，錢也不要你的。跌髒了的東西那裏還能買你錢。”說着便對看熱鬧的說道：“諸位老哥說一聲，這話可對?”便在鼻子裏連笑帶哼的來了一下，便進去了。

糟很咧! 愣磕磕的望前走。大夥兒在後邊說他的話，他全聽得，說不上有多難受。老不死，吃了白米飯還不夠，還想吃洋餛飩兒! 那小混蛋回去不打死他! 媳婦也不好，她不說，我不會動手的。行，



吃你們的洋饽饽兒吧！我是生意也停了，白米飯也吃不成了，瞧你們再吃洋饽饽兒去！

一肚子沒好氣的跑回去，到了胡同裏就瞧見孩子野馬似的在那兒跑，弄得兩手稀髒的，便一瞪眼，伸手一巴掌，喝道：

“又死跑！樂什麼的？還不替我死到家裏去！”

孩子抬起腦袋來一瞧是老子，一肚子的冤屈，兩支手一抱腦袋，剛想哭，便瞧見了他手裏那好洋饽饽兒，就忍住了哭往屋子裏跑，嘴裏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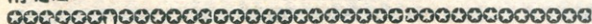
“奶奶瞧！爹帶了洋饽饽兒回來咧！”

爹在後邊兒跟進去，罵：

“嚷？嚷什麼的！偏沒你吃的份兒。”

“今兒奶奶生日，孩子不好，明天再罵他吧，”媳婦過來，把蛋糕接了過去，嘻嘻地。

奶奶一個勁兒的阿彌陀佛，那來的這好兒子。孩子給爹一罵，罵得堵着嘴去坐到門檻上望日頭。這日頭今兒就怪，你瞧牠，五點多了，還那麼高高



的站在上面。兒子懶懶的洗了臉，心裏想：“這回我可完了！”媳婦在那兒燒麵，鍋子裏吱吱的響。奶奶儘端相那洋餡餡兒——嚶，這寶貴可真的到咱們家來啦！他悶嘴咄的坐着抽煙。

“不當家花拉的，那裏就化許多錢買了這個來了！”奶奶瞧兒子，越瞧越覺得這兒子孝順。

“十多塊錢呢！”

“呀！嚇死我咧！生日又不是今年一年有，年年可以做的，何必弄這寶貝來。孝敬就孝敬在心裏邊，吃一頓壽麵也罷了，那弄這些。”奶奶不捨得這許多錢，可是也不願意兒子不買回來。她巴巴的望了幾年咧。“真的買的嗎？”

“不買又那來？”

買的！買的！生意也掉了！你們樂！看你們以後怎麼過？可是奶奶儘望着他唸佛。可不是，奶奶也老了，今年不孝順，往後也沒日子了。

孩子鬧肚子餓，一個勁兒嚷吃飯。



“那裏就餓得這麼了？偏餓死你！”

“是也不早了，麵熟了就吃。乖，去坐在那兒別鬧。”

孩子賭氣不作聲。我不吃了，偏不吃。誰要吃你的東西！我大了賺了錢天天買一個當飯吃——稀罕什麼的！可是賭了半天氣，偷偷的望了望桌上的洋餛飩兒，心又軟了下來。罷咧！有吃總是好的。有好東西不吃，才是傻子。我可不這麼傻。又望望日頭，那傢伙還不下去。真有點兒等急了。

末了，還是奶奶作的主，叫搬開桌子來吃。孩子頂高興，一搬開桌子就搶了條凳去坐在下面。奶奶坐上面。兒子怔在那兒。孩子喊道：

“爹，吃飯咧。”跟老子表示好感似的。

“忙死了！今天偏不給你吃。”

孩子真想哇的撒酥兒了。奶奶連忙說道：

“難得的，大家都吃，我奶奶作主。爹騙你的。”

做爹的瞧奶奶的臉，就瞪了他一眼，也不坐



下，站在那兒切蛋糕。奶奶招呼媳婦來吃，媳婦一面答應着，一面忙着撈麵，一不留神，麵掛在胳膊上，燙得叫了一聲兒。孩子正在那兒瞧爹手裏的刀，猛的爹喝道：

“這麼大的人了，也不知道過去幫着張羅，只知道吃。呆在這兒幹嗎？等鳥！”

爹今兒不知怎麼的，存心找他晦氣。便跳下來從媽手裏接過麵碗來。碗底熱得燙手，又不敢作聲，拿到桌上，一碗放在爹前面，一碗放在自家兒前面。放重了，湯濺在桌子上，把爹也燙着了。

“你頂要緊？今兒是奶奶生日，先給奶奶！這點兒也不明白，十多年大米飯全塞在狗肚子裏！”

奶奶忙護在前頭，自家兒把麵拿了過來：“得啦，你今兒怎麼老找着他。手也燙了，還罵他。大家歡歡喜喜的豈不好？定要磨折得他耗子似的！”

全是你護壞了。我做爹的說幾句你就岔進來。還大家歡歡喜喜的，我就歡喜不起來咧。做爹的一

邊這麼想，一邊就剝下一片蛋糕來。孩子一伸手想拿，給爹一瞪眼就瞪回去了。奶奶就拿了一片給他：“再餓要餓壞了。先吃吧。”

媳婦也坐了下來。大家吃着蛋糕。孩子弄得一嘴子花花綠的奶油，拿袖子一擦，察得腮幫兒上也是的。媳婦把蛋糕擱在嘴裏捨不得嚼。奶奶吃得那張扁嘴動呀動的，好不有味。只有兒子獨自個兒不舒服，又不能說出來。這生意是歇定了的了。明兒再去求求看，也許只扣我幾個工錢。

那一天，在奶奶的眼睛裏頭，他是頂孝順的兒子；在媳婦的心裏邊，他是頂懂事的丈夫；在孩子看來，只要不再給他巴掌，就能算天下頂好的父親了。

可是那晚上，一家子全樂得夢也不做，他卻睡不着。括西北槓子風的日子，滿地大雪，奶奶害病，孩子嚷餓，媳婦哭……他可不能再往下想。

第二天，他去了不久就回來了，臉色陰沉的怕



人。一跑進屋子就躺在牀上，一聲兒不言語的，悶抽煙。奶奶問他：

“今兒怎麼這麼早回來？放假嗎？”

他不回，把煙蒂兒狠狠的扔了。

“怎麼啦？”妻說。

“怎麼啦，還有怎麼啦？停了生意！”

一家子全怔住了。

“爲什麼停生意？你做錯了什麼？”

“做錯了什麼！偷洋餛飩兒給你們吃！”

媳婦馬上哭了起來。奶奶罵自家兒：“老不死，想吃洋餛飩兒！現在可吃出的來了？”氣得把佛珠一扔。菩薩不生眼珠子，我辛辛苦苦過了半輩子香也燒了不少，從沒得罪你老人家，怎麼還叫我老來苦。

孩子悄悄的問奶奶：“奶奶，爲什麼爹不能把洋餛飩拿回來？不是爹做的嗎？”

奶奶罵：“你孩子不懂的。”可是她這一代人不

懂，孩子的一代是會懂得的。

兒子心裏想：“真的，爲什麼我自家兒烘洋餡餡兒我就不能吃呢？”

一九三二，四，二十四日。

斷了條胳膊的人

第一節

這些聲音，這些臉，這些錯雜的街頭風景，全是熟極了的。

跳下了電車，賣票的把門喀的關上，叮叮兩聲，電車就開去了。走到人行道上，便把咬在嘴裏的車票扔了，笑着。拐角那兒那家綢緞鋪子上面的西樂隊把大喇叭衝着他吹：

“正月裏來是新春……”

鼓，有氣沒力的咯咯地敲着；便順着那拍子走。沒走上多遠，嚙的一聲兒，鐵杓敲在鍋沿上，一籠餛飩騰着熱氣在他前面搬了過去——到餛飩鋪子了。過去就是老虎竈帶茶館，水在大鍋子裏儘



沸，一個穿了圍裙的胖子把銅杓子豎在竈上，一支手撐着腰，站在那兒。那邊桌子上是把脚踐到長檯上在喝茶的人。老虎竈的隔壁是條骯髒的小胡同。

到家了！更走得快。

那條小胡同，一眼望進去，只見擠滿了屋子。屋瓦褪了色，沒有磚牆只有板壁的平房。屋簷下全掛滿了晾着的衣服，大門前擺滿了竹椅子；自來水嘩嘩地開着濺得滿地的水，一個小姑娘蹲在前面絞濕褂子。這邊兒是一大堆人聚在那兒說閒話兒，那邊兒又是一大堆人在那兒抹骨牌，還有許多人站在後邊兒瞧。過去點兒是一夥孩子在地上滾銅子；一條竹竿，從這邊屋上橫到那邊屋上，上面掛着條褲子，褲管恰巧碰着他們的腦袋。

這許多全是他的老朋友；那些屋子，那些鋪地的青石板，在地上滾的銅子，橫在屋上的竹竿，他認識了他們有十多年了。他也不站住了瞧抹牌，也不站住了跟人家說幾句話兒，只跟這個，跟那個，

點了點頭，招呼了一下，急着跨大步向裏邊兒走去。他知道翠娟和孩子在家裏等他。第一家，第二家……他知道第八家的門上貼着個斗大的財字，第九家的格子窗的糊窗紙破了一個窟窿，到了第十家，他就一脚邁了進去，馬上滿心歡喜的嚷着：

“寶貝兒來！爹抱，”

孩子正抱着桌子的腿，望着那扇往後進屋去的門，聽見了他的聲音，就又巴着兩條小胖腿，撒開了胳膊跑了過來，嘻開了嘴。他一把抱起了孩子，發瘋似的，親着他的臉，手，脖子，嘴裏含含糊糊的哼着：

“寶貝！乖孩子！爹疼你！”

“爹——媽……嗯——”

指着門，用沒有虎牙的嘴告他爹，說媽在裏邊。媽卻端着面盆跑出來了，把面盆放在桌上，拚着命把孩子搶過去了。孩子拿手比着：

“爹！寶貝拿着碗，”指着碗，“碗——碰！”把



手一放，是說把碗扔在地上碎了。“媽——噯！”綳着臉，撇着嘴，說媽罵他。

爹和媽全笑了起來。等爹把臉沉到面盆裏邊，他又結結巴巴的跟媽說話兒。他摸着媽的下巴：“爹有鬚髭。寶貝——”親着媽的臉，手，脖子，“寶貝——疼！”告訴媽說爹的鬚髭把他刺痛了。在水裏的爹的臉也笑着。

洗了臉，儘逗着孩子玩。翠娟在裏邊燒飯，煙冒到前面來了。他聞着那刺鼻的煙味，也聞着在鍋子裏爆的魚香。瞧着掛在壁上的月份牌上面的人模糊下去，慢慢兒的只瞧得見孩子的眼珠子在那兒發光啦。天是晚了。就開了電燈。黯淡的燈光照到褪了色的板壁上，板壁上的漆已經掉了幾塊。他望着那舊桌子，在這上面他已經吃過十多年飯了；孩子望着壁上的大影子。翠娟端了菜出來，瞧見孩子在瞧影子，就說：

“阿炳，別瞧影子，回頭半晚上又拉尿。”



孩子瞧見了媽，就從爹那兒掙扎了出來，跟着媽跑到裏邊，捧着隻小飯碗出來，爬在桌邊上跪着，嗯嗯的鬧。孩子吃了進去又吐出來，吐了出來再吃進去，還拚菜給爹吃，一送送到他鼻子那兒，吃了半碗就不吃了，跪在凳上瞧爹和媽吃飯。

吃了飯，翠娟去收拾碗筷，他就坐着抽煙，一面哄孩子睡到牀上去。孩子睜大着眼不想睡，儘和他鬧，把被窩全跌開了，樂得眼淚直淌。他嚇他，說老虎精在門外等着呢，再不睡就要來吃人了。他索性要他講起老虎精的故事來啦。他給他纏得沒法，就叫翠娟。

“你瞧，寶貝不肯睡。”

翠娟在裏邊兒洗碗，洗盤子。收拾完了便走出來：

“寶貝，還不睡？”

坐到牀沿上，拍着他，嘴裏哼着：“媽媽疼寶貝……寶貝睡啦寶貝睡——爹爹疼寶貝……”



孩子慢慢兒的不作聲了。翠娟替他把被窩扯扯好，輕輕的站了起來，蹣着腳走到桌子邊坐了，兩口兒談談白菜的價錢，廠裏的新聞，和胡同裏那一家生了兒子，誰和誰鬪了嘴。

不一回兒，外面全靜下啦。馬路上只聽得電車叮叮地駛了過去。猛的汽車喇叭鳴的嚷了聲兒，接着便是督督地敲着竹筒賣餛飩的來咧。看了看手錶，是九點多了，馬上就打起呵欠來，想睡了。

“睡吧。”

翠娟笑了笑，去疊被窩，他就去把門關上，喝了口茶，又打個呵欠，就躺到牀上。一翻身，把胳膊擱到翠娟胸脯兒上，翠娟輕輕的打了他一下。他笑着；一回兒他便睡熟了。

第二節

第二天醒來，忽忽的洗了臉，在睡着的孩子的臉上親了一下，就往門外跑。街上站崗的巡捕還沒



來，冷清清的沒一輛汽車，只有拉車的揉着眼，拉着空車在懶懶的走，穿紅馬夾的清道夫卻已經在那兒掃馬路了，一羣羣穿藍大褂的，手裏拿着團餐飯站在電車站在那兒等車。

坐在拖車裏，打呵欠的人，打盹的人，揉着眼的人他全沒瞧見，他只想着他的掉了漆的板壁，沒虎牙的孩子和翠娟。望着窗外，街上慢慢兒的熱鬧了起來。還是時候不早了呢？還是車從冷靜的地方兒駛到熱鬧的地方兒來了呢？他全不管。他有一個家，一個媳婦和一個孩子！

進了機器間他不敢再想了。他留神着那大輪子，他瞧見過許多人給牠的牙齒咬斷了腿，咬斷了胳膊，咬斷了脖子的。他不能叫牠沾到他的身子。要是他給牠咬斷了什麼的話？——他不會忘記他有一個孩子和一個媳婦。可是真的他斷了一條胳膊呢？大輪子隆隆地鬧着，雪亮的牙齒露着，望着他。他瞧見牠喀的一聲兒，他倒了下去，血直冒，胳膊



膊掉在一邊……他喘了口氣，不能往下想。斷了條胳膊的人是怎麼的？不能做工，不能賺錢，可是肚子還是要吃飯的，孩子還是要生下來的，房錢還是要出的，天還是要下雪的——

“要是這麼一天給大輪子咬斷了什麼呢！”

——見到大輪子就這麼地想着，跑到家裏，見到那掉了漆的牆，見到那低低的天花板，也會這麼地想起了的。想着想着，往後自家兒也慢慢兒的相信總有一天會鬧出什麼來了。老夢着自家兒斷了條腿，成天的傻在家裏，夢着媳婦跟他哭着鬧，夢着孩子餓壞了，死啦，夢着……夢着許多事。在夢裏他也知道是夢，急得一身冷汗，巴不得馬上醒回來，一醒回來又心寒。可是心寒有嗎用呢？他是成天的和大輪子在一塊兒混的。

吃了晚飯，他們坐着說話。他儘瞧着翠娟。

“要是我給機器軋壞了，不能養家了，那你怎麼辦？”



“別放屁！開口就沒好話。那有的事——”

“譬如這麼一回事。”

“沒有的事！”

“我是說譬如這回事——說說不相干的。”

他釘住了她的眼珠子瞧，想瞧出什麼來似的。

“譬如嗎？”停了一回兒。“那你說我該怎麼呢？”

“你說呀！我要問你怎麼辦。”

“我嗎？我還有怎麼呢？去幫人，去做工來養活你們。”

他不作聲。想過了回兒說：“真的嗎？”

“難道騙你？”

他不說話，笑了笑，搖了搖頭。

“那麼，你說怎麼呢？”

“我說，你去嫁人——”

“屁！”

“我抱了孩子要飯去。”



“爲什麼說我去嫁人呢？你要我去嫁人嗎？”

“你受不了艱窮。”

“屁！別再瞎說霸道，我不愛聽。”

他不說話，又笑了笑，搖了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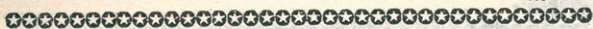
晚上他睡不着。他瞧見自家兒撐着拐杖，抱着孩子，從這條街拐到那條街。

孩子哭了。翠娟含含糊糊的哼着，“寶貝睡啦寶貝睡……媽媽疼寶貝——”輕輕兒的拍着他；不一會兒娘兒倆都沒聲了。

他瞧見自家兒撐着拐杖，抱着孩子，從這條街拐到那條街。他聽見孩子哭。他瞧見孩子死在他懷裏。他瞧見自家兒坐在街沿上，捧着腦袋揪頭髮，拐杖靠在牆上。

猛的；他醒了回來。天亮了。他笑自家兒：“怯什麼呀？”

他天天壯着膽笑自家兒：“怯什麼呀？”逗着孩過子日子，日子很快的過去了。



是六月，悶熱得厲害。晚上沒好好的睡，叫蚊子咬很了，有點兒頭昏腦漲的。他瞧着大輪子一動，那雪亮的鋼刀，喀的砍下來，一下子就把那挺厚的磚切成兩半。皮帶隆隆的在半空中轉，要轉出火來似的。他瞧見一個金蒼蠅儘在眼前飛。拿袖子抹抹汗。他聽見許多許多的蒼蠅在他腦袋裏邊直鬧。眼前一陣花。身子往前一衝，瞧見那把刀直砍下來，他叫了一聲兒，倒啦。

迷迷忽忽的想：“我抱了孩子要飯去。”便醒了回來。有人哭，那是翠娟，紅腫着眼皮兒望他。他笑了一笑。

“哭什麼？還沒死呢！”

“全是你平日裏胡說霸道，現在可應了。”

“你怎麼跑來了？孩子扔在家裏沒人管！”

“你睡了兩天，不會說話。你說，怎不急死我！”

“我說，你怎麼跑來了，把孩子扔在家裏——”

“我說呀，你怎麼一下子會把胳膊伸到那裏邊



去了？”

“真累贅，你怎麼專跟我搶說話，不回我的話呀？我問你，孩子交給誰管着。”

“大姑在家裏管着他。”

“姊姊嗎？”

“對。姑丈和大伯伯上廠裏要錢去了，這裏醫院要錢呢。”

“家裏零用還有吧，我記得還有二十多塊錢在那兒。”

她低下了腦袋去抹淚。

“可是，往後的日子長着呢。”

“再說吧，還有一條胳膊咧。”

他望着她，心裏想：“我抱着孩子要飯去吧。”一面就催她回去看孩子。她又坐了好久，也沒話說，儘抹淚，一條手帕全濕了。他又催她，她才走。她走了，他就想起了拐角那兒的西樂隊，餛飩鋪子的鐵杓敲在鍋沿上的聲音……老虎籠裏的那個胖

子還是把銅杓子豎在籠上站在那兒吧！接着便是那條小胡同，熟悉的小胡同，斗大的財字……他是躺在這兒，右胳膊剩了半段，從胳膊肘那兒齊齊的切斷了，像磚那麼平，那麼光滑。

第二天，姊姊，哥，和姊夫全來了。他們先問他怎麼會鬧出那麼的事來的，往後又講孩子在家裏要爹，他們給纏得沒法，又講到昨兒上廠裏去要錢的事，說好不容易才見着廠長，求了半天，才承他賞了五十元錢，說廠裏沒這規矩，是他瞧你平日做人勤謹，他份外賞的，還叫工頭給抽去了五元，多的全交給翠娟了。

“往後怎麼過呢？”

聽了這話，他閉着嘴望他們。他們全叫他瞧得把腦袋移了開去。他說：“我也不知道，可是活總是要過的。”過了回兒又說：“我想稍微好了些，搬到家裏養去，醫院裏住不起。”

“究竟身子要緊，錢是有限的，我們總能替你



想法。”

“不。現在是一個銅子要當一個銅子用了。”

在醫院裏住了兩個禮拜。頭幾天翠娟天天來，坐在一旁抹淚，一條手帕全濕了才回去。往後倒也不哭了，只跟他談談孩子，談談以後的日子。她也從不說起錢，可是他從她的話裏邊聽得出錢是快完了。那天她走進來時，還喘着氣滿頭的細汗珠子，脊梁蓋兒全濕啦。

“怎麼熱得這個模樣兒？”

“好遠的路呢！”

“走來的嗎？”

“不——是的，我嫌電車裏擠得悶，又沒多少路，反正沒事，所以就走來了。”

“別哄我。是錢不夠了，是不是？”

她不說話。

“是不是？”

猛的兩顆淚珠吊下來啦，拿手帕掩着鼻子點



了點頭。

“還剩多少？”

“十五。可是往後的日子長着呢。”

“廠裏拿來的五十元錢呢？全用在醫院裏了嗎？”

她哭得抽抽咽咽的。

“怎麼啦？你用了嗎？”

“大伯伯騙你的，怕你着急。廠裏只爭到三十元，這裏用的全是他和姑丈去借來的。我們的二十多，我沒讓他們知道。”

“哦！”想了想。“我明天搬回家去吧。”

“可是你傷口還沒全好哪。”

“還是搬回去吧。”

他催着她回去了。明天早上，他哥來接他，坐了黃包車回去。他走過那家綢緞鋪子，那家饽饽鋪子，胡同還是和從前一樣。走到胡同裏邊，鄰舍們全望着他，望着他那條斷了的胳膊。門那兒翠娟抱



着孩子在那兒等着。孩子伸着胳膊叫爹。他把孩子抱了過來，才覺得自家兒是真的少了一條胳膊了。親着孩子的臉，走到屋子裏邊，還是那掉了漆的牆壁，什麼都沒動，只是地板髒了些，天花板那兒掛着蛛網。他懂得翠娟沒心思收拾屋子。孩子掙下地來，睜大着眼瞧他的胳膊。

“爹！”指着自家兒的胳膊給爹看。

“乖孩子！”

孩子的腦門下長滿了痱子。只要孩子在，就是斷了條胳膊還是要活下去的！這時候有些人跑進來問候他，他向他們道了謝。等他們走了，身子也覺得有點乏，便躺在牀上。哥走的時候兒，還跟他說：“你要錢用，儘管跟我要。”他只想等傷再稍微好了些，就到廠裏去看看。他還是可以做工的，只是不能再像別人那麼又快又好罷咧。翠娟忽然嘆了口氣道：

“你真瘦狠咧。”



“拿面鏡子我照一下。”

鏡子裏是一張長滿了鬍鬚的瘦臉，他不認識了。扔了鏡子——“我還是要活下去的！”

“現在我可真得去幫人了。”

“真的嗎？”

“要不然，怎麼着呢？咱們又不能一輩子靠別人，大伯伯和姑丈也不是有錢的，咱們不能牽累他們。”

“真的嗎？”

“你等着瞧。”

他笑了笑，搖了搖頭，瞧見自家兒用一條胳膊抱着孩子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

第三節

每天在家裏，總是算計着往後怎麼過活。他可以到廠裏去瞧一下，工是還可以做，廠裏也許還要他。就是廠裏不用他，也可以做些小本生意，賣糖

菜，賣報紙。翠娟出去幫人也賺得幾個錢一月。可是孩子呵！孩子不能讓翠娟走的。法子總不會沒有，只要身子復了元就行咧。

過了幾天，飯比從前吃得下些了，就到哥和姊夫那兒去走了一遭，謝了他們，託他們瞧瞧有什麼事做沒有。回到家裏，媳婦笑着跟他商量。

“我真的幫人去了，你說可好？”

“真的嗎？”

“自然真的。有個小姊妹在西摩路王公館裏做房裏的，薦我到那邊兒去，你說怎麼着？”

“也好。”

“六元錢一月，服侍他們的二少爺，帶着洗衣服，旁的就沒什麼事……”

她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串兒。他沒聽，望着坐在地上玩的孩子。他聽見過許多人說，娘兒一到公館裏去做，就不願意再回家受窮。也瞧見過他伙伴的媳婦幫了半年人就跟着那家的汽車夫跑了。有



一個朋友的媳婦也在大公館幫人，他要她回來，天天跑去跟她鬧，末了，叫她的主人給攆了出來。那麼的事多極了，他聽見過許多，他也瞧見過。翠娟又生得端整。

“真的去幫人嗎？”

“你怎麼啦！人家高高興興的跟你講……”

“不怎麼。”

“你這人變了。掉了條胳膊，怎麼弄得成天的喪魂落魄的，跟你講話也不聽見。”

“阿炳怎麼呢，你去幫人？”

“有什麼‘怎麼呢’，又不是去了就不回來了。你在家裏不能照顧他不成？”

“他離不了你哪。”

“要不然，你說怎麼着呀？坐吃山空，你又不能賺錢。”

他又望着孩子。

“說呀！你怎麼啦，人家跟你說話，老不存心



聽。”

“唔？”

“你說怎麼着？”

“也好。那天去呢？”

“那天都可以去。我想等你再健壯些才去。”

“等幾天也好。”

傷口是早就好了，就爲了流多了血，身子虛，成天傻在家裏，沒事，有時候抱着孩子到門口去逛逛，站在人家後面瞧抹牌，到胡同外面帶着孩子去瞧猴子玩把戲，孩子樂了，他也樂。姊姊也時常來瞧他。跟翠娟談談，倒也不煩悶。日子很容易混了過去。臉上也慢慢兒的有了血色了。翠娟想下禮拜到王公館去，他也想到廠裏去一回。那天吃了中飯，他便坐了電車往廠裏走。

到了廠裏，他先上機器間去。已經有一個小子代了他的位子了。那大輪子還是轉着，鋼刀還是一刀刀的砍下來。從前的伙伴們樂得直吡喚，叫他過



去。他站在機器前面笑着。真快，一個多月啦。

“伙計，你沒死嗎？”

“還算運氣好，掉了一條胳膊。

“我們總以為你死咧。你沒瞧見，我們把你抬到病車裏去時，你臉白得多怕人。”

“可不是嗎？自家兒倒一點不怕。”

那工頭過來了，跟他點了點頭。

“好了嗎？”

“好了。”

“躺了多久。”

“一個多月。”

“你也太不小心咧。”

“是嗎！”

“如今在那兒？”

“沒事做。”

“現在找事情很不容易呢！”

“我想——”



他的伙伴岔了進來道：“那麼你打算怎麼呢？”

“我打算到這兒來問問看，還要不要人，我還能做。”

那工頭瞧着代他的那小子道：“已經有人了。”

“總可以商量吧？”

他瞧着他的斷了的胳膊嚷道：“很難吧。你自家兒去跟廠長談吧，他在寫字間。”

他便向他們說了再會，跑去了。

推開了門進去，廠長正坐在寫字檯那兒跟工程師在說話。見他進來，把手裏的煙捲兒放到煙灰缸上，望了他一望。

“什麼事？”

“我是這裏機器間裏的——”

“不就是上個月切斷了胳膊的嗎？”

“是。”

“不是拿了三十元醫藥費嗎？還有什麼事？”

“先生，我想到這裏來做——”



“這裏不能用你。”

“先生，我還有媳婦孩子，一家人全靠我吃飯的——”

“這裏不能用你。”

“先生，可是我在這裏做了十多年，胳膊也是斷在這兒的，現在你不能用我，我能到那兒去呢？”

他搖了搖頭：“這裏不能用你。”

“總可以商量吧？”

“你要商量別人怎麼呢？斷了胳膊的人不止你一個，我們要用了你，就不能不用別人，全用了斷胳膊的，我們得關門了。

“先生，總可以商量吧？”

“話說完了。你這人好累贅！”

“難道一點兒也不能商量嗎？”

他不給回，和工程師講話去了。

“你知道我的胳膊是斷在你廠裏的。”

“跟你說話說完了，出去吧！我的事多着。”



“我在這裏做了十多年了！”

他按了按桌上的鈴，是叫人來攆他的神氣。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在桌前，把剩下來的一條胳膊直指到他臉上。

“你媽的！你知道一家子靠我吃飯嗎！”

“你說什麼？給我滾出去！你這混蛋！”

門開了，走進了一個人來，捉住了他的胳膊，推他出去。他也不掙扎，儘罵，直罵到門口。他臉也氣白啦。糊糊塗塗的跑了許多路，什麼也不想，只想拿刀子扎他，出口氣。現在是什麼都完了。還有誰用他呢？可是也許一刀子扎不死他，也許他活着還能賺錢養家，也許還能想法。扎了他一刀子，官司是吃定了，叫翠娟他們怎麼過活呢？頂好想個法子害他一場。可是有什麼法子呢？他來去都是坐汽車的。想着想着，一肚子的氣跑回家裏。孩子跑過來抱住了他的腿，要他抱出去玩。

“走開，婊子養的！”



翠娟白了他一眼，也沒覺得。孩子還是抱住了不放，他伸手一巴掌，打得他撇了酥兒了，翠娟連忙把他抱了過去，一面哄着他：

“寶貝別哭。爹壞！打！好端端的打他幹什麼？對了，打！打爹！寶貝別哭。阿炳乖！爹壞！真是的。你好端端的打他幹什麼！”

他本來躺着在抽煙的，先還忍着不作聲，末了，實在氣惱狠了，便粗聲粗氣的：“累贅什麼！”

“慫大爺近來脾氣大了，動不動就沒好氣！”

“不是我脾氣大了，是我窮了。才說了這麼句話，就惹你脾氣大脾氣小。”

“什麼窮了，富了？你多嚙富過了？嫁在你家裏，我也沒好吃好穿的過一天，你倒窮的富的來冤屈人！”

“對啦！我本來窮，你跟着我挨窮也是冤屈你了！現在我窮得沒飯吃啦，你是也可以走咧。”

“你發昏了不是？”

“什麼幫人不幫人，我早就明白是說說罷咧——”

她趕了過來，氣得一時裏說不出話來。頓着脚，好一回，才：“你——”哇的哭了出來。“你要死咧！”

這一哭，哭得他膩煩極了。

“婊子養的死潑婦！我們家就叫你哭窮了，還哭，哭什麼的？”

“你罵得好！”她索性大聲兒的哭鬧起來。

他伸手一巴掌：“好潑婦！”

孩子本來不哭了，在抹淚，這一下嚇得他抱着媽的脖子又哭啦。這當兒有人進來勸道：“好好的小夫妻鬧什麼！算是給我臉子，和了吧。”

她瞧有人進來，膽大了，索性哭得更厲害，一邊指着他：“你們評評理。一個男兒漢不能養家活口，我說去幫人，他說我想去偷漢，還打我，你打！你打！”



“我打你又怎麼樣？”他趕過去，給衆人攔住了。

小夫妻吵嘴總是有的。何苦這麼大鬧。大嫂你平平氣，一夜夫妻百夜恩，晚上還不是一頭睡的。大叔你也靜靜心，她就是有不是，你也擔待擔待。真是，何苦來！”

他一肚子的冤屈的悶坐在那兒，又不好說。翠娟不哭了，一面抹淚，一面說道：“我走！我讓他！他眼睛裏頭，就放不下我。他要我走，我就走給他看。”一面還哄孩子。孩子見媽不哭，他也不哭了，抹着淚罵爹：“爹壞！打！”

勸架的瞧他們不鬧了，坐了回兒也走了。他悶坐在那兒。孩子也坐在那兒不作聲。她也悶坐在那兒。他過了回兒便自家兒動手燒了些飯吃了，她也不吃飯，把孩子放在牀上，打開了箱子整理衣服。他心裏想：“你儘管走好了。”她把衣服打了一包，坐到孩子的小牀牀沿上，哄孩子睡。他沒趣，舖了



被窩，也睡了。

早上，他給孩子哭醒來，聽見孩子哭媽，趕忙跳起來，只見孩子爬在牀上哭，不見翠娟。他抱着孩子，哄他別哭，到外面一找，沒有。昨兒晚上打的包不見了，桌子上放着八元錢。她真的走了！他也不着急。過幾天總得回來的。

“爹，媽呢？”

“媽去買糖給寶貝吃。寶貝乖，別哭！媽就回來的。”

可是孩子不聽，儘哭着要媽。他沒法，只得把他放在牀上，去弄些水洗了臉，賣了些沸水沖了些冷飯胡亂的吃了。餵孩子吃，孩子不肯吃，兩條小胖腿儘跌桌子，哭着嚷：

“媽呀！”

打了他幾下，他越加哭得厲害啦，哄着他，他還是哭。末了，便抱了他瞧猴子玩把戲去。一回到家裏，他又哭起來了。



鬧了兩天。翠娟真的不回來，他才有點兒着急。跑到他翁爹那兒去問，說是到西摩路幫人去了。丈母還嘮嘮叨叨的埋怨他：“你也太心狠了，倒打得下手。早些天爲什麼不來？自家兒做了錯事，還不來賠不是！她天天哭，氣很了，她說再也不願意回去了。我做娘的也不能逼着她回去。

“還要我跟她賠不是！你問她，究竟是誰的不是呀？她瞧我窮了，就天天鬧，那天是她鬧起來的——”

“你這話倒好聽，好像她嫌你窮了，想另外再嫁人似的。”

“是呀，我窮了，你丈母也瞧不起我了——”

“我倒後悔把她嫁了你窮小子……”

又說翻了嘴。他賭着氣跑出來，想到姊那兒去，叫她去跟翠娟說，孩子要媽，天天哭，回頭一想，又不知道她在西摩路那兒，又不願意回到翁爹家去問。隨她吧，看她能硬着心腸不回來。回到



家裏，剛走到破了一個窟窿的格子窗那兒，就聽得——

“媽呀！”哭着。

隔壁的李大嫂正在哄他。見他進來！就把孩子送給他：

“爹來了！拿去吧，我真累死了！”

他抱着孩子在屋子裏來回的踱，孩子把腦袋擱在他肩上嗚嗚地哭着。踱到那邊兒，他看見那扇褪了色的板門，踱回來，他就瞧見一個銅子骨碌碌的在門外滾過去。一個髒孩子跳着跟在後邊兒，接着就是拍的一聲，骨牌打在桌面上。慢慢兒的孩子便睡着了。他放下了孩子，胳膊有點兒酸疼，就坐着抽煙。

天天這麼的，抱着孩子在屋子裏踱，等翠娟回來。姊又來看了一次，勸他耐心等，她總要回來的。他卻賭氣說：

“讓她，嫁人去吧！我早就知道她受不了艱

窮！”

可是他還是天天抱着孩子等；孩子哭，他心急。幾次想上翁爹家裏去，又不願意去瞧人嘴臉，只得忍住了。孩子不肯吃飯，一天輕似一天。錢一天天的少了下去。過了一禮拜，翠娟還沒回來，他瞧見自家兒抱着病了的孩子，從這條街跑到那條街。

第二天他只得跑到翁爹家去，丈母不在，翁爹告訴了他翠娟在那裏。他又趕到姊那兒，要她馬上去。他和孩子在姊家裏等。孩子哭，他哄孩子：

“寶貝別哭。乖！姑姑接媽去了。媽就來！”

他一遍遍的說着；他瞧見姊和翠娟一同走了進來，翠娟繃着臉不理他。他向她說好話，賠不是。真等了半天，姊才回來。他望着她，心要跳到嘴裏來啦。

“她什麼話也沒說。我說孩子哭媽，她只冷笑了一聲兒。”



“你是說孩子哭媽嗎？”

“我是說孩子哭媽，她就笑了一聲兒。”

“她孩子也不要了嗎？”

“我不知道，她只冷笑了一聲兒。”

他冷笑了一聲兒，半晌不說話。親了親孩子：“寶貝乖！爹疼你！咱們回去。”孩子先聽着他們說話，現在又哭起來了。

回到家裏，他抱着哭着的孩子踱。

“爹，媽呢？”

他冷笑了一聲兒，踱過去，又踱回來。

“爹，媽呀！要媽！”

他又冷笑了一聲兒，又踱過去，又踱回來。

第四節

孩子病了。

抱在手裏，輕極了，一點不費力。孩子的腦袋一天比一天大啦。只乾哭，沒眼淚。眼珠子陷在眼

地裏叫了聲天，覺得腿也跑乏了，胳膊也抱酸了，便靠在牆上歇着。不一回兒那巡捕走了出來，問他道：

“你姓什麼？”

“姓林。”

“翠娟說他沒丈夫的。”

“我就是他的丈夫嗎！”

“你弄錯人了。這裏的翠娟沒有丈夫的。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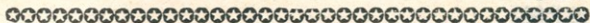
他只得跑了出來，站在路上。他等着。他想等她出來。

“爹，媽呀！”孩子的聲音像蚊子的那麼細。

“別哭，媽就來的。”

直等到天晚，他走了回去。沒吃飯，望着孩子發愁。孩子不會哭了。他踱着，踱到半晚上，孩子眼皮一闔。

“寶貝！寶貝！”



孩子不作聲，也不動。

他再叫了聲兒：“寶貝！”

孩子不作聲，也不動。

他一聲兒不言語，抱着孩子，踱到那邊兒看見褪了漆的門，踱到這邊兒，看到紙糊的格子窗，窗外靜悄悄的。

他一聲兒不言語，抱着孩子，踱到那邊兒，看見褪了漆的門，門裏邊那間屋子從天窗那兒漏下一塊模模糊糊的光來，踱到這邊兒，看到那紙糊的格子窗，窗前的地板上也有了一扇格子窗。

猛的，他坐到牀上，放了孩子，用他那條又酸又麻的胳膊托着腦袋，揪着頭髮，哭了。

他儘坐在那兒，泥塑的似的。傍晚兒，他把孩子裝蒲包裏邊，捨了出去。回來時走過那家綢緞舖子，那家餛飩舖子，那家老虎竈，拐灣，進了胡同，第一家，第二家……胡同裏有人打牌，有人滾銅子……第八家，門上斗大的財字，第九家，格子窗破



了個窟窿，跨到自家兒家裏——空的，只有他一個人。門也不帶上，又跑去了。

半晚上，他回來啦，紅着眼珠子，扶着牆，嘔着，摸到自家兒門口，堆開門跨進去，絆在門檻上，一交跌下去，就躺在那兒一動不動的，嘴犄角兒噴着沫，嘴啃在地上，臭的香的全吐了出來，便打起駢來啦。

第五節

接連着好幾天，喝得那麼稀醉的回來。第二天早上醒回來，不是躺在地上，就是爬在牀舖底下。臉上涎子混着塵土，又髒又瘦。家也亂得不像了。到處都是嘔出來的東西，也不打掃；被窩裏邊真腥氣。白天也睡在那兒，一醒，望着那隻孩子抱過的桌腳，想

“這回我可完了。”

有時，他醒回來，會看見一隻黑貓躲在桌下吃



他吐出來的東西，見他一動，牠就鳴的縮到角裏望着他。也沒人來瞧他，他什麼也不想，一醒就檢了件衣服去買酒吃。

“活着有什麼意思呀！哈哈！”

仰着脖子，一杯。

“活着有什麼意思呀！哈哈！”

仰着脖子，又是一杯。一杯，兩杯，三杯……慢慢兒的眼前的人就搖晃起來了，便站起來，把荷包裏的錢全給了跑堂兒的，也不唱戲，也不哭，也不笑，也不說話，只跌着，跑着的回家去。第二天睜開眼來，摸一下腦袋，有血，腦袋摔破了，腰也摔疼了。

有一次，他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睜開眼來，好像瞧見翠娟站在牀前，桌上還擱着隻面盆，自家兒臉上很光滑，像剛洗過臉似的。翠娟像胖了些，大聲兒跟他說：

“你怎麼弄得這個模樣兒了？”



他唔了一聲。

“孩子呢？”

他又唔了一聲。

“孩子，阿炳在那兒？”

“阿炳？”他睜開眼來，想了想。“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好像是死了。”

閉上眼又睡啦。再醒回來時，翠娟不見了，屋子裏還是他一個人，也記不清剛才是夢還是什麼。他只記得翠娟像胖了些。

“翠娟胖了些咧。”他心裏樂。

被窩裏的腥氣直撲，地上積了許多塵土，嘔出來的東西發硬了，許多蒼蠅爬在上面。便想起了從前的家，瞧見他吐了嘴裏咬着的電車票走回家來，阿炳抱着桌子脚在那兒玩……誰害他的？誰害得他到這步田地的？他咬緊着牙想，他聽見廠長在他耳旁說：



“這裏不能用你。

他又記起了自家兒給人家攆出來。

“死是死定了，可是這口氣非得出呵！”

他儘想着。

第二天他揣着把刀子，往廠裏走去，他沒錢坐電車。他沒喝醉，人很清楚，咬着牙，人是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只三個月，他像過了三十年，臉上起了縐紋，眼望着前面，走着。到了廠門口，老遠的就望見一輛病車在那兒。走近了，只見一個小子，腿斷了，光喘氣，血淌得一身。許多人圍着瞧，他也挨了進去。

斷了胳膊，斷了腿的不只他一個呢！

隔着垛牆，就聽得裏邊的機器響。他想跑到裏邊去瞧一下。那雪亮的鋼刀，還是從前那麼的一刀刀砍下來。地上一大堆血，還有五六個人在那兒看，全是挨砍的臉。他們都不認識他了。他知道他自家兒變得厲害，也不跟他們招呼。他看着這許多

南北極。



骯髒的人，骯髒的臉。他瞧見他們一個個的給抬了出去，淌着血。他又看見他們的媳婦跑了，孩子死了。他又聽見這句話

“這裏不能用你。”

天下不知道有多少磚廠，多少工人；這些人都 是挨砍的，都得聽到這句話的。給砍了的不只他一個，講這話的不只一個廠長。扎死了一個有嗎用呢？還有人會來代他的。

一句話也不說，他跑出了廠門。他走着走着。他想着想着。他預備回去洗個臉把屋子打掃一下。他不想死了。

走過餈餈舖子那兒，鐵杓噹的一聲兒，他第一次笑啦。

油 布

雨是下着，下着。

又是霉天啦。雨掛到腦袋上面，雨掛到褂子上面。雨順着頭髮往下掉，雨順着脖子往下掉。褂子貼住了皮肉，頭髮貼住了腦門。

太陽從雲裏冒出來了，在淡淡的太陽光裏邊兒下着牛毛雨，不像是天上掉下來的，像是屋簷那兒掉下來的。

拉着粗麻繩一步步的走，在後邊兒是一輛塌車，塌上是大車木箱，大木箱上面蓋了塊油布。雨掛到油布上面，再掛到地上；大木箱是乾的，大木箱裏邊兒的搪磁面盆什麼就是浸透了雨水也不會霉爛的。

路上像鋪了層油，滑極了。也沒哼哼小曲兒的



心思，只喘着氣，拉着場車，在給雨水沖洗着的皮肉上淌着。

汗是淌着，淌着。

車輪是轉着，轉着。

雨是下着，下着。

油布在雨裏邊，像給雨浸透了的皮肉似的發着光。看到那油布，大家心裏邊兒想起了從前的伙伴：

“阿川怎麼還不回來上工哪？”

那麼個瘦個子，又生得短，還像個孩子似的——這就是阿川。

黃臉蛋，瞧上去沒點兒血色，也沒鬍鬚，頭髮也很稀薄的，秤一秤怕只三斤重。一到冬天就傷風，成年的咳嗽，在做活的裏邊兒，像他那麼的體格倒也少見的。

是去年，也是這時候兒。天也老不晴，就是半晚上也會滴滴瀝瀝的把人鬧醒來。他早就傷了風，



還得天天拉着場車，淋着雨，從周家橋廠裏拉到店裏。在廠裏，把大木箱搬到場車上面，把那塊油布蒙上了，他們四個人就三個人拉着粗麻繩，一個在後邊兒推，往白利南路走去。一個廠裏的小夥計穿了套鞋，把褲子捲到大腿那兒，長褂子也撩得高高的，挾着本出貨簿，一隻手拿着傘，跟在後邊兒。

四面全是田野，雨像一重霧似的遮在那兒。前面是很長很長的柏油路，低的地方兒積滿了水，高的地方兒積滿了泥。滑得站不住腳，可是非站住不行，還得拉着七百多斤重的場車往前推。彎着腰拚了命，只聽得鐵輪子骨碌骨碌的跳着，從高的地方兒跳到低的地方兒，低的地方兒跳到高的地方兒。雨咚咚的流到溝裏去。一到兆豐公園那兒，就渾身濕透了。水從眉毛那兒掛下來，眼珠子也不容易睜開來啦。可是在油布底下的大木箱卻乾得起裂縫，像在那兒對他們說：“瞧瞧我的雨衣哪！”眼珠子閃着一種鈍光。



他猛的連着打了幾個噴嚏，把鼻涕擱在地上，往樹上一抹手指道：“老子又受寒了！”說着就咳嗽起來啦，張大着嘴空咳，咳不出痰來。一邊咳嗽，一邊咕嚕着。

牛毛雨，越下越密，密得不透風。水打嘴犄角兒那兒往嘴裏淌。大家都咕嚕着。

“媽的，老下雨，下雨天，還出貨。”

“狗子生的才幹。從沒乾乾燥燥的過一天，老像掉在水裏的狗子，狗子才幹的勾當。”

“皮肉也會發霉了……”

越走越慢啦。儘罵，罵誰呢？算是罵老天，罵廠長。可是罵了沒人應，多乏味。瞧瞧後邊兒跟着的那小夥計，他故意不理。

媽媽的，跟着幹嗎？存心逗他，存心跟他鬪嘴，存心把他出氣。

過了一回兒，那小子果真發話啦：“快點兒走吧，出了貨大家回去舒舒服服的洗個澡豈不好。”



“快點兒走！誰又坐着？瞧人挑擔不費力，真是的。”

“誰又拉着你，不让你走？”

“我也是好心，省得大家牽在一塊兒給廠長罵，討沒趣……”

“罵也由他，打也由他，不干你的事。拉得快也這麼，拉得慢也這麼。總得一步步走的，誰也沒生了翅膀來着。咱們又不忙着趕去拍馬？”

“什麼拍馬不拍馬？講得清楚點兒。誰拍馬來着？”

“問你呀？誰拍馬來着？誰說你拍馬來着？”

“神氣什麼的，你也沒比咱們強好多！”

這小子急了，大家合夥兒鬪他一個嗎。“何苦來？到我身上來出氣！又不是我巴望天下雨的，又不是我要你們來出貨的。原是爲大家好，省得招廠長說話，說我們偷懶……”

阿川連忙忍住了咳嗽，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兒：



“偷懶……！”這下就哼得又打起噴嚏來了。

“誰偷懶呀？偷懶！你來拉拉看！怪不得廠長老罵我們偷懶！原來是你在裏邊兒搬弄。”

“誰呀？你說誰呀？大家都吃人家飯，誰也作不得主。你們也不用到我身上來出氣，誰愛強儘管去跟廠長說去，叫他下雨天不准出貨。”

阿川岔了出來道：“跟廠長說話去！咱們‘是’不配跟廠長說話，原不像人家‘配’拍馬來呀！”

“什麼拍馬不拍馬？講話別含糊。誰又拍馬來着？誰說你拍馬來着？”

就像剛才那麼的再對罵了一遍兒，罵到這兒，又罵回去了，從頭罵起來。又罵一遍。越罵越有勁，越罵車越輕——心裏邊也輕鬆了許多。阿川不做聲，咳嗽着，冷不防的岔出來，刻薄那小子一句。一遍又一遍的鬪着嘴，直鬪到鋪子門前。

把大木箱卸下車來，搬到鋪子裏邊，解下腦袋上繫着的濕手巾，絞乾了，擦了一把臉，站在屋角



裏，掏出口袋裏的半攞烟來抽着，向夥計們要了杯熱茶喝，等回單。望望天，雨不知多嚙才肯停。店堂裏暗得什麼似的，阿川的臉瞧着多黃，不停的咳嗽。大家故意逗他玩，說他這回傷了風準活不久了。他頂怕死，一傷風就心寒。大家這麼說可把他的臉越加嚇得難看了。回去時不說話，怔怔的走，猛孤丁的想起了便問人家：

“傷風不會死的吧？”

“那裏不會死！害傷風的一年也不知道有多少咧。”

“這不是存心咒我嗎？”

“誰咒你？是真的。不信，問人家。”

“你就不用嚇我。”故意哼哼小曲兒，裝做滿不在乎的神氣，其實心裏邊怕得厲害。回到廠裏就洗澡，吃晚飯的時候兒喝一杯白乾，去躺在牀上，蒙着被窩等出汗。到半晚上咳醒了，咳了半天，咳出一口痰來，嗓子那兒又甜又腥的。劃了根火柴，往



地上一照，痰裏邊好像有一絲紅。仔細的一瞧，天保佑，還好，沒帶紅。拉了半輩子車，做了半輩子光棍，就死了，真是太苦咧！真不願意死呵！

天剛亮，他又咳醒了。

“真要死呢。”

再也睡不着啦，乾咕着眼發怔。外面不像在下雨。他高興起來了。豎起身子來望了望窗外。天上有點兒紅雲，西邊的天還低得碰屋頂。刮一陣風把那些烏雲刮跑了吧！今兒再也淋不得雨了。

一上午，天不刮風，也不下雨。熱得想冒汗，汗卻給悶住了冒不出來。他拉了半天場車，拉出了一身汗，傷風倒好了，可是還不敢大意，還穿着件單褂子，扣子也不敢解。大家都光了上半身，儘抹汗，一邊拉一邊笑他：

“阿川鼻子通了！”

阿川也有這麼一天通了鼻子的，嘻！自家兒也高興，傷風真的好呢。害傷風也許會害死人的。



“阿川，把油布蒙着腦袋吧，留心受了寒——說着玩兒的呢！”

“呸！我那裏就這不中用了？”

“聽哪，阿川不怕傷風啦！”

大家笑開了。

“不是的。我是說今兒不下雨，用不着牠。”

“就是下雨，你也沒福用牠吧！”

“嘻！”他只能笑。

吃了中飯，街上輕輕的刮着風，塵土迷眼。天氣也涼爽了許多。天上的雲慢慢兒的跑開啦，跑得滿天都是。剛把貨物裝好，用繩子紮住了，一滴雨掉在他下嘴唇上面。給嚇了一跳，嚷：

“又下雨了！”

大家抬起腦袋來看，天真陰沉。有人把胳膊伸在外邊，看有沒有雨掉在上面。

“沒下。”

“像要下雨的模樣兒。”



走了沒多遠，柏油路上面顯出一點點的斑疤來啦；前面的雲像浮在地上，汽車就像打雲裏邊飛出來的。一會兒，街旁樹上的葉子也響起來啦，再一會兒，大家的臉上也滴到了。

“真的下雨了。”

“媽的又下雨！真別扭，索性下一陣大的也罷，偏那麼不痛不癢的下一陣，冒了冒太陽，再下一陣。”

“把油布蓋起來吧。”

“蓋了幹嗎？搪磁又不會霉壞了的，人還沒雨衣穿呢，大木箱倒穿起雨衣來了！”他把油布抖開了，蒙在大木箱上，雨掉在上面淅淅地。

“你想穿雨衣嗎？”

“可不是，可真想呢！”

那小夥計的雨傘唿的撐開了，往前斜着點兒，遮住了自家兒的眉毛，雨珠兒還儘往他身上飄。雨跟着風迎面撲來，阿川又說了句：“可不是，可真想



呢！到說雨衣，有塊油布蒙着也強得多了。”

拉到鋪子那兒，他摸着那塊油布，油布沒油紙滑，可是真不錯，挺厚的，一滴水也沒漏到木箱裏邊。又說了句：“可不是，可真想呢！”卻覺得鼻子又塞住啦。

下了一整天雨，一陣大，一陣小，沒結沒完的，真累贅。他一個心兒的巴望晴，真的晴了，沒隔上多久，天上一陣黑，又下起來啦。傷風是傷定了。上牀時雨才停了下來，熄了燈，翻了幾個身，挪挪腿剛想睡，卻見月光直照進來，照到枕頭那兒，一顆大星星貼在對面屋頂上的天空上面。他可真高興，瞧了一會兒，星越來越多了，這兒那兒全有，月亮旁邊還有堆黑雲——不相干，明兒管天晴。這一樂，樂得他好容易才睡着。

第二天起來，眼前一亮，嚮晴的藍天哪！他裂着嘴笑了，喝了聲采：“好哇！”

“好小子，樂得那個模樣兒！”



“哈哈！”他跳了出去，又跳進來。

“別高興，今兒要下大雨呢。”

“放你娘的臭屁！”又跳出去，剛跳到外面，腦袋上面轟的一聲兒，就像天裂了開來似的，嚇得他站住了，作不得聲。一陣雲影飛快的從地上掃過去，接着一陣風往門裏刮，刮得他的褂子全飄了起來。媽媽的，打雷了嗎？抬起腦袋來望天，果真那邊兒起了黑雲，像有輛大卡車在天上駛似的，又是一陣悶雷，不十分響，在雲裏邊滾了過去，隆隆地，振的人心跳，他怔怔的望了一會兒，瞧那黑雲慢慢兒的厚了起來，多了起來，也不知道是那來的。儘打雷。

跑到屋子裏，屋子裏邊夠暗的，像傍晚兒。天一陣陣的暗下來，到吃早飯的時候兒，天翻地覆的一聲雷，就像連地面也要翻了過來似的。他剛在那兒咕嚕着：“不知道是誰壞了良心，天雷打呢。”就嘩嘩的，一顆顆帽結子那麼大的粗雨點掉下來啦。

眼前頓時扯起了一道簾子，屋子什麼的頓時隱到雨裏邊，瞧不清楚了。

大家都望着天發愁。那麼大的雨怎麼能出貨呢？可是今兒要出的貨又分外的多，再不動手怕搬不完。

雨不像會小下來的樣子。屋簷那兒水像瀑布那麼的往下掛，水溜裏的水越流越急了，陰溝那兒已積了些水，雨掉在上面顯着一個個的水釘。

猛的電光一閃，黑雲像往外散了一散，接着便是一陣雷，大的小的一起轟，越轟越遠，雨越加急了，雨點越加粗了。阿川不由眉尖打上了疙瘩，太息了一下。對面那押車的小子，撐了雨傘急急的走來，向他們招手，也聽不清他在那兒嚷什麼。他走進了屋，把雨傘往地上一放，一面拿手帕抹臉，一面說道：“怎麼不來呀？”叫人家冒大雨跟得來，瞧，褲全濕了。”

“這麼大的雨怎麼能出貨呢！”



“再不動身，今兒趕不及運完了。”

“趕不及也只得趕不及了。就是趕完了，咱們也沒好處。”

“是廠長說的，今兒非得趕完不行。”

“廠長！又是廠長！成天的拿廠長來壓人！他要趕，叫他自家兒去拉！究竟也是人，這麼大的雨誰也不能趕路的。”

“這話不用跟我說。難道我就高興在雨裏邊跑路？”說着就氣虎虎的走了。剛才放雨傘的地方兒積了～大堆水，大家瞧着那堆水不說話。外面的雨聲就像海浪似的嘩嘩的儘鬧。大家心裏想這霉天真別扭，不知道多嚙才能完。

過了回兒，只見穿了雨衣的胖廠長來了，皮鞋踐在泥上，鞋跟上濺滿了泥水，西裝褲腳也沾了些泥。臉上的氣色也沒晴天好，挺難看的一副嘴臉，大踏步走來。大家心裏邊明白那小子又不知在他前面說了些什麼呢。



他老遠的就嚷：“幹嗎還不去送貨？”

有人回他道：“馬上就來了。”

他沒聽見，還往這邊走來，大家瞧着他。他走進了屋子就問：“幹嗎還不去送貨？”一邊在地上頓腳想摔掉鞋上的泥，手還是插在大口袋裏，水從他的帽沿那兒往大肚皮上掛。

“這麼大的雨嗎！想等牠小下來一點！”

“小下來一點！要你們吃飯的嗎？誰不願意送貨的儘管滾，我這裏不少你們這麼的人。”說着，把帽沿扯了扯就往外走。

“來了，馬上就來！”

他的大影子走到雨裏邊。大家望着他走了去，又你望我我望你的對望了一下。

“媽媽的！”又望了望天。

“走吧？”

“走吧！”

把毛巾紮到腦袋上面，一個跟着一個走了出



云。

阿川太息了一下：“又得傷風呢！”

大家不由給他逗得笑了起來。

廠長瞧着他們把貨裝好了，把油布蓋上了才走。阿川望着他啐了口，把中指向他一伸道：“雞巴給你吃！走！”吆喝了一聲兒，拉起了麻繩，大家合夥兒一拚力，輪子就動了。一大滴一大滴的雨點掉到他身上，不一會兒，褂子就濕了，跟皮肉貼到一塊兒。人像瘦了些，臉也全濕了，水從毛巾那兒掛下來，像誰拿一盆水潑在他腦袋上似的。手往臉上一抹，臉上的油和水混在一塊兒一顆顆的大水珠全抹到手上去了。

越走越不得了，褂子綳急啦，喘氣也不舒服，兩條腿也跨不開。那塊油布也給雨打得碰碰的儘鬧。受不了呢，這雨。他瞧着那塊油布心裏想：“管不了這許多啦，性命要緊。”一伸手扯了過來披到身上道：“管他呢？老子受不了。”也不去看跟在後



邊兒押車的小夥計的嘴臉，他知道他準是一副尷尬臉的在望着他。伙伴們不作聲，心裏想：“好大膽！”押車的小夥計卻很爲難的說話了：“阿川，別開玩笑吧！”

“開玩笑？誰在開玩笑？”

“把油布蓋好吧！淋濕了貨物不是玩的。”

“搪磁磁不怕水的。”

“話不是那麼說。給廠長瞧見了大家落個不清不白，這干係我可擔當不了。”

“誰要連累你？廠長瞧見了我自來擔當，不干你的事。”

“行！回頭別往我身上推。我可不管！”

阿川哼了一聲兒：“誰要你管！”

那夥計也不響了，忍着氣跟在後邊兒，一個心兒巴望他半路上碰着廠長。可是老天保佑他一路上多順溜，沒點兒風險。他從油布底下望着別人，眼珠子骨碌骨碌的，挺得神的。大夥兒的腦袋上面



全像了條河，水直流，身上沒一塊乾皮肉。就是那夥計的長褂子也濕了，雨傘可擋不了斜雨哇。大家全氣不過他。

“我就巴望廠長冷不防的跑了來！”

“媽媽的好小子，你舒服，啊？貨物全濕了，到了店裏，掌櫃的瞧見了就有你的！”

他全不理，嘴裏哼哼着，瞧雨打在人家身上，他心裏高興。他像發了橫財，誰也不在眼下了。快到鋪子那兒，就把油布拿下來，給好好的蓋在木箱上面，還拍牠一下道：“好寶貴！”對大夥兒笑了一笑。那夥計暗地裏罵：“你倒乖覺！”

到了店裏，掌櫃的瞧那些貨物濕了，便問那夥計道：“怎麼啦？怎麼會濕得這麼了？”

他想明說，一看阿川正望着他，又有點兒不敢，一時裏倒說不上話來啦。阿川搶着道：“先生，你沒瞧見多大的雨哪！”

掌櫃的瞧瞧那押車的夥計，他便低下了腦袋。



阿川連忙又說：“油布也有點兒漏水呢，用了好幾年啦。”

掌櫃的打量了他一眼，也不作聲，只哼了一下。阿川心裏一跳：“誰也不動牠嗎！好好兒的蓋在貨物上面了來的。”他又哼了一聲道：“好好兒的蓋了來的，那木箱會沾得那麼濕的嗎！”阿川不敢再回話，悄悄的跑開了。

回去時就有人跟他說：“阿川，明天那塊油布不能讓你用了，公公平平的一人一天。”

“你別想得那麼穩，誰拿得定沒誰到廠長前面討好去呢？”

“好傢伙，你又想法兒來騙人了嗎？管他有沒有人到廠長前面討好去，明兒這油布我是拿定了。”

打了一晚上雷，睡夢裏只聽得簷溜嘩嘩的響，到早上就下着小雨。裝上了貨，廠長跑來說道：“今兒再有把遮貨的油布披在身上擋雨，哼，留神給我



碰見！”

阿川等他去了，就向那押車的一努嘴道：“可不是？就有人拍馬去了。”他一边走一邊罵：“那個王八養的，又不是他的貨物。干他媽事，就去報告廠長。自家兒媽偷漢子，鮮蹦活跳的做了大王八，倒一百個不管呢！”

這一罵可把那押車的罵急了，他跳起來道：“你娘才養漢呢！我吃了飯沒事做，來管你的閒事。就是我報告了，也沒什麼不應該。有你罵的份兒？咱們回頭到廠長前面評評理數去！”

他就啐：“呸，我才吃了飯沒事做，罵王八！”也不理會他，還是罵他的。

那夥計真給罵狠了，索性橫了心道：“是我去報告的，你把我怎麼着？”

他也氣狠啦，想揍他，又怕敵不過，反給人家笑話，就狠狠的罵道：“把你怎麼着？我入你娘，叫你做王八！把你怎麼着？我叫你響噹噹的做王八！”

你這狗養的！”

這一下大家都罵開啦，把人家的祖宗也罵上了。雨一陣急似一陣也不覺得。末了那押車的道：“你也不用嘴裏強，有本領的儘管再把油布披在身上，我就佩服你。”

他先不答話，拿來就披在身上：“有什麼大不了了！”

“瞧你披到店裏！”

他哼哼了又擔心他真的去報告，便一路咒了去：“王八生的才去報告。去報告的是孫子！”

直咒到店裏，還沒到就拿下來蓋在貨上。那夥計冷笑了一下。他又罵：“老子入你娘！”那夥計也不給回，到了店裏，見了掌櫃的就說：“你瞧今兒雨並不大，木箱又濕了。”

“你怎麼管的？叫你押車，你在押什麼呀？”

阿川心裏好笑。

“押車！說了幾句話就讓人家把祖宗也給罵上



了。”

“誰罵你？”

他望着阿川道：“你問他。”

掌櫃的回過身子來望阿川。阿川急了，跑過去手直戳到他臉上道：“問我什麼呀？你說！你說！”

“剛才罵我的不是你嗎？把油布蒙在身上的不是你嗎？”又指着他向掌櫃的道：“你問他！剛才他把油布蒙在身上，我說了幾句，他跳起來就罵，還說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阿川連忙岔進去道：“你別冤枉人！誰把油布披在身上！”對掌櫃的：“你問他們，究竟是誰冤枉誰。”把他的伙伴全扯了過來。

掌櫃的向着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阿川急得只望着他們，又不敢做鬼臉。

“他們一出廠門就鬪嘴，直鬪到這兒，我們也不知道是怎回事兒。”

“他把油布披在身上沒有？”

“沒有，我們沒瞧見他披在身上。”

那押車的跳了起來：“說謊！你們別偏心，老天
在上面。”

“真的沒披在身上？”

“真的沒瞧見他披在身上。”

“那麼木箱怎麼會沾濕的？”

“我們在前面拉不能知道，您先生問他就明白，他是跟在後邊兒押車的。”

這麼一來，押車的還能說什麼話呢？他氣得光
咒人：“良心別放偏了，天雷打的！”

掌櫃的瞧了他們一會兒，不信似的。“去吧！”
又加了一句：“留神給碰到就是了。現在捉不到把
柄，由你們賴。”

走了出來，阿川樂得做鬼臉，撇着嘴望那押車
的。押車的嘴裏咕囔着，也不說話。大家對阿川說
道：“怎麼請請我們呢？沒我們，瞧你不——哼！”

“放心，今晚上白乾兒算我的。”接着就大聲兒

的說道：“嘻，拍馬？拍在馬腿上！老子明兒還拿來披在身上，瞧你怎麼着！”

到了明天，阿川走到靜安寺就把油布披在身上。天很陰沉，那邊兒卻透着黃色，像要冒出太陽來的模樣兒。很細很細的雨下着，不容易看見。地上是濕的，可是來往的人全不帶傘。米粉似的雨點飄着，飄到臉上又涼快又舒服，也不沾濕褂子。就是沾在褂子上面，也像一拍就能拍掉似的。押車的在後邊兒儘說：“是好漢回頭別賴！”阿川光冷笑。

再走了一段，天猛的暗下來啦。暗得真快，只一會兒就暗得像傍晚兒啦。路上的人全跑着，急急忙忙的。再下去，只見舖子的前面站滿了一堆堆的人。黃包車全扯上了篷。來往的電車上全擠滿了。在路上走的只有穿了雨衣的和拿了傘的。

“怕要下雷雨呢！”

剛說出了這一句話。只見正在他們旁邊兒走着的幾個穿短褂子的，猛的飛快的跑到街道上去，

撞在一個彎着腰在脫鞋子的身上。接着便一陣大雨來啦。路上靜靜的不見了來往的人，溝裏馬上咯咯的流起水來。不一會兒柏油路全濕了。汽車嘶的過去，水便濺起來。阿川把油布一拖，蒙到腦袋上面，望着躲在屋簷下的人們。伙伴們全縮着脖子，脊梁蓋兒動着。褂子貼在上面，筋力顯了出來。他使勁拉，一個勁兒吆喝着：

“拉哇！”

“別高興，留神碰着廠長！”

“屁！你氣不過不是？”他笑，望着地上的水裏自家兒的影子，大得不像人。雨打在他脊梁蓋兒上面，可是那塊油布像座小屋子似的遮着他。他是乾的。腳踐在水裏倒有點兒冷了。他心裏邊想：多嚙再買雙套鞋呢！正想得高興，忽然覺得那場車重了，一瞧卻見伙伴們都站住了，廠長站在前面，那麼個胖個子攔住了他們，還是那麼的水，打帽沿那兒直往他大肚子上面掛。他怔住了。廠長要把他吞



下去似的喝道：

“混蛋！爲什麼把油布披在身上？”

“報告廠長，因爲下雨才……”

“因爲下雨才披在身上不是？你倒尊貴，不像做活的人……”

“報告廠長，我身子太弱，吐過血的，淋了雨怕老病發作。”

“你怕老病發作，就不怕我的貨物霉壞嗎？”

“可是，搪磁不會發霉的。”

“混蛋，多什麼嘴！搪磁不會發霉，裝貨的木箱也不怕雨不成？還不把我的油布拿下來！”

廠長站在那兒，又胖又大的，兩隻手放在口袋裏，望着他。阿川站在那前面顯着多瘦小，委屈地拿下了那塊油布，蓋在木箱上面，雨馬上打在頭髮上，臉上，褂子上。他拉着藤繩，一聲兒不言語的拉動了場車，招呼着伙伴們：

“喂，走吧。”

他黃着臉走着，走着，直走到店裏，沒講一句話。押車的跟在後邊兒冷笑，他也不理會，只是咳嗽着。

“阿川，你又傷風了！”不是開玩笑，這回是可憐他的聲氣。

他笑了笑，還是不說話。

晚上，坐在一塊兒說閒話兒時，阿川猛的咳了起來，咳得真厲害，捧了胸脯的直跳起來，像要把五臟六腑全咳出來似的。

好半天，咳出了一口痰，痰裏有一小半血絲，又濃又膩的，顏色挺鮮豔的。他心灰了一半，坐在那兒喘着氣，臉白了。大家全靜靜的望着那口痰。

“阿川，去睡吧。”

他睡到牀上，沒睡着，只乾躺在那兒。

“連一個木箱還不如呢！”嘆了口氣，又咳起來啦，咳了一晚上，全是痰裏帶血。第二天便回去了，往後就沒來過。



可是他的伙伴們是不會忘了他的，這麼個瘦個子，又生得矮，還像是個孩子似的；黃臉蛋，瞧上去沒點兒血色也沒鬍鬚，頭髮也很稀薄的，秤一秤怕只三斤重。

想起了阿川，便想起了廠長的胖臉，這副臉，在許多地方向着他們的伙伴罵：

“混蛋，爲什麼把我的油布披在身上？”

“阿川也許早就死了！”

抬起腦袋來望天：

雨是下着，下着，儘下着！

一九三一，六月。

No. 0329

南北極

實價七角五分

| | |
|-----|--------|
| 出版者 | 現代書局 |
| 印刷者 | 現代印刷公司 |
| 發行者 | 洪雪帆 |
| 著者 | 穆時英 |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 | | | |
|----|----|----|----|
| 南京 | 杭州 | 開封 | 九江 |
| 北平 | 重慶 | 鄭州 | 成都 |
| 廣州 | 廈門 | 福州 | 汕頭 |
| 漢口 | 香港 | 洛陽 | 雲南 |

現代書局

| |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

1933, 1, 20, 初版
1933, 7, 1, 再版
2001 — 3000册

北極圖書公司
北京
01.1.18

848.7

2664

2067409

0320.04

| | | | | | | |
|------------|----------------------|----------------------|--------------|--------------|--------------|----------------|
| <p>吉 吉</p> | <p>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p> | <p>東 北 大 學 圖 書 館</p> | <p>出 版 社</p> | <p>明 治 堂</p> | <p>發 行 所</p> | <p>南 北 書 局</p> |
|------------|----------------------|----------------------|--------------|--------------|--------------|----------------|

C2H

| | |
|-----|-----------------|
| 單 位 | 總 圖 書 庫 CL |
| 來 源 | 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贈 |
| 登 記 | 91. 4. 15 |

中国现代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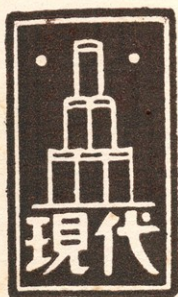
参 考 资 料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太平洋上的歌声
新旧时代

张若英编
蔡元培等著
陈子展著
关露著
关露著

翦拂集
海上集
文坛忆旧
徐志摩年谱
燕知草

林语堂著
赵景深著
赵景深著
陈从周编
俞平伯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067409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收短篇小说八篇。这些小说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其中《黑旋风》是作者的处女作。据现代书局1933年7月改订再版本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南 北 极

穆时英著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J 230·1 定价：2.55元